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DIE LIEBHABERINNEN

# 逐爱的女人

[奥地利]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著

陈良梅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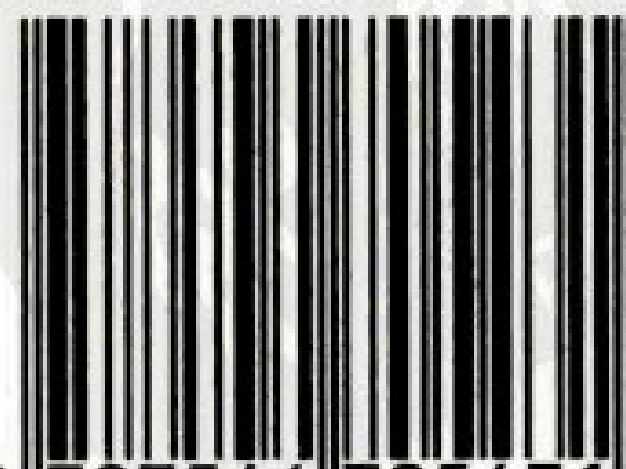
# DIE LIEBHABERINNEN 逐爱的女人

两个“逐爱的女人”都是被欺骗者。这个作家的卓越之处在于她的精确和尖锐，并以此刺向一个由错误的幸福观支撑的世界。

——《法兰克福评论报》

上架建议：小说

ISBN 978-7-5447-0543-1



9 787544 705431 >

定价：21.00元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 DIE LIEBHABERINNEN

## 逐爱的女人

[奥地利]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著

陈良梅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爱的女人/(奥)耶利内克著;陈良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6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ISBN 978-7-5447-0543-1

I. 逐… II. ①耶… ②陈…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8145号

---

Copyright © 1975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4-234 号

---

书 名 逐爱的女人

著 者 [奥地利]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译 者 陈良梅

责任编辑 陆志宙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38千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43-1

定 价 21.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 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 强 汪 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谭 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 员 刘健屏 黎 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 锋  
余江涛 吴 迪 吴 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主 编 陈众议 王守仁  
项目总监 顾爱彬  
项目执行 王理行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译者的话

最初接触耶利内克,是1997年我在德国工作期间。一次与德国同事聊起德语女作家,我就自己当时对女性作家的一知半解,不假思索地认为,女作家的创作一般都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通过描述女性在社会上遭遇的种种不公来引起公众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同时,女性作家的笔触一般都比较细腻、优美等。为了颠覆我对女性写作的印象,同事向我推荐了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老实说,这本书最初带给我的是种种困惑。我不理解书中的母亲为什么硬要逼着女儿去学钢琴,不理解女儿为什么那么邪恶,更不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对变态的母女形象。为了印证我的感觉,我又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德国好友看。她看后也说不能理解。当然,令我们不能理解的不仅是小说的内容,小说的语言也让我们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于是,弄清楚这些,成了我一时的目标。我查阅相关文章,又阅读了她的其他作品,总算对这位作家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首先,不能将耶利内克定位为女性文学作家,虽然她身为女性,并且也一直以女性为题材。因为,她的作品第一不是纯为女性而写的;第二,阅读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她作品中的女性往往不是被同情的对象,

恰恰相反,她们更多是被鞭挞、被批判的。这当然也与她对社会的强烈批判紧密相连。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就是说,女性在社会上的附庸地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女性由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是男权社会的附庸,于是,有些人便主动加入到男性的行列,按照男性的要求塑造自己,从而成为他们的帮凶。《钢琴教师》中的母亲就是这样一种女性。为了把女儿培养成与众不同、出人头地的艺术家,她在爱的名义下实施对女儿个性的摧残,最终使女儿堕落为“窥淫癖”者,施虐与受虐者。

其次,耶利内克是一位目光敏锐的作家。在她的成名作《钢琴教师》(1983)之前,她已经发表了《我们是诱鸟,宝贝》(1970)、《娜拉离开丈夫后发生了什么或社会中坚》(1972)、《逐爱的女人》(1975)和《克拉拉》(1980)等作品。长篇处女作《我们是诱鸟,宝贝》涉及的主题包括家庭、暴力、爱情和性,该小说因此而被称为“激进的女性滑稽小说”。《娜拉离开丈夫后发生了什么或社会中坚》则是让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娜拉满口说着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时髦话语,然而她最终也没有逃脱玩偶的命运。《逐爱的女人》讲述的则是两个平凡女子追逐爱情的遭遇,而剧本《克拉拉》中的女主人公则与前面的几部作品有所不同,是一位富有创造才能的女艺术家。然而,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女性却因丈夫的制肘而无法发挥自己的天赋。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上可以看出,耶利内克作品中的主角大都是普通的女性,并且作品表现的主题也很平凡,不外乎女性被侮辱、被伤害、被损害。但是,透过这些寻常的事例,作家为我们捕捉到的却是表象背后的本质,那就是:在奥地利社会的制度性层面,女性是不存在的,她们只是陪衬、附庸。而作为社会附庸的女性,平庸也好,才华横溢也好,她们天生被塑造、被忽视。一旦她们想要挣脱附庸地位,必将以失败告终。

第三,耶利内克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切入点相当独特,尤其擅长以

“性”这一当代社会的典型问题为突破口，来揭露在被压抑、被禁锢状态下人性的变态和扭曲。不过，在对性的描写上，她不同于追求感官刺激、追求卖点的色情小说，对性作赤裸裸的描写，而是竭尽夸张之能事，将其放大到失真的边缘；手持锋利的解剖刀，以极端的姿态撕开社会虚伪的“美的表象”。在这一点上，耶利内克的夸张手法令人联想到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技巧。通过夸张，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从而让读者在反感、震惊之余感悟作家对社会的批判。耶利内克所描写的那些丑得令我们反感作呕的东西，那些令人惊愕的场面，其实都不过是为了将读者从习惯的思维定势中拽出来，从而引起他们的思考。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包裹在丑的外衣下，这正是耶利内克的美学密码。

《钢琴教师》如此，《情欲》(1989)更是如此。自艾滋病传入最后一条阿尔卑斯山谷，“传染那些在爱情上喜新厌旧的人”之后，《情欲》中的厂长就不得不放弃嫖妓和更换配偶的嗜好，又回来享用他的妻子格蒂。然而，格蒂想要逃脱那些性攻击，那种马上就要做爱的例行的、无聊的、要命的重复。在苦闷逃亡中，她偶然结识大学生米夏埃尔，把真诚的爱献给他；而她心目中的这个青春偶像却极尽骗子之能事，诱奸和侮辱她。该小说问世时曾因涉及色情引起非议，最终却被公认为造诣极高的作品，在其荒诞的表象下，透出的是清醒和准确。

如果说《钢琴教师》、《情欲》等作品是以丑为美的话，那么，《逐爱的女人》(1975)则是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达对社会爱情观的批判。中国有“言为心声”之说。确实，一个人说的话，反映的就是这个人的思想，而一个人的思想，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小说中的布丽吉特是一家内衣厂的女工，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重复单调乏味的缝纫工序。她看上了电工海因茨，每次见到他都说：“我爱你，我是那么爱你。”而隐藏在爱的名义下的却是赤裸裸的利益考虑，那就是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顾一切地讨海因茨的欢心，特别是一心指望能怀

上海因茨的孩子,以便名正言顺地和他结婚。所以她又说:“我爱你爱得痛苦,内心里心灵痛苦,身体上身体痛苦。”<sup>①</sup>她口口声声说的爱,指的并非美好的感情,而只是借口,借爱的名义达到改变自己命运的目的。作者在这里一方面批判了那种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的女性,她们不是自立自强,而是主动把自己变成男人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揭露了爱的虚伪,表明爱只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神话。

小说中的另一位姑娘宝拉与布丽吉特不一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不愿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梦想进城去当一名裁缝,从而过上美好的生活。在爱上漂亮的伐木工人埃里希之后,这种憧憬演变成与埃里希建立家庭的实际愿望。她先用美食与好酒赢得他的欢心,继而与之发生肉体接触而怀孕。然而,埃里希不想承担责任。同她结婚,他感兴趣的只有机车、二战和酒。宝拉虽然最终历经挫折,和埃里希走到了一起,但埃里希酗酒成性,对妻子毫不关心。宝拉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彻底绝望,忍受不了被冷落的孤寂,沦为娼妇,最终丧失了婚姻、家庭和希望。

不以故事情节见长,“让语言自己说话”。<sup>②</sup>这部小说不仅通过人物语言来达到批判的目的,就是叙述语言也处处透着讽刺与批判。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双关语、谐音等修辞手段的运用。书中的两个女主人公因为主动放弃自己的未来,从而使得她们在男人的眼里变得不具有任何价值。男人之所以娶她们,只是因为与她们有了孩子。就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男人可以任意“作践”女人:*Dreckige Stiefel ins Gesicht werfen*<sup>③</sup>。这一表达将双关语所具备的多重折射功能充分展现

①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逐爱的女人》,译林出版社,2005,第22-23页。

②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我让语言说话,而我紧随其后——耶利内克答译林出版社责任编辑陆志宙问”,《逐爱的女人》,译林出版社,2005,第5页。

③ Elfriede Jelinek, *Die Liebhaberinnen*, Rowohlt, 1975, S.20,这句话的引申意思为“作践”,字面意思为“将脏靴子扔到脸上”。

了出来。首先,具相的东西(脏兮兮的靴子扔到脸上)在这里转换成了观念,而这一观念的东西,即作践某人,并不真正寓于词汇之中,只是因为用了这些词汇,才有了这一观念。如此一来,抽象的概念被赋予了质和感情。其次,抽象的观念与形象的表达相映成趣,读者的想象可以在情感和观念之间跳跃,由此也扩大了词语的意义空间;最后,在这一表述中,引申意义与其形象的表达,几乎也是吻合的;其字面意义可以让读者联想到,男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怎样作践女人的。这样的表述,其实就是中国美学中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命题的要义之所在。当语言不足以完整表达作者内心思想时,通过创造形象来达到尽意的目的。

宝拉的命运也非常不济,她想:“头戴鲜花编织的漂亮花帽,而不是肥皂溶液;一只漂亮的婚礼蛋糕,而不是堕胎;一块美味的猪排,而不是死胎。”宝拉也希望通过怀孕来嫁作人妇,然而却不得不忍受土法堕胎的痛苦。在这三行中,押韵所产生的音色美和语义所表达的残酷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第一行和第二行所押的韵,就会发现,这两行的韵脚均为厚重、阴沉的 *ao*,第三行所押的韵,虽然听上去轻盈、明快,却将有价值的生命与猪排这样的物质享受混为一谈,从而凸现了作者的讽刺,将那社会群体蔑视生命价值的态度清楚地反映出来。这里所使用的词汇及其所产生的意象,将一个无助女子的生存状态勾勒得清晰明了。

无论作品的语言是犀利辛辣,还是通俗寻常,从对奥地利社会进行批判的角度看,耶利内克都是一个斗士。这或许与她的政治态度有关。耶利内克 1946 年生于奥地利小城米楚施拉克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母亲的驱使下学过许多乐器,从而使得童年时代成为可怕的记忆。成年以后,她积极投身社会政治,并于 1974 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91 年又因奥地利共产党内部一些原因退出。正因为她的左派政治

态度,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在揭露社会的阴暗,强烈批判奥地利社会中的种种不合理,批判奥地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所造就的物欲横流和贪婪无尽。

耶利内克是斗士,更是才女。从作品的创作种类上看,她最初写诗歌,后来主要写小说,此外还写戏剧、广播剧和电影、电视剧脚本,如《城堡剧院》(1985)、《病和现代妇女》(1987)、《云、家园》(1988)、《一出体育剧》(1998)、《死亡与少女》(2003)等。由于作品饱含尖刻的讽刺和犀利的社会批判,耶利内克常常成为争论的中心和媒体攻击的对象。例如,她被奥地利官方贬斥为“给奥地利政府抹黑之人”,甚至有些剧本不能在本国上演。然而,是金子就会发光,她的艺术成就受到了公众的充分肯定。在1969至2004年的三十多年间,她获得的奥地利和德国颁发的各种奖项有24个。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了2004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有1998年荣获的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文学奖”和2002年荣获的“海涅奖”和“柏林戏剧奖”。不仅如此,她的《钢琴教师》拍成电影后也获得了电影的大奖。

用自己的语言艺术为家乡奥地利竖起一面镜子,是耶利内克所追求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照这面镜子,但它确是社会和政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

# 前 言

您了解这个层峦叠嶂的美丽国度吗？

远处秀丽的山峦是它的边界。它的视野不是众多国家所拥有的。

您了解这个国度里的农田、牧场和原野吗？您了解坐落在它那里的宁静房舍、生活在那里的性情温和的人吗？

就在这美丽国度的中央，善良的人建造了一座工厂。厂房的银色铝合金波钢瓦顶与四周的针叶和阔叶林形成明快的对比。工厂蜷缩进周边的风景之中。

虽然她没有理由蜷缩身体。

她完全可以挺直身体。

她坐落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而不是不美丽的地方，多好。

工厂看上去仿佛是这样美丽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她看上去仿佛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实际当然不是这样。倘若仔细去打量她，就会看出这一点：她是善良的人们建造的。不努力就一事无成。

善良的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接着就融入到风景中去，仿佛这风景属于他们一样。

这家工厂和工厂所占的地皮的所有者是一个康采恩。

尽管如此，当人群高高兴兴地汇拢进来时，工厂还是很开心，因为这样的人干的活要比心情不愉快的人干得多。

在这里干活的妇女不属于这家工厂的所有者。

在这里干活的妇女完全属于她们的家庭。

只有厂房属于那个康采恩。如此一来，大家皆大欢喜。

厂房的无数窗户熠熠发亮，同厂房外的许多自行车和微型轿车一样。这些窗户都是女人擦拭的，而汽车则大多由男人料理。

所有到这里来的都是女人。

她们干的是缝纫活。她们缝制美体内衣、胸罩，有时也缝制束身胸衣和内裤。

这些女人通常以嫁人或者其他的某种方式毁灭。

缝纫活她们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她们的目光经常飘向窗外的一只小鸟、一只蜜蜂或者一棵草。

她们有时能比男人更好地享受和体会外面的自然。

一台机器总是缝制一条缝。机器不会觉得这活无聊。人们把它放到哪儿，它就在哪儿尽自己的义务。

每一台机器都由一个熟练的女工操作，女工也不会感到无聊。她也在尽一项义务。

她可以坐着干活，负很大责任，但她既看不到工作的全貌，也没有远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她们有一堆家务。

傍晚，自行车有时候驮着它们的女主人回家。

家。这些家也都坐落在同一个美丽的风景之中。

可以看得出，这里充盈着满足。

风景不能使她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人，孩子和丈夫会使她们心满意足。

不过，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完全另外的一个地方：大城市。

那里有这家工厂的一个分部,或者更确切地说,那里是这家工厂的总部,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前的工厂则是分部。

这里的女人干的也是适合她们干的缝纫活。

她们并不是因为适合干缝纫活才干缝纫活的,相反,女人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就是缝纫活。

她们只需把这血从血管里放出来就行了。

这项工作是轻松悠闲的女人活。

很多女人干缝纫活时只是一心半意,心的另一半让家庭给占据了。有些女人全心全意地干缝纫活,这样做的女人并不是最好的。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城市的某个幽静之处,但很快也就结束了。

如果有谁想要体验自己的命,那也不在这儿。

如果说谁有命,那一定是男人。如果说谁得到命,那一定是女人。

可惜,在这里,生活从人的身边走开,留下的只有工作。有时,这些女人中的某个试着跟上擦肩而过的生活,并且闲聊上一会儿。

可惜,生活这时常常会乘上汽车离开,骑自行车的人是跟不上的。再见!

## 开 始

一天，布丽吉特决定自己只当女人，当一个名叫海因茨的男人的女人。

她相信，从现在开始她的弱点会变得可爱，她的强项将深藏不露。

但海因茨在布丽吉特身上看不到任何可爱之处，她身上的弱点却也只是令他生厌。

现在布丽吉特也只为海因茨而打扮，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女人，那你就没法从这条路上回头，你就必须修饰打扮自己。布丽吉特希望，她的青春容颜将来会给她带来回报。也许布丽吉特根本就没有将来。这个将来完全取决于海因茨。

人年轻的时候，看上去总是年轻，上了年纪以后，反正已经太晚了，如果此时看上去不比实际要年轻，那周围人一定会无情地评说道：年轻时没有注意保养！

也就是说，布丽吉特做了一件对她的将来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事。

如果一个人没有现在，那就得为将来着想。

布丽吉特缝制胸罩。如果缝制的是一条短缝，那得缝上很多只，四十只是最低的工作定额。如果缝制的是比较复杂的长缝，那就可以相应地少

做一些。这很人道,公平。

布丽吉特可以得到很多工人,但她只要海因茨一个人,他将会成为一个生意人。

材料是衬着一层薄薄海绵的镂花尼龙布。她的工厂在外国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并且很多女工是从外国来的。很多缝纫女工以嫁人、生孩子或者死亡的方式离开这里。

布丽吉特希望自己有一天也通过嫁人和生孩子离开这里。布丽吉特希望海因茨把她从这里领出去。

其他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虽生犹死。

除了自己的名字,b.<sup>①</sup>暂时还一无所有。随着故事的进展布丽吉特将会从海因茨那里得到一个姓,这要比金钱和财产更重要,这能带来金钱和财产。

可以表现出的真正生活,如果有人问起的话,真正的生活就是工作之余的生活。对布丽吉特来说,生活和工作就像白天和黑夜。这里谈论更多的是业余时间。

在上述特殊情形中,海因茨就叫生活。真正的生活不仅叫海因茨,他就是生活本身。

除了海因茨便什么都没有。比海因茨更好的东西,对布丽吉特来说是绝对无法企及的;不如海因茨的东西,布丽吉特则不想要。布丽吉特使出全身解数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不下降,这个下降就是失去海因茨。

布丽吉特也知道,她是沒有升迁的可能的,她只会有海因茨或者一些不如海因茨的东西或者缝制胸罩至死。没有海因茨的话,现在缝制胸罩就已经意味着死。

布丽吉特是否活着,与海因茨一道活着,或者错过生活,堕落,全凭偶然造化。

---

① b. 为原文布丽吉特的开头字母,代指布丽吉特,以下同。——编注

在这事上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命运决定着布丽吉特的命运。她是什么、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海因茨和海因茨做什么。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没有故事。布丽吉特和海因茨只有工作。海因茨应该成为布丽吉特的故事,他应该替她制造一个自己的生活,接着应该给她制造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的未来又将深受海因茨和他职业的影响。

b.和h.<sup>①</sup>的故事不是那种缓慢成形的东西,而是突然出现的那种东西(闪电),它叫爱情。

这个爱情来自布丽吉特一方。她必须使海因茨相信,这个爱情也来自他那一方。他得学会认识到,没有布丽吉特他也同样不可能有将来。海因茨当然已经有了一个将来,而且是作为电器安装工的将来。即使没有布丽吉特,他也可以拥有它。电线可以铺设,无论是否有布丽吉特存在。甚至生活!还有去打保龄球或者九柱球游戏,这些都可以没有布丽吉特。

不过布丽吉特却有一项任务。

她得不停地使海因茨弄明白,没有她,他就没有将来。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此外还必须竭力防止海因茨在其他某个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将来。此为后话。

这是一件艰难的事,但情况看上去还不错。

海因茨想要并且将成为小小的企业家,拥有或者将拥有一家自己的小企业。海因茨将置业立命,布丽吉特得到置办好的一切。布丽吉特宁愿让自己的男人把她置办进他的铺子中去,这铺子也将有那么点儿是她自己的。

海因茨如果不是有一天认识了一个女中学生,比如像苏茜那样的就好了!我的老天爷,海因茨不会有一天相信,某个无论如何比布丽吉特要好的人对他自己也更有利。

如果海因茨找到了更好的话,那他也应该放弃。最理想的是,他根本

---

① h. 为原文中海因茨的开头字母,代指海因茨,以下同。——编注

就不会认识她,这样就更安全了。

如果布丽吉特坐在缝纫机前缝制弹力布料,指间摆弄着海绵和硬邦邦的花边布料以及流行色调的新款小巫婆胸罩,那她就会做噩梦,因某个还不存在的人,而这个不存在的人却能以更好的东西的形象出现在海因茨面前。

布丽吉特就连干活儿的时候也得不到安宁。

甚至在干活儿的时候她还得上班。

干活儿时她不应该思考,但她内心的某个东西却不停地在思考。

布丽吉特不可能从自己的生命里弄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像样的东西应该从海因茨的生命中来。海因茨可以将布丽吉特从缝纫机旁解放出来,这一点布丽吉特自己是办不到的。

但这一点她不能保证,因为幸福是偶然的,不是依照规律或者一系列行为的逻辑结果。

布丽吉特想要得到被制造好了的自己的将来。她自己不能制造将来。

这两人是怎么认识的,并不重要。这两人本身就不重要。他们简直就是一切不重要之物的象征。

经常也有男女大学生会面,除去性别,他们几乎一致。这样的会面经常可以让人编出很精彩的故事来。

有时这些人甚至有长长的一段过去。

虽然布丽吉特的过去可想而知不利于将来的财产形成,但她还是认识了海因茨,财产将在他的手上形成。

布丽吉特是母亲的非婚生女儿,母亲与布丽吉特干的是同样的活,即缝制胸罩和束身内衣。

海因茨是一个运输货车司机和他那可以待在家里不工作的妻子的婚生儿子。

尽管有着这样的天壤之别,b.和h.还是相识了。

相识在这一特例中意味着一方想逃离,以及另一方紧抓不放,不让

溜掉。

海因茨学过点儿什么，就是电器安装，这将使全部世界对他敞开大门。

布丽吉特从来没有学过任何什么。

海因茨是个什么，布丽吉特除了是其他人不费吹灰之力也能是的之外，什么都不是。海因茨是不可置换的，而且人们经常需要他，例如线路出现故障时，或者需要爱情时。布丽吉特是可置换的，多余的。海因茨有一个将来，布丽吉特连一个现在都没有。

海因茨是布丽吉特的全部，工作对布丽吉特来说不过是讨厌的折磨。爱着一个人就是全部了。爱着一个人而自己又算是个什么，这是布丽吉特能达到的最理想境界。工作什么也不是，因为布丽吉特已经有了它，爱情要价值得多，因为人们得先去找寻它。

布丽吉特已经找到了爱情——海因茨。

海因茨经常暗自发问，布丽吉特有什么在人面前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

海因茨的头脑里经常盘旋着一个念头，就是要娶一个能提供什么的人，比如能提供钱或者适合开一片自家店铺的地方。

布丽吉特只有身体可提供。

除了布丽吉特的身体，还有许多身体也同时抛向市场。在这上头唯一对布丽吉特有所帮助的是化妆品工业。还有服装工业。布丽吉特有两个奶子、两条大腿、两条小腿、一个屁股和一个尻。

这些其他人也有，其质量有时甚至要比她的更为上乘。

布丽吉特有一个必须与其他的東西，如工厂、工厂中的噪声、拥挤的公交车分享的青春年华。这些都在吞噬着布丽吉特的青春岁月。

布丽吉特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像女人，她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像女人。

布丽吉特对海因茨说我需要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他专为我而存在，

所以我也站在他一边永远为他而存在。

海因茨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些。

可惜,布丽吉特恨死了海因茨。

比如,今天布丽吉特跪在海因茨和他父母郊外果园小屋的抽水马桶前的冰冷地面上。

这块地面比炙热的,叫海因茨的爱情还要寒冷。

跑长途运输的司机父亲不在家,布丽吉特帮助做家务,这也是唯一能让她讨别人喜欢的事,就是说,她高高兴兴地用马桶刷刷马桶。五分钟前她还说,她喜欢干这事。现在她就已经不喜欢干了。这个三口之家一星期来积留在马桶里的粪便让她作呕。

如果说海因茨讨不到一个秘书,一个女中学生,秘书,秘书或者秘书的话,他也会讨到一个女人做妻子,一个真正的女人,就是说,能自如地应付扫帚和伴随扫帚的一切令人作呕的情况。

布丽吉特在自己家里手指都不动一下,那样意味着把资本和劳力投入到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亏本小企业中去。毫无前途。毫无希望。布丽吉特最好在那能产出些什么的地方进行投资。一个全新的生活。

因为布丽吉特没什么头脑,因此结局还不肯定。

经理们筹划什么的时候,头脑是会帮他们的。布丽吉特得到的是一双训练有素的手。别无其他。连接在手上的一双胳膊必要时可以为三个人操持。必须为三个人操持。为海因茨。

布丽吉特拼命拍海因茨妈妈的马屁<sup>①</sup>。在那里,她除了看到与自己正在刷的马桶里同样的粪便外,别无他物。终有一天这一切会过去的,那时将来就在我的面前了。不对,如果清除粪便的事过去了,我已经就立足将来了。我先得弄到一个身份,这个身份起码能允许我有一个将来。将来是

---

① 拍马屁的德文表达是钻进别人的肛门里。因此,后面的一句说,在那里除了看到与马桶里一样的粪便外,别无他物。——译注

一个奢侈物。将来也没有多少。

这个小小的插曲只想表明,布丽吉特可以干活,如果必须如此的话。

必须如此。

## 以宝拉为例

以宝拉为例。宝拉是乡下的。乡村生活至今为止遏制了她，同样遏制了她的两个结了婚的姐姐埃丽卡和蕾娜特。这两人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就仿佛她们根本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一样。宝拉则不同，她是她们中最小的一个，而且风华正茂。她十五岁，已经到了可以考虑自己将来的年纪：做家庭主妇或者售货员。售货员或者家庭主妇。她这个年纪的姑娘都足够成熟，可以为自己打算了。初中已经结束，村里的男人要么是伐木工人，要么将成为木匠、电工、铁匠、瓦匠或者他们进工厂或者他们尝试着做木匠、电工、铁匠、瓦匠或者工厂工人，但最终却又都走进森林，成为伐木工。姑娘将成为他们的妻子。猎人是好点儿的职业，但都是从外面引进的。教师和牧师是没有的，这个村子没有教堂，没有学校。就连小店负责人这样的智力型职业也是从外面引进的，村里总是有三个妇女和姑娘在他的手下干活，一个村里的姑娘做学徒。这些女人做售货员或者理货员，直到被人娶走为止，下一个售货员可以接替她的位置，继续卖东西，替换飞快地进行着。

如此一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循环：出生，进入循环圈，被娶走，又退出，生女儿，女儿成为家庭主妇或者售货员，大多数情况

下是家庭主妇,女儿进入循环圈,妈妈滚蛋,女儿被娶走,退出,从转盘上跳下,生下一个女儿,小店是自然的自然循环转盘,小店里的水果和蔬菜折射出季节,折射出人生的众多表现形式,小店唯一的陈列橱窗上的玻璃映照出女售货员聚精会神的脸庞。这些女人聚集到这里,为的是等着嫁人以及生活。可是婚姻一般都是自个儿来,并不带来生活。嫁了人的女人几乎没有再在小店里工作的,如果不是因为男人正巧失业或者受了重伤的话。他们通常是酒鬼。

伐木工这份职业是艰苦和危险的,经常有人一去不复返。因此,他们趁着年轻,充分享受自己的生活。姑娘过了十三岁就难保不受到他们的侵害,惯常的追逐开始了,棱角被磨了去,这一事件在整个村子里回荡。这一事件在山谷间回响。

在青春接近尾声时,这些年轻男人会挑一个能干、节俭的女人娶回家。青春终结。衰老开始。

对女人来说,生命的终结,生孩子的开始。当男人成熟,开始衰老并且尽情享受老酒滋味的时候,据说酒能使他们保持强壮,不患癌症,他们的女人常常要一年又一年地垂死挣扎,如此漫长,有时会持续到她们能够看到自己女儿的垂死挣扎。女人开始恨自己的女儿,想要让她们尽快地死去,就像自己当年死去那样,所以:必须得有个男人过来。

有时会有个别女儿不想像她应该的那样早死,而是想多做一两年售货员,多活一两年!对,活着!极少的情况下,她甚至想去县城当售货员,那里还有其他的职业,如牧师、老师、工厂工人、铁匠、木匠、机修工,当然还有修表匠、面包师、屠夫!还有熏肠师!还有许多。还有许许多多暗示未来生活更美好的东西。

能抓住一个有着好一点的未来的男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一点的职业能够提供好一点的东西,因此,它们可以立即要求做。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去做,因为这样的话,好一点的职业马上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样就完蛋了。伐木工有时还等等人,好一点的职业是从来不等人的。几

乎没有一个姑娘去了以后回来的,除非她是去走亲戚,或者有了没爹的私生子。

剩下的那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有时也回家来看看,为的是让妈妈爸爸看看,自己的孩子是多么地幸福,自己的男人多么地顾家,把所有的钱都交给自己,很少喝酒,家里的厨房是崭新的,吸尘器是新的,窗帘是新的,三角桌也同样,电视机是新的,新的长沙发是新的,新的炉灶虽然是二手货,但跟新的一样,地板虽然用旧了,但擦洗得跟新的一样。并且女儿跟新的一样,很快就要成为售货员,将飞快地衰老,被使用。既然妈妈已经被使用了,那女儿为什么就不该被使用呢?女儿应该马上被使用,她也需要这样,来一个新的,更好的,比这里的牧师、教师、工厂工人、铁匠、木匠、机修工、修表匠、屠夫,还有熏肠师,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都新都好的人。他们都不断需要和使用女人,但自己却无论如何不愿意买一个被使用过的女人来继续使用。不。这样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如果女人不断地被使用的话,到哪里去搞没有被使用过的女人来呢?卖淫是没有的,但非婚生的孩子有一大堆。这堆孩子是不该给搞出来的,可是她还是搞了。其实是他人搞她,在她身上搞个天翻地覆,而现在她孤身一人,得自己干活,还干那些一般由男人干的活,孩子送给仇视妈妈和孩子的外婆去带。被使用过的女人很少被娶走,如果被娶的话,往往也是被第一个使用她的那个男人。那样的话,她得一辈子都听这样的话:如果我不娶你的话,不会有别人娶你的,那时你就会愁着去哪里弄钱养活孩子,还是我在最后一刻娶了你,现在你可以从我这里拿钱,在我把喝酒的钱从中拿出之后,然后我就可以毫不困难地想要搞你几次就搞你几次,但是,谁也不能非法地搞我们的女儿,利用她,我会留心的,不要让她像她妈妈那样,之前就让人搞过。

在有谁娶她之前,她应该等待,但之后,那就让别人搞,但一定是之后。如果她像你一样,就是说,之前就让人搞,如果之后还有人愿意要她的话,那她应该高兴。而我们的女儿应该高兴,她有这样一个爹。

这种慢性死亡真恐怖。男人和女人一道慢慢死去,男人在此过程中还

有一些调剂的可能,他像一条看家狗那样,从外面看守着他的老婆,他看守着她的死亡。而女人从里面看守男人、那些来度夏的女游客、她们的女儿和家用钱不被拿去喝老酒喝掉。男人从外面看守着他的老婆、来度夏的男游客、女儿和家用钱,为的是能从中抠点出来喝老酒。这样一来,他们面对面一步步走向死亡。女儿等不及地想要能够死去,父母已经为女儿的死开始采购:麻质台布和毛巾,擦碗毛巾和二手冰箱。这样她即使死去也不腐烂。

宝拉后来怎样了?做了售货员还是家庭主妇?可别拉拉扯扯了这么多而把这里要说的宝拉给忘了!宝拉会怎样呢?晚一点死去还是早一点死去?或者还没开始生活就死去?立即死去?等不及就已经太晚了,孩子已经有了,于是妈妈立即就死去,而不是举行了婚礼过后?不!宝拉要学裁缝。村里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孩想学点什么的。这不会有好结局。妈妈问:宝拉,你真的不想做售货员,那样你可以认识某个人,或者你已经认识了什么人好让自己以后当家庭主妇?

妈妈说:宝拉,你必须做售货员或者家庭主妇。宝拉回答说:妈妈,现在正好没有空的售货员学徒位置。妈妈说:那就待在家里,宝拉,学做家庭主妇并且帮我干家里和牲畜圈里的活,像我伺候你爸爸那样伺候他,你哥哥从林子里回来以后,也去伺候他。为什么你的运气要比我的好呢?当年我可没有哪儿比我那做家庭主妇的妈妈好,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售货员,即使有的话也不能去做,我爸爸会打死我的。

他说,我应该待在家里帮助妈妈伺候他,在他干活回来后替他去小店买啤酒,去一趟路上来回八分钟,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我就折断你的腰。你,我的女儿,为什么你的运气要比我的好呢?还是待在家里,在你爸爸和你格拉尔德哥哥回家以后给我打个帮手。也许我们,我和你爸爸、你格拉尔德哥哥真的会折断你的腰。喂!

但宝拉说,我不想这样妈妈,我想学裁缝。我学完裁缝以后,想享受一下生活,去意大利,花自己挣的钱去看电影,享受完我的生活之后我还想

去一次,最后去一次意大利,花我自己的钱再看一次电影,看最后一次,然后我就找一个好男人,或者不是太好的,就像现在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种,然后我就跟他结婚生孩子。然后大家生活在一起并相爱,对,相爱!要两个孩子,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然后我就吃避孕药,就只要两个,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一切都总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只需要为我自己和孩子做衣服,跟勤劳的丈夫一道盖一个独户住房。

孩子和我的衣服都由我自己来做,这会省很多钱,那时我就不替外人做衣服了,他会不让我这样做的,不会的。妈妈,求求你,我想学裁缝。

妈妈说,她要跟爸爸和格拉尔德去说。她一辈子最多进过三次电影院,她不喜欢电影,而且对电影不感兴趣,每次她都会很高兴又回到了家里。我根本没去过意大利,还从来没去过,电视有意思多了,从里面能看到全世界,而不需要或者必须在世界之中。我爸爸还活着的时候,我为他吃苦受累,接着就是为你爸爸吃苦受累,还有格拉尔德,而现在,你长大了,能够帮我一道累的时候,你却突然不愿意了,想去学干净的裁缝手艺。我一辈子吃苦受累,如果不是为了爸爸和格拉尔德,还为什么为了什么。在你现在终于能帮我累的时候,你却不想了。放弃这个念头吧!在你爸爸和格拉尔德把它打走之前。我马上就告诉爸爸和格拉尔德。马上!

爸爸和格拉尔德认为,他们既然干的是又苦又脏的伐木活,那宝拉就不能怕吃苦而去干轻巧干净的裁缝活。她可别以为自己干一个干净的活就能逃脱爸爸的仇恨,爸爸是为了她才娶妈妈的,不对,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她那现在已经出嫁所以无法再对她进行攻击的姐姐。我们已经恨你妈妈了,因为她可以做干净的家务活,而我们却必须去干又累又脏的活,脾气上来的时候我们经常把你妈妈打个半死,就是说,我们把脏靴子扔到你妈妈面前<sup>①</sup>,把脏裤子扔到长板凳上,把脏的工装裤扔到当时还是新的

① “把脏靴子扔到某人面前”的德语原文至少可以有三种解释,完全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看,可以是“把脏靴子扔到某人脸上”;引伸一点,就是“作践某人”,这里选取的只是其中的一种。——译注

沙发长凳上,就是说,我们也会把一堆脏靴子扔到你的面前,把脏裤子扔到长凳上,你得把它们洗刷干净。我们有过一刻忘记恨你们的诚实和纯洁了吗?没有。除了生日,圣诞夜或者重大事故,你瞧见了!你竟然想要学裁缝!

可是,宝拉还是念念不忘那种可以触及的好一点的生活,无论是在电影院还是在来这里度夏的客人那里。不过,那好点儿的生活总是别人的,从来不是自己的。

她有时也说:学徒的钱可是能让你们派上用场的,而售货员无论如何也是得学的。而我的婚纱,想想吧,我可以自己来做!!!也给妈妈做点东西,给阿姨和奶奶和所有所有的人做。这不就省了钱,并且我还经常能看见一些干净的人,然后我也成了那些干净人中的一个,因为我也给自己做新衣服,可能会让好点儿的男人喜欢。

大家都会说我是干净的,说不定甚至会有木匠、瓦匠、铁匠、屠夫娶我!或者熏肠师!

宝拉就这样一直盯着好点儿的生活,仿佛是在盯着某个不是为她订做的,但却可能会属于她的东西那样。

因为她根本不值得让人去费神,因为爸爸晚上要安静,因为他不能打死她,虽然他恨不能这样才好,因为他累到不能去冒险发第二次火的地步,因为他不能杀了她,虽然他恨不能这样才好,并且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并且宝拉已经答应了一切,比如晚上帮妈妈收拾猪窝,并且钱就是钱,所以宝拉最终还是被允许去学裁缝了。

从这一刻起,宝拉用完全另一种眼光来打量好点儿的生活,就像看一个甚至可以伸手去拿的东西,虽然还先得把里子修短,把腰身束紧。

就是说,宝拉是在比较差的生活中开始学徒期的,学徒期应该在好点儿的生活中结束。但愿学徒岁月不会在还没有开始时就已经结束。

但愿好一点的生活不是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一个细腰和短裙对她也许不再适合的人!

## 那闪闪发亮的是什么？

那个像抛了光的熟栗子一样发亮的东西是什么，一天海因茨走在上班的路上时暗自发问。是布丽吉特新染了色的头发。得提防着点儿，让它发生作用的时间可不能太长。

海因茨以为那发亮的东西是抛了光的熟栗子，现在他知道那发亮的是布丽吉特的头发。他很惊讶，命运来敲门了。

我爱你，布丽吉特说。她的头发像抛了光的熟栗子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亮。我是那么爱你。这是爱的感觉无法逃脱的感觉。我仿佛早就认识了你，在我早已逝去的童年岁月就认识你了。布丽吉特仰视海因茨。

海因茨也立即为感情所攫住。此外他还让性欲给攫住，他听人说过有这种东西。

这又新鲜又令人害怕。

海因茨要成为电工。一个人如果学点什么的话，那他学完以后就要比学之前更值钱。而且比所有没有学过什么的人都更值钱。

有个东西在我们俩身上发生了，布丽吉特说，它比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新鲜，令人害怕，比发生在去年的掉了一只手的工伤事故还要新鲜和令人害怕——爱情。现在我知道，我爱你并且很高兴我知道

这一点。对于我来说,除了你,海因茨,再没有其他的男人了,也不会有其他的男人了。或者你看见另一个男人了?海因茨一个男人也没有看见,性欲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两片肉唇真吸引我,海因茨想。它们诱人,而且还预示着什么。什么呢?海因茨在考虑。现在他想起来了:性欲。

我是那么爱你,布丽吉特说。她的头发像抛了光的熟栗子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她丰满的双唇微微开启,仿佛在引诱他人或者至少做出预示。预示什么?我爱你爱得痛苦,内心里心灵痛苦,身体上身体痛苦。我要你永远在我身边,永不离开我。婚礼以后我就一直待在家里,只为你和我们共同的孩子而活。

我在工厂里的那份工作跟这份爱的感觉比起来能算什么?什么也不是!它消失了,只有爱的感觉存在。

海因茨想买一条时髦的裤子。在有人爱他的现在来说,时髦的裤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去年的学徒工资可惜全部花在了周末去迪斯科舞厅上了。那里也充满性欲,但不如这里,不如在布丽吉特身边这样来得真切。

我需要你,并且我爱你,布丽吉特说。她的头发像抛了光的熟栗子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亮,爱情是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感情。我需要你,布丽吉特说,为的是不用再走进工厂,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工厂。我所需要的,是和你在一起。我爱你我需要你。

但愿这个爱情也是肉体上的,海因茨心想。一个男人得把他所能得到的统统拿上。总有一天他得有一个漂亮的家,为了这个家,他事先得省吃俭用,并且他有一天会有孩子,但在此之前他得好好享受生活。工作不是一切,因为爱情是一切。它是否会肉体上的爱情,海因茨问。

是的,海因茨,这是爱情,布丽吉特说。她的头发像抛了光的熟栗子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它突然就来到了我们身边,简直是一夜之间的事,海因茨,谁事先会想到呢?你将照顾我,报答和补偿我的爱情,对吧,海因茨?

因为我是那么地爱你。

海因茨眼里紧盯不放的是他职业上的发展和或许该修的课程。布丽吉特一只眼里盯着的是那重病一般的爱情，另一只眼里盯着的是她将来的住处和里面的摆设。布丽吉特听说，如果它像一场病一样，那就对了，布丽吉特是真的爱海因茨，她爱的是对的。

永远别离开我，海因茨！

海因茨的父母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才给海因茨买了那条时髦的裤子，前提是海因茨不能和姑娘做什么蠢事。他们说，这样他会毁掉自己职业上的全部前程。爸爸这辈子吃的苦难道还不够吗？家里已经有一个人的生活给毁掉，这实在是够了。

将来对于想有所作为的海因茨来说是重要的。到目前为止还一事无成的海因茨说：生命不只是干活。你到目前为止还一事无成，什么也没有学到，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事无成并且什么也没有学到就老了的爸爸说。

我爱你，布丽吉特说。她不想失去海因茨。有过的东西，人们总是想留着，也许能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东西。或许一片自家的店铺。她可以在里面尽心尽力帮忙，这种事对她来说可是家常便饭。

我爱你，布丽吉特说。终于不用再去问这是否是爱情了，因为她对此已经很有把握。

海因茨和布丽吉特被这种情感的伟大吓了一跳。布丽吉特被吓的程度要比海因茨高，因为感情更多为阴性的。

职业更多为阳性，只是它给海因茨带来的乐趣很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并且能够继续向前，不管前进到哪里。爱情虽然给海因茨带来了更大的乐趣，但他还是得谨慎行事，不能让职业上的发展受到它的妨碍。如果海因茨用自己的工资给自己买时髦的衣服，那他一定会高兴，但如果必须用它来给他的老婆买时髦的衣服，那他一定不会很高兴。因此：提防着点儿！

爱情让布丽吉特痛苦。我期待着海因茨的呼唤。这声呼唤为什么还不到？等待是那么让人痛苦。它之所以让人痛苦，是因为布丽吉特思念海因茨。布丽吉特说，海因茨是她的全部世界。因此，布丽吉特的世界很小。没有他的生活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和他一起的生活对她来说也并不很有意义，只是看上去更有意义罢了，无论如何比她在胸罩厂干的活要更有意义。

回来吧，海因茨！我爱你，并且我也需要你。

海因茨需要一个有保障的生活。他内心的某个东西说：发奋向前，他那还从未走出过国门的阅历丰富的父母也这么说。

再也别离开我，布丽吉特哀求道，我的生活缺了你就毫无意义。

布丽吉特要留心，自己得到的男人不去小酒店喝酒。她要留心自己得到一个漂亮的住处。她要留心自己会生孩子。她要留心自己得到漂亮的家具。她还要留心，自己不用再去工作。这之前她还要留心，买汽车的钱都结清了。她还得留心自己每年能够外出度一次假。当然，她还得留心不必对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人只活一次，布丽吉特的妈妈说。可就这一次对她来说已经够长、够多了，因为她没有丈夫。

布丽吉特的生活却是充实的，因为她满脑子是海因茨。她的头发像抛了光的熟栗子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布丽吉特简直就被这一生活征服了，对她来说，这一生活因为海因茨而几乎大了一圈。布丽吉特没有被她的工作征服，因为这工作是单调的。海因茨与她的工作完全相反，是令人倾倒的。

在考虑成家之前，海因茨还得在生活中努力成就某些东西。布丽吉特想努力得到海因茨，他将来再为她成就些什么，因为他有将来。海因茨的将来位于他所从事的电器领域。布丽吉特的将来在海因茨身上。好的专业人才是稀缺之物。

上帝啊，我是多么爱你，布丽吉特对海因茨说。

我也感觉到了这种感情,海因茨说。他的爸爸感觉到他的椎间盘,因为他是长途货车司机,如果椎间盘不自我克制的话,他很快就要不干了。长途货车司机觉得,布丽吉特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他觉得,海因茨将成器,并且现在就拥有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天分、耐力和勤奋。别让你的爸爸失望,海因茨!他说,你能够也有权有所要求。

最好是,海因茨找一个有钱的女人,这样他很快就可以自立,得到一片自己的店铺。像布丽吉特这样的漂亮脸蛋经常会迷惑人,她们就是职业上的下坡路。父母希望海因茨有最好的。布丽吉特肯定不是:最好的。

我是那样地爱你,布丽吉特说。我那一头闪闪发亮的头发支持我的爱情。支持我的爱情的还有:你那前景不错的职业。除此之外还支持我的爱情的有:一无所有的我本人。

海因茨的爸妈要海因茨看上一个真的、非布丽吉特的头发所是的那种。它们是染的。海因茨还太年轻,看东西的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是真的。父母负责看什么是真的,他们一辈子都在和它打交道。爸爸感知到他的椎间盘必须非常非常真实,海因茨可以有所要求,为此他还学了一门手艺。

布丽吉特也很喜欢真的东西。比如,海因茨这个真实的男人,其次是真地毯、成套的真沙发和真的家庭小酒吧。

海因茨还想稍微享受一下他的生活。海因茨还能从他的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只要他还和他的父母住一道并省着点用钱的话。而且他还嫌太年轻,如果现在就结婚的话。布丽吉特——今天她的头发又是闪闪发亮,亮得刺眼——是那样地爱海因茨,因此,如果海因茨甩掉她的话,那她内心的某个东西就会破碎。我爱你,她学着电影、广播、电视和唱片里她最喜欢的人的样子说。我不知道,这够不够用上一辈子,海因茨说,男人总是想享用许多女人。男人是不一样的。

正因为你是一个男人,我才爱你的,布丽吉特说。你是一个学过一门手艺的男人,我是一个什么手艺也没有学过的女人。你的手艺必须能养活我们两个。这简直是小菜一碟,因为它是一门那么伟大、那么美好的手艺。

你永远不能不要我,不然的话,我会死掉的,布丽吉特说。

人不会那么快就死掉的,海因茨说。你本来就该找一个比我将来挣钱少的男人。

正是因为你比那挣得少的人挣的钱多我才爱你的。

此外,布丽吉特爱海因茨,是因为这个感情寄居在她身上,她无法战胜它。就这样。

她的头发像抛了光的栗子。

我要考虑考虑,到明天再说,海因茨说。在我了解的现代经济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我是那么爱你,布丽吉特回答道。明天就已经是将来了,而我是没有将来的。

我也是你无论如何不能有的,海因茨说,我不想因此处在你的境地上。

## 宝拉这个反面例子接下来是这样的

宝拉这个反面例子总是拖着疲惫的脚步和布丽吉特这个正面例子交替前进。

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宝拉这个例子就已经拖着疲惫的脚步去附近的一处几乎已是一座城市的地方，因此在那里也能学门手艺，这门手艺说不定能改变整个人生：裁缝。

在那也能学到会让人走上邪路的多余的东西：看电影、泡咖啡馆。

有人已多次警告宝拉不要去那两处地方。

坐进一家咖啡馆是多美啊。

人仿佛是为着某个漂亮的東西才来到世上一样。其实人是为着某个不漂亮的東西来到世上的：错误的人生，它的名字叫家务，而且如果你错误地碰了它一下的话，它就紧黏着你不放。

宝拉在家替她的家人干活，她的错误人生源于他们。

现在还会有人奇怪宝拉内心的渴望吗？

公共汽车里还坐着一群去上学的孩子，一群去买肉或者熏香肠！或者去墓地的女人。

公共汽车里没有一个七十岁以下的男人，除非他休病假。

休病假的人是不能乘公共汽车的，他的任何消遣都会有人立即报告到他的领班那里去。因此，每一个七十岁以下的男人坐公共汽车都是非法的。七十岁以下的合法男人开着吉普车到森林里去。公共汽车上的家庭妇女齐声向宝拉解释说，她是她们中的一员。

宝拉私下里觉得，自己要比她们高出一截。

公共汽车上的家庭妇女特别向宝拉强调，她不是什么更好的。

高于一切的是爱情，爱情是最好的，宝拉回道。

宝拉是比她们好，因为时机成熟的话，她心里将会有有一个爱情。宝拉先是因为学裁缝手艺而比她们好，接着她会被爱情升华。爱情将接替缝纫。我已经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了。

宝拉紧抓着她的小皮包，它比同类女人背的塑料包要好。其他女人紧握着她们对男人的了解不放，这一点宝拉还没有。

男人可能是猪，也可能是猪的反面。猪的反面是什么呢？

就为此男人干一星期的重活。星期六是伟大的征服日。整个村庄在跪跌、倒地和碰撞下震颤。

宝拉听这些话时总是浑身打颤，她以后将会有完全另外一种情形。要好一点。

接下来喝咖啡时，你就可以舔你的伤口、看电视。对，看电视！下午节目。一部有趣的动画片，尽管画面转换得太快，只能看懂一半，但看着看着，下身就会忘掉他钻研时的任何疼痛。

如果下身的疼痛仍然时不时地探出它的头来，就像一条虫子从苹果中钻出来，那也已经晚了，老话说的好，女人生下来是为着受罪的，男人是为着干活的：一个在另一个的身体里钻研<sup>①</sup>，像汪达尔人<sup>②</sup>一样住在里面，

---

① 原文的这一表达从字面上讲可以是“紧紧咬住”的意思，引申意思为“钻研”。在这一语境里，这两个意思都应该包含在其中，因为“紧紧咬住”，所以才会有“钻研”时的痛苦。——译注

② 历史上的汪达尔人是东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五世纪初向西迁徙，经过西班牙到达北部非洲。汪达尔人的另一个意思是“摧残者，蹂躏者”。——译注

靠它过日子、滋养，人称这为共生。

公共汽车上的女人还先宝拉一步知道生孩子的痛苦的有益之处。领先的距离是大的，但并不是无法追赶的。关于一般性疼痛的无数交谈，负重时的不健康疼痛，开刀、关节炎、腹股沟疝、腰疼、白内障或者癌症引起的疼痛在污浊的空气中回荡。接着讨论生孩子时的健康疼痛，这种疼痛使得女人一次比一次有生产能力。紧随其后且毫无过渡的就是生孩子的巨大快乐，它导致的是坐月子的超大快乐。

宝拉，这个手工业牺牲品，学裁缝手艺。已经会做围裙了。虽然进步缓慢，但还是在进步。与布料打交道的活给宝拉带来快乐。可是，在宝拉要缝制一条特别复杂的缝时，爱情就会伸出它那讨厌的头。由于宝拉在工间休息时获悉越来越多爱情方面的事，主要是通过画报，宝拉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男人和女人之间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如何，与她所听到的不一样，要新。宝拉所听到的，全部来自她的家庭和女友。这种档次低的人还能有什么可指望的！如果得和家里的那些女人，那些可怜的犹如踏脚垫一般的女人为伍的话，宝拉可真得发疯了。宝拉宁愿和她最好的女友，乌熙·格拉斯<sup>①</sup>团结一致，或者与她第二要好的女友，那个英俊的黑色流行歌手（黑头发）漂亮的金发妻子团结一致。

工间休息时宝拉饱吸爱情，干活的时候再把这一切吐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干净而且性感。这是宝拉的眼中钉。在她这既不性感又不干净的环境中爱情怎么会生长发育呢，怎么会呢？

如果人们设想一个在他的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那将会产生什么呢？对：从可鄙可恶的情境中产生的是梦。

宝拉像所有女人一样梦想着爱情。

所有女人，包括宝拉，都梦想着爱情。

她以前的许多女同学，现在的许多女同事也都在梦想着爱情，她们中

---

① 乌熙·格拉斯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当红女星。——编注

的每一个都坚定地认为,只有自己将得到那个。

从事售货员这个明星职业,在售货的时候爱情一天有上百次进来的机会和机遇。可进来的从来不是爱情,总是些拖儿带女的家庭妇女。进来的那些家庭妇女已经有过爱情,那是很久以前,她们既同情又蔑视女售货员,因为她们必须卖东西,不能享受爱情最美妙的结果,即孩子和那出自男人之手又大部分回流到他那里去的家用钱。受到保护的女人蔑视没有受到保护的。

而女售货员也仇恨家庭妇女,因为她们已经走出一切,而她们还处在艰苦卓绝的竞争战中,还只能买尼龙连裤袜、毛衣和超短裙——作为投资物,而不能买油漆的家具。

对,这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此处充斥着仇恨,仇恨蔓延着,熏染一切,无人能幸免,女人们在她们之间看不到任何共同之处,有的只是对立。那些因为身体上的优越而得到些上乘的东西的人,当然要保住它们并且不让其他人看到,其他人想要把这些从他们那里拿走或者再得到一些更好的。仇恨和蔑视四处弥漫。

学校就已经奠定了它的基础。宝拉之所以想到用花、花苞、青草和杂草来比喻爱情,是她上学的结果。

宝拉把爱情和情欲联系到一起,是读那些她喜欢的杂志的结果。性这个词宝拉已经听说过,但没有完全懂。

爱情只和工作有关,谁也不愿意坦言这一点。连在睡梦中宝拉都知道怎么喂婴儿,给他们换尿片。宝拉却不知道怎么避孕。

睡梦中宝拉都知道取决于什么,即唯一取决于感情。

宝拉等着被挑走,这很重要。被一个好的挑去,这很重要。

宝拉从来没有学过自己去挑选,去决定。宝拉经历的一切都是以被动态的形式,而非主动态<sup>①</sup>。宝拉所经历过的最极端的,是她有一次可以说

---

① “被动态”与“主动态”原文用的是德语词,从字面上看,被动态又有“受苦的形式”和“行动的形式”之意。——译注

不。不应该太经常说不,因为多说一次不,未来的幸福就不会上门而从门口悄悄溜走。

如果有庆祝活动的话,宝拉有时也上舞场去。宝拉有时被喝醉酒的舞客拽到森林里去,这当然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因为这会立马让她的市值跌到谷底。

在森林里宝拉的乳房被摸或者更糟一些情况下大腿和屁股被摸。

有人教会宝拉估算,谁可以摸她的大腿。这是一个有将来还是没有将来的人。

这是一个有将来的人或者还只是一头老黄牛。

如果是一头老黄牛的话,那他就不能成为宝拉的命运。宝拉的大脑学会在这种情况下像一台电脑一样地运算。喏,这就是结果:结婚,两个孩子。

接着的是踢开,辱骂,尖叫,有时是跌跌撞撞摔倒的酒鬼和勾引者。

有时接着的是摔倒,不再纠缠和陶醉地呼呼大睡。

前面提到的人也有粗野无情的。

爱情敲门的时候,光没头没脑地投身它,是不够的,还必须为着今后可能接踵而至的生活算计。

人要为着还处在自己前头的将来算计。

将来,将来总是他者,总是从他人那里来。将来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地砸来。爱情,如果有的话,最多像一场雷暴雨。最糟的情形是什么都没有。缝纫的活得自己做。

缝纫的活必须自己做。

所以,如果有谁碰自己一下的话,宝拉立马就开始思考,编程。可是经常冒出程序里没有设计的恶心事。让他<sup>①</sup>冒上来好了!他马上就会被压下

---

① 前面一句中的“恶心事”的原文是阳性名词,因此这里用“他”来指代,另一方面,“他”又同时具有双关的含义。——译注

去的。不要太激动,宝拉,别一不小心把爱情也捎带给压下去!

宝拉很早就学会将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上发生的一切看作是发生在他人而不是她自己身上的事。一定程度上发生在一个次体上,次宝拉<sup>①</sup>身上。

宝拉梦中的一切素材,一切温柔都发生在宝拉的主体上,爸爸的打骂都落在次体上。她的妈妈从没学过给自己弄一个次体,因此必须用主体承接一切,所以这主体已经破损不堪。

人该知道如何自救,总该有能拯救自己的办法!如果除劳动之外不许占有任何东西,总是被别人占有,那就得有办法才行。

女人谈她们的男人时总是只说:我的。我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词,而不是我的男人,只是我的。也许跟朋友说时会讲:我的夫君。跟这里的人就说:我的。宝拉观察妈妈或者姐姐说我的时候显露出的胜利者微笑。这是被征服者嘴角出现胜利微笑的唯一一次机会。

她希望自己也能有一次对一个人说:我的。宝拉从不对她的缝纫活说:我的工作。对她的工作宝拉从不说:我的。就是在心底里也不这么说。工作这是可以从一个人身上分离出去的东西,工作更多的是义务,因此发生在次体上。爱情,它是欢乐,休养,因此发生在主体上。

工作,即使喜欢做的工作,也是要忍受的。尽管宝拉喜欢缝纫活,但她知道了工作是某种累赘的东西,它只会挡住爱情,而不会带来爱情。

只有混凝土搅拌机一样的人才能在宝拉的脑袋里建立秩序。在一大堆肉体的爱和对女电影演员、男流行歌手和电视明星的精神之爱中。

宝拉光接受,不加工。像一块从不挤掉水的海绵。一块吸满水的海绵,一切多余的都是偶然漏掉的。宝拉还怎么学东西?

自然是通过上当。

这样就会学乖。

---

① 原文既可以理解为“次宝拉”,又可理解为“在宝拉身边”。——译注

## 布丽吉特也厌恶海因茨！ 连布丽吉特都厌恶海因茨

布丽吉特也厌恶海因茨和他那白白胖胖也叫海因茨的电工身体。尽管如此，她还是高兴自己拥有它，是那么高兴，简直高兴死了，因为他是她的将来。

你们也有将来吗？你们造一个完整的句子：我的将来叫艾迪。布丽吉特得借助肌肉的力量才能把她的全部感情表达出来。没有技术上的帮助。

她力不从心，这毫不奇怪。

海因茨为创立自己的职业而运用他的肌肉的力量。

海因茨也是有头脑的人，这一点不要忘了。

布丽吉特不相信自己肌肉的力量能为她创立一个职业，布丽吉特也就只能制造出个爱情。

一天，海因茨出嫁了的姐姐带着一个小小孩和一个吃奶的婴儿回娘家。布丽吉特端着茶盏、盛糕点的盘子和与此配套的蛋糕不停地忙碌着。海因茨妈妈恨不得把布丽吉特藏起来，比如藏到绣球花圃中去。因为这个人就只在生产胸罩的流水线上干活，总是至少要做四十件，这是计件中的最低限。布丽吉特则无论如何想要融进他们中去，因为她要在现在就固定自己的将来，而且要牢牢地固定，无人能从她手中夺走它。

海因茨妈妈天性善良,她只在海因茨身上看到海因茨的将来,在海因茨身上和他那假定的独户住房里,他将靠自己的小店铺赚钱,给妈妈、爸爸,当然还有他自己建造独户住房。想要以及将要。海因茨妈妈已经在眼前看到了这一切,像看到海市蜃楼一样,一个有耐心的、在不能确定是否会出现时已经承受了许多的将来,住房在其项背上铺展的将来。一堆孩子,那该有多美啊!妈妈在哪儿也找不到容纳布丽吉特的角落,就连在厨房里都找不到,布丽吉特的安身之处就是流水线,流水线,还是流水线,上面堆满做胸罩用的花边布料、海绵衬垫和弹力布,布丽吉特的小屋就是她学会的缝纫活。

自家的店铺首先必须开起来,这要吞掉许多钱,吞掉长途货车司机的许多积蓄。海因茨妈妈,在她成为长途货车司机的老婆之前,在许许多多以前,甚至在她成为未来的企业家之母之前,也是一无所有,无人知晓。就是说,她从FF<sup>①</sup>身上清楚了这种情形。

她自己是无论如何已经处在外面了,并且人也老了。父亲还处在里面,成了长途货车司机。椎间盘虽然已经无可救药,但爸爸还是能把自己的儿子举到肩膀上,扛着,扶上马,带进生意场。

海因茨的妈妈在咖啡桌下用脚踢布丽吉特,把她塞进餐具柜,布丽吉特必须交出一切,捧着的蛋糕、搅奶油、甜蛋挞和咖啡壶。布丽吉特不能参与帮忙。

妈咪,这个母亲,和她那出嫁的女儿和孙母<sup>②</sup>必须亲自端进这些东西。女人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谈家务、家用电器、弄来家用钱的人和孩子。

男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足球,足球、工作、钱和足球。

男人不谈女人,因为她们就在身边,无论他们谈论还是不谈论她们。

嫁了人的海因茨姐姐描绘着身边有一个呼吸着的小身体是怎样的感

① 为“长途货车司机”的德文缩略。——译注

② 该词原文为作者自创的词,孙子辈的这个孩子首先是女孩,其次,她有一天也会成为妈妈。——译注

觉,一个无助的小东西,这个小东西在生长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终于成了生命,这个吃奶的孩子。无论他是多么地小,他终于让她变成了女人。

布丽吉特也想交换经验。但她没有可供交换的。

海因茨姐姐讲,怎么才能赠送给所爱的男人一个孩子。他现在终于有了这个小小孩。

馈赠已经完成。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过程。

布丽吉特悄悄从餐具柜里钻出来,虽然她在里面根本没什么可找的<sup>①</sup>,加入到自己不该存在的圈子中。海因茨姐姐每说一句话她都使劲点头。她举例说,现在因为海因茨而给自己买时髦的衣服,讨他喜欢,虽然挺好的,但当她不再要给自己买时髦衣服,因为已经是母亲了的时候,那将会更好。在馈赠一个或者多个孩子的事已经完成时。这将成为她伟大爱情的结果,这个小毛头。

那些刚刚还在说孩子和生产孩子的好处的人愤怒地提出反对意义。

布丽吉特吹牛说,这样的一个小东西将让她成为妈妈妈妈妈妈,海因茨会不知道怎么带婴儿,因为他是个男人,她会带婴儿,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将来海因茨会学会喜欢婴儿,而布丽吉特马上而且立即就会喜欢上他。

海因茨还是更喜欢享受和利润。

海因茨妈妈还是更希望扩建这个小屋,以便它终于能给弄坏了的椎间盘提供一个休息之处。在长途货车司机的积蓄都砌进水泥中后,海因茨内心里更赞成老人院。先得把一个流逝的生命的积蓄加工成永恒的水泥。在这事上布丽吉特是死心踏地地支持海因茨的,并且支持海因茨所赞成的。这样一来,父母他们当然永远不会取得他们想取得的成就<sup>②</sup>。

① 原文的引申意思是“不该在那儿”,字面意思是“在那里没什么可找的”。——译注

② 原文的引申意思为“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就”,字面意思为“上到绿色树枝上”,因此,接下来一段的第一句会说“园子里有那么多绿树枝”。——译注

院子里有那么多绿树枝,上面甚至还挂着果子。园子里也有插花,应该趁着它们盛开的时候采摘。

在这类问题上海因茨爸爸是权威。

布丽吉特其实很讨厌婴儿。其实她恨不得折断他们柔嫩的手指,用竹片戳他们那无助的脚趾,把一块又脏又破的布塞到这个刚出生的主要人物嘴里,而不是可爱的奶嘴,这样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大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

在场的人如果知道,布丽吉特的内心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非人化过程,那会如何呢?

还抱在海因茨姐姐手上的婴儿此时把可怜的布丽吉特给尿得一头一脸,尿到刚染过的头发上,尿到刚烫的波浪发型上,又引起了一阵大笑。布丽吉特刚拿起镀银的勺子站起身,她的手指自动弯曲成鸟爪,这些手指一般情况下得为一切而战。

布丽吉特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忍受这样的侮辱。像布丽吉特这样的人常常会为一点小事心碎。

有许多已经发生了的大事,也没有让布丽吉特碎掉。

大家都给婴儿开的玩笑逗乐了,甚至海因茨的爸爸都不例外,平时他已经没有什么可笑的了。甚至椎间盘今天也跟着笑。爱情的果实笑得最多。就是居住在这个小世界中的爱情也跟着笑。布丽吉特的世界是爱情的小世界。她拍了拍婴儿的小手,多乖的果实!

海因茨妈妈把布丽吉特撵到厨房去。真倒霉,一个女帮工也想有这样的一个爱情果实,而且可能还要从我们的海因茨小子身上得到!

老人院在远处招手,尽管从来没人提起它,但它就在那里。

将会在合适的时候出现。

我们的将来我们自己造,海因茨妈妈说。就为这它才属于我们的,而且只属于我们。她的将来她自己去造好了。我们的将来由我们儿子海因茨去造。我们的,他的,但不是别人的将来。

布丽吉特为什么非要那么多,偏偏还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我们的儿子呢?

布丽吉特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所拥有的,即一无所有,感到满足呢?

其他人也同她一样一无所有,但却心满意足。

一个人如果知足的话,甚至可以从无到有。

布丽吉特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所拥有的一无所有感到满足呢?

婴儿的双脚在布丽吉特的鬓发里踩来踩去。

婴儿用他的婴儿手指在布丽吉特的眼睛、耳朵和鼻孔里戳来戳去。

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甚至闷闷不乐的父亲和好胜的海因茨也不例外。

希望也跟着笑,虽然她又少了一成。

将来笑不出来,因为她还没有到达。

现在不笑,因为她<sup>①</sup>笑不动。

布丽吉特的工作就更别提了,她因为离得太远也不笑。

今天是有所有人的节日!

布丽吉特逆来顺受,跟着开心地笑。然后去洗澡。

她恨得把牙齿咬得嘎嘎响。

就连最持久的爱情在这深仇大恨面前也沉默了。

她吓得缩了回去。

此时海因茨从爱情变成严酷的义务。

从娱乐变成工作。

凡是工作上的事布丽吉特都很拿手。

海因茨姐姐笑得最欢,因为她没有危险了。她不会再出什么事,她完成了。

---

① 希望、将来、现在和下一句中的工作在德语里都是阴性名词,所以后半句中的人称代词都用的是“她”。——译注

海因茨妈妈笑得有些勉强，因为布丽吉特还没有从海因茨更好的将来面前撤离。

因为布丽吉特仍然在继续<sup>①</sup>，显然还想留在上面。

幸福对着大家张开笑脸。

---

① 原文引申意思为“继续”，字面理解是“在球上”，后半句说的“还想留在上面”指的就是留在球上面。——译注

## 可是一天

可是一天，使一个人成为真正一个人的事来到了宝拉身边。我们已经等它好久了。这一天她突然觉得她这以前都没有好好活过，因为：此前的生活只是劳动、家、家务、女友、劳动，家里的劳动和缝纫厂里的劳动（最近才开始的！），就是说，这生活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现在这一切将被消掉，爱情来了，她总算来了，宝拉现在总算是个人了。

劳动、家、家务、女友、劳动，家里的劳动和缝纫厂里的劳动虽然还在，它们是不会自行走开的，不会立即走开，但在此之外还有爱情，万岁，人生中最重要的重要现在也成了宝拉生活中最重要的。

宝拉下决心去做。

一切她都要好好地做。

她也必须好好去做，否则爱情会立马走开，或者被劳动、家、家务、女友、劳动，家里的劳动和缝纫厂里的劳动挤走，那样她就要陷入无望的境地。

家务无论如何是她的。

埃里希是村里男人中长得最漂亮的。埃里希虽然是私生子，并且有三个父亲各异的兄妹，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情形，但他人长得

漂亮。

他那一头黑发和一双蓝眼睛漂亮得像一幅画，真是迷人。

别的人也追求埃里希。

虽然漂亮对一个男人来说不重要，但漂亮对一个女人来说却很重要。不过，男人如果长得漂亮的话，那也不错。埃里希的职业很有意思：他是伐木工人。他的职业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尽管埃里希很有趣。不过，林子还是需要人的，所以：去伐木吧，埃里希，初中毕业了就去！埃里希喜欢被使用。

对宝拉来说这一切突然都变得无所谓了。重要的是，爱情终于来了，而且爱情去的不是一个丑陋的、累得半死不活的、醉醺醺的、骨瘦如柴的、粗俗的、卑鄙的伐木工和她那里，而是去了一个漂亮的、累得半死不活的、醉醺醺的、魁梧的、粗俗的、卑鄙的伐木工和她那里。这使得一切变得有些不同寻常。爱情本身就有些不同寻常，这一点毫无疑问，而爱情偏偏挑中了埃里希和宝拉，那一定是非常地不同寻常。埃里希和宝拉是千里挑一，也许甚至是百万中挑一的！

多年来，其实一直以来，宝拉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于是她立即请爱情进门，给它倒上一杯好咖啡，还外加一块大蛋糕。不然的话，在爱情还没有降临以前对她来说就是男人化身的埃里希，现在对她来说整个就是男人的代名词，如果说她认识的其他男人不能成为某个东西的代名词的话，最多也就是老酒或者殴打或者树胶气味的代名词，可能永远也不会走进她的小厨房里来。可是今天埃里希来了，这个男性男人的代名词，酗酒和殴打的代名词，自小就被妈妈、外婆、继父和林场同事殴打，就是说，埃里希今天走进了她的厨房。这个厨房无论多么小，多么简陋，多么破旧，但却干净到可以在地上吃饭的程度。埃里希要转达一个口信，一条对明天的郊游<sup>①</sup>异常重要的消息。是郊游组织者让他来的。说话让他感到很困难，就像其他一切都让他感到困难一样。

---

① 原文的另一个意思是“婚姻对象”。——译注

你坐，埃里希。埃里希说：无论你家的厨房多么小，多么简陋，多么破旧，但它却像盒子一样整齐。宝拉，你一定帮了你妈不少忙。真乖！

宝拉听了这句表扬话后，高兴得面孔绯红，像一头披着战袍的公牛。

宝拉此时年满十五，而埃里希则二十三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以前一切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而这以后一切将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此时宝拉还没有开始考虑结婚的事。如果宝拉考虑结婚的话，那她的爸爸会把她的皮扒掉的。如果埃里希考虑结婚的话，那他的外婆、妈妈和继父会马上把他打得灵魂出窍。那你做的事让谁去干？草谁去割，牛谁去喂，饲料谁去弄？谁？谁给猪送水喝？谁???

而他妈妈从十四岁起，就是说，比宝拉现在还小一岁的时候就在外面干活，当服务员，在县城里，甚至在好几个县城里，所以她四个孩子中的每一个孩子的父亲都不是同一人。她腰疼，有老慢支，面孔丑得像风干的苹果，背因为擦地的缘故而弯曲，还有两颗金牙！她的最后一个男人，也是唯一与她结婚的丈夫，是一个退了休的铁路公务员，唯独与他没有生孩子，因此他也就对她看管得特别紧。这些以后再谈。就是说，妈妈现在回到家里干活，一刻也不得闲，背因为擦地而比以前更弯曲，腰疼的毛病和老慢支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可是她很乐意这样卖命，她是在为这个老实巴交的退休公务员和男人卖命。这个男人并非必须和拖着四个孩子的她结婚，如果不是因为患有哮喘需要人照顾的话，他也可能永远不会和她结婚。经过一段无声胜有声的沉默后，这个妈妈终于说：你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你能得到什么的话，那就得是好一点的东西，埃里希。到外面去闯世界，就像我当年出去闯一样，这给我的生活帮了大忙，就是说，给我带来了一个拿养老金的公务员。虽然这条道路有时险峻，有时曲折，让我遭遇不良男人，让他们将那糟糕和错误的精子导入我的体内，正因为如此，你才应该离开这里去那个更好的地方，反正你的外表很吸引人，你爸爸是意大利人，你可以很容易就搞到一个有钱的女人，你这一头外国人式的黑发要比国内的那些淡黄色和脏兮兮的栗色头发好看多了。像你这样的外表，很

容易就能把一个有钱的女人搞到手,经常听人说,这种女人见多识广。

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如果对我们没好处的话,那有你好受的!

因此你别去搞谁,如果你非得要搞一个不可的话,那也别搞这里的,搞一个好一点的地方的女的。说到底你是个男人,你会管好自己的。你说到底是个男人。只是要当心,不要弄出个私生子来,这样有时会毁掉你的全部家产和你的前途,埃里希。如果你一定要搞一个私生子出来,那至少要和—一个有钱的女人搞,比如来这里度夏的女客。所以,离开这里,到外面去闯荡,甚至去外国,这也是有的,我已经看过很多外国的照片了。

爸爸午睡的时候你别打扰了他,他的哮喘需要休息,不然的话他又会犯窒息的,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你别给我打扰爸爸的午睡,他是在铁路上工作的,这比这里任何人所能吹嘘的都更有价值,不然的话他要死在我手上的。我马上给他端咖啡进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咖啡已经在那里了。

你别给我打扰爸爸的午睡,他的哮喘需要休息,因为他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他很虚弱,连打你的力气都没有,我也没有力气打你了。

你虽然眉清目秀,头发乌黑,埃里希,但你脑瓜子不灵。无论如何,过会儿你再去看看那些外国照片,看不懂也没关系,总不会有坏处的。尽管你眉清目秀,头发乌黑,埃里希,你的大脑却是空白一片。

随后埃里希套上从邮购杂志上买来的新毛衣,套上从邮购杂志上买来的蓝色新牛仔裤,穿上从邮购杂志上买来的雪白的新衬衫,最后穿上从邮购杂志上买来的最漂亮的衣服:纯新羊毛的格子外套。埃里希,一个活生生的邮购商家包裹。

黑眼睛的埃里希如果点上一支烟,给人的感觉就仿佛烟老早就在他的脸上似的,仿佛是他的脸的一部分,而不像现在经常看到的那种淡黄或者灰色头发下面的疲倦的、沾满汗水的、满是皱纹的脸上那样,是一个外来物。

在宝拉还是孩子的时候,埃里希只把她当孩子对待。现在宝拉得向他表明,她不是孩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有一回我们说到埃里希是怎

样走进宝拉父母的厨房的，黝黑的脸上叼着一支白色的香烟，上面是乌黑的头发和眼睛，外形像豹子一样奇特、危险，有那么一点儿像豹子。

宝拉读过描写某种男人的东西，这种男人在通常的环境下给人的感觉像是丛林里的豹子。

奇特，危险，但却赏心悦目。

她从不相信会在自家破旧的厨房里和一个给人的感觉像是危险的丛林里的豹子的男人在一起。如果有谁能让人产生出这样的感觉来的话，那就是埃里希，这头豹子。宝拉马上在周刊上翻找那个地方，对，就是这儿！

宝拉也学过英语。她的英语和算术是班上最好的。其他功课也不赖。现在这些对她都毫无用处了。

埃里希没有读完书，这毫无关系。因为他像一头漂亮的猛兽：一只豹子。

宝拉明白，埃里希就是一切。就是说，她自己必须成为更多的，不然的话，有更多或者很多的人就会抢先她一步。可是怎么变？怎么变？

啥也不是的宝拉像火箭一样地来回穿梭，三下两下就煮好了咖啡，取出空心蛋糕，这是特意为爸爸和格拉尔德留着的，因此是藏起来的。虽然两个失望男人的大巴掌天黑之前就会落到宝拉的身上，但那时蛋糕已经下了埃里希的肚子。宝拉像一只蜜蜂一样地来回奔忙。埃里希试图以他那缓慢而笨拙的方式告诉宝拉，她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小家庭妇女了。

宝拉曾经为了逃避不好的家务活而选择了好一些的裁缝活。可现在她突然像一个野鸽子一样夸耀起来，咕咕地叫个不停，竖起羽毛，装扮自己，垂下眼皮，把自己手能够够到的一切都拖过来，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埃里希消化，除了盛圣水的壶。

埃里希是一台很好的食物加工机。他一直吃到反胃为止。埃里希只对马达感兴趣，而且是安装在轻骑上的那种，或者，当然更好是安装在摩托车上的。埃里希特别想考一个驾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对功率更大的马

达,就是说,跑车这样的东西——他秘密的最爱——感兴趣。他已经三次没通过驾照考试了。

可能是因为他一家子从他儿时起就一致并有序地将他脑子里的马达中枢给敲坏了,坏得无可救药。

埃里希不再可能无限地幸福。埃里希的幸福将永远受到限制。

宝拉则根本就不会有幸福。

埃里希对宝拉非常喜欢的电影只感一点兴趣,因为那里面的一切都快了。

就连来这里度夏的女客也总是那么快地飞到某个远方。

远方是危险的,附近是熟悉的,你可以真正喜欢上她。埃里希的附近没有任何可以让他喜欢上的东西。埃里希的附近只有宝拉。

如果让埃里希在宝拉和摩托之间作选择的话,那他将要摩托。就是骑上摩托车,埃里希最多也就到邻村,而不会骑到远方去。

宝拉舀出奶油,想用它打搅奶油。

宝拉家的女人干净得远近闻名。宝拉家的女人除此之外也就再没有其他正面的可说的了。为此而活是值得的,还可以不断完善这一点:洁净。去,宝拉,去打扫卫生!

慢条斯理的埃里希坐在凳子上,一人吃着三个人的分量。

都是些只有爸爸才能吃到的东西。他像受坚信礼的人那样把蛋糕塞进嘴里,在上面浇上咖啡和从秘密的抽屉里拿出来的烧酒。慢条斯理的埃里希像一棵植物覆盖住长凳并漫过其边缘,吃啊吃,脑子里什么也不想,除了他的马达,他那可以开得飞快的轻骑,特别是在他喝醉酒以后开。

但他还是没能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所有部件之间的连接是那样复杂。

尽管如此,埃里希还是梦想着一台开得更快的车子,梦想着开车的感觉,开车的速度,梦想着超级马达,然而,他那辆破轻骑只要出一丁点儿毛病他都没辙,立即要去找他的朋友,他是专家,虽然他也在林子里干活,但

他是林子里的天才，只要买几瓶啤酒他就会替他修好。一个废弃在林子里的天才。

埃里希最想做的，是把自己的轻骑拆卸开来，然后再把它们改装成赛车。

埃里希吃着蛋糕，就像他爸爸星期天所做的那样。埃里希想着他已经拥有的轻骑，想着他有朝一日会拥有的摩托车，有了这以后他就可以想汽车了。想着汽车，想这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能去想一辆赛车，他现在就能读到很多关于这种车子的东西，看到很多照片。

今天爱情是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才来到？宝拉对爱情说，她应该坐下，她马上也会得到一杯加牛奶的咖啡。可是爱情没有顺从地坐下，她紧抓住宝拉不放，这样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宝拉心里想，埃里希这个马达痴却没有这么想。

结果但愿是更好的生活，宝拉一如既往地怀着这样的希望。

但愿能尽早离开，越远越好，埃里希这样希望着。当然不是步行，他希望。

## 又一次美妙的同房！

对，是一次美妙的同房，海因茨说。他擦了擦嘴，梳理好头发，理顺眉毛，掏掏耳朵，擦擦鼻子，洗洗手，喝掉早餐咖啡，走出家门去从事他的职业。一走出家门，他就进入到职业生活的忙碌之中，进入神秘的电线世界，布丽吉特对此一窍不通。

其间布丽吉特履行着她作为女人的命运，这个命运要比做男人的简单、容易。她打开单门橱，脱下裙子和毛衣，套上棉质劳动围裙，这围裙鲜艳、漂亮，为的就是改善劳动氛围，给毫无生气的灰色和黑色机器添加一点颜色。欢快的色彩点：光线。布丽吉特改善了劳动氛围，她自身的状况却变糟了，接着她趿上对脚部健康有利的木拖鞋，这样工作的时候脚就会保持健康而不像有些人的脚那样生病。

布丽吉特的脚可不生病，因为她做了预防。

知道科学的东西，如健康方面的知识，那就可以防止很多东西，甚至疾病。

其他所有的女同事也都穿这种拖鞋，她们也为自己的两脚健康做点什么。在这个圈子中，木拖鞋很受欢迎。

布丽吉特还没好好看清楚面前的东西，就已经开始了流水线上的工

作。流水线上的工作让布丽吉特保持着她的女性特征,因为这是一个职员(女工)全部是女性的女人企业,因此,保持清洁在这里是不困难的。唯一属于男性的是那些较高层次的岗位,那些一般看不到的岗位,因此也就不能破坏女性的清洁。

那些完全男性的企业的地上时常扔着一些恶心的东西,却没人采取一些对策。这个胸罩企业的地上全是漂亮的東西,有时候是一块花边,一段粉色的带子,就连这些也立即就被消除。

其实地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东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食堂里的桌子!这里也到处显示着清洁的优点——清洁到可以直接在上面吃饭!女人和姑娘们比赛着谁第一个发现灰尘或者一个污渍,有时候污渍在被制造出来以前就已经给规避了。

时不时也会有除掉白色丽塑托盘上的咖啡渍的必要,之后就皆大欢喜。

如果偶然有一个从没打这里路过的管理层人员从这里路过,那污渍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就连一个偶然路过这里的总经理秘书也不应该看到污渍,因为她很精通污渍,自己却仿佛从没有制造过污渍。

秘书们经常有一个业余爱好,比如旅行、跳舞、漫游、看电影或者做手工等等。

可惜缝纫女工们认识的男人除了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以外,感兴趣的只是他们怎么从工作中恢复过来。他们没有业余爱好。他们常常只有不良的业余爱好,他们不想把家庭带进这种不良的爱好。

没有人知道销售科长、代理人、企划科长和技术科长对什么感兴趣。

也不清楚他们做什么。那些先生都不是本地人。

很难让胸罩流水线上的人对胸罩流水线以外的东西感兴趣,因为人们常常不清楚都有哪些兴趣。只知道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人关注胸罩流水线的正常运转。

即使知道存在着与这种工作和男性工人的工作不同的东西，那也得能意识到，这个不同的东西也对自己开放，而不是只对别人。

布丽吉特至少是少数几个知道有其他东西存在的人中的一分子，这个其他的东西远远胜过这里的工作。布丽吉特偶然认识到，在工作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其他的東西，很多很多，那就是：海因茨。

就是说，布丽吉特是偶然认识到，在她不喜欢的工作之外，在她所讨厌的女同事之外，她之所以一点都容不得她们，是因为她不是她们中的一员，而那些女同事仍然将她视作她们中的一员，她则因为海因茨，这个更好的，不，这个最好的化身早就不是了，就是说，布丽吉特偶然认识到，生活中除了工作，工作，换上工作服，煮咖啡，工作等等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他彻底毒杀并败坏了她的生活，布丽吉特偶然认清<sup>①</sup>了海因茨。海因茨和他带来的全部后果。

如果身处布丽吉特这种走投无路的流水线上的话，上乘点儿的——海因茨——只能通过偶然认识。

如果身处布丽吉特这种走投无路的流水线上的话，上乘点儿的——海因茨——也只能通过难以置信的偶然得到。

偶然会对布丽吉特开恩吗？

布丽吉特一边活动着有益健康的卫生凉鞋中的脚趾，使它们为了海因茨而保持健康和活力，一边从空中俯瞰她的那些女同事，在精神上她已经和她们拉开了无法超越的距离：老板娘布丽吉特。

其他人则只能看到商店的内部，而且只有在她们给自己所孵化的婴儿买食物或者为她们的男人买腊肠的时候。

布丽吉特将通过海因茨而拥有这爿店铺，她清楚财产会制造怎样的烦恼，当然也会带来怎样的快乐。那时布丽吉特至少会清楚她为谁而吃苦受累，就是说为自己和海因茨，而不是为这里的一群如此陌生不知名不友

---

<sup>①</sup> 原文既有“认识到”的意思，也有“看穿，看透”的意思。——译注

好的人。

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布丽吉特的思绪有时候能飞到那么远的地方,难以置信地远!

海因茨什么都想,想得最少的就是布丽吉特。

海因茨和布丽吉特想同样的事,就是想一片自己拥有的店铺。

海因茨希望和布丽吉特的交往不要有什么后果。如果海因茨想布丽吉特,那想的也不是她的人,而是可能出现的后果。海因茨在b.和她导致的后果中权衡。

布丽吉特希望与海因茨的交往会有结果,必须有结果。

得怀上个孩子!生一个令人作呕的、白乎乎的、张牙舞爪的金龟子。它对海因茨来说既简洁又明了:是我们的孩子!它是b.所寻找的那条恒定纽带的化身。

海因茨使出全身招数试图阻止产生任何恒定纽带。对海因茨来说,婴儿是个累赘,是制动器,缓冲器,滞缓他充满前途的发展:企业家。

布丽吉特想让它到体内,并且,它也留在里面而不是又毫无用处地,无意义并且无希望地流出去。布丽吉特要海因茨挤出来,把今天中午吃的煎牛排和土豆球准确地射进她的身体。这个黏糊糊的臭东西现在必须射进去并且待在里面,哦,不,好事要多磨,海因茨也需要时间。

瞧,就一分钟时间,一个新的小人就搞定了,谁会想到。

花点时间但别花掉生命,或者:别性急,宁静之中蕴含着力量,压在上面的海因茨对迫不及待的布丽吉特说。海因茨不慌不忙,全部身体压在布丽吉特身上并先歇上一会儿。他的分量是重的,他不使她少掉任何东西。

布丽吉特感觉到海因茨的肥肚子沉在自己身上,丝毫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大块头里还有生命。

海因茨不是分量轻的那种人,但他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我要不要像踢马一样用脚踢他的肚子,b.的脑海里闪过这一念头。海因茨当然想尽可能地延长与布丽吉特在一起的几个有限的美妙时刻。就像普鲁士人不那

么快开枪射击一样,海因茨也是不那么就往外射的。

海因茨总是能做到对答如流。

当海因茨身体慢慢出现生机,开始运动时,布丽吉特想着她的将来。要用将来转移对这恶心的现在的注意力。布丽吉特想要海因茨快点搞,因为将来说不定等不及了。前奏该结束了,以便正事——继承人——能够开始。

海因茨咕哝着,扭动着。

海因茨现在所做的并不是为了激起布丽吉特的情欲,而是他自己在进入最后一轮前得先热身。

先来一段前戏以激起b.的情欲,这一点海因茨根本就没想过。

现在海因茨才真正启动,马达终于热了。

现在海因茨,这个只顾眼前的人,想要乐。

海因茨开始捣鼓,吊在他的小肚子下的那个东西失去了控制。

他就这德行。

布丽吉特想以后再乐,但乐得更持久。

爱情消逝了,但生命留住了。

## 只有爱情让我们活着！

宝拉明白，怎样提取这句仓促说出口的话，不仅在好一点的制衣厂获取生存的可能，宝拉还在爱情中看到了生活的可能。她觉得自己仿佛要和其他人赛跑很长的一段路，这是一条布满窟窿的路，其他那些人都跌进了窟窿，离开了，就像台球游戏那样：她的姐姐以及她们的孩子和废掉的手指，马上就要有孩子的哥哥的手指现在就已经废了，埃里希的妈妈，她的孩子特别多，因此她手上现在还有手指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们这些人都掉进了窟窿里，从演绎着现实的屏幕上消失。

可她，宝拉，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窟窿！在这条路的尽头等候她的是埃里希拥抱的双臂和教堂的钟声。

制衣厂的终结，真实生活的开始，真实得无法再真实。死的事还远远不用去想，因为死的到来还早着呢，如果生活是真实的和正确的话。如果过的不是真实的正确的生活，就像妈妈或者爸爸那样，生下来只是为了开始拼死拼活地劳动，接着就是慢慢死去，连真实生活的现实都没有触及到，只有当人们过的是这种不真实不正确的生活时，这种劳作的生活，从中一无所获，那么这个死就是真实的，持久的。有时一切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最后人觉得一切都是空的。

宝拉突然将制衣厂视作她的天敌。幸好她还没有与它结缘太深而不能自拔。幸好制衣厂还是一个能随时抛弃的东西。幸好制衣厂没有骑在脖子上或者挂在其他某个地方不松手,就像不明智的人有时所做的那样,就像宝拉在埃里希那里的所作所为一样。幸好制衣厂不是全部,爱情和一间靠自己去建造的小屋才是全部。

宝拉要埃里希,她将得到他,得到他的孩子。接着她就可以放弃她的职业,为的是继续从埃里希那里得到孩子,就是说,从埃里希那里再得到一个孩子。

宝拉不会白白得到任何东西的。

在宝拉白白得到什么之前,她已经失去了一切。

宝拉会得到一辆汽车,埃里希因此而得到她本人,其实她也没多少价值,当然这不能让埃里希知道,他应该以为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

当然还得稍微改变改变他,从而使得幸福最终能降临:埃里希必须完全放弃喝酒,因为这是最糟糕的,因为这要殃及漆着白漆的厨房家具和卧室里的胡桃木家具。酒精和家具,它们生来就是天敌。酒精和不能给呕吐物弄脏的干净围裙,看上去像真皮做的但却不是真皮的白鞋子,也不能给呕吐的东西弄脏,穿花衣服的孩子,盆里的花,电视机和上面摆放的塑料瓶里插的假花,这一切和酒精,透明的尼龙窗帘和酒精,免烫的纺织品和酒精,它们只要相遇,就都是天生的敌人。敌人。

一切白色的柔软的东西在宝拉的脑袋里都是协调的,但酒精不配。酒精摧枯拉朽。

不过不能因为想着将来而忘了现在。当然可以因为现在(严重的错误!)而不忽视将来。

宝拉的现在不再是制衣厂,宝拉的现在是对埃里希的爱,这个爱够用整个将来。

因为爱情是真实的生活,所以宝拉得改变当前不真实的生活,使它变

得真实,充满爱。应该这样做:

埃里希,在电影里你已经经常看到,不同寻常的人之间能够产生比如像不同寻常的爱情这样的不同寻常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只需要不同寻常,然后就等着看会发生什么。这周围的人都是些普通人,就知道干活干活。我们是不同寻常的,我们也只有干活,但我们是满怀爱意地干活。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不同寻常的东西了,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它:我们的爱情。

这东西有时一生中只来一次。如果不用双手去抓住,那就会很不幸,例如让所爱的女人或者男人去异乡或者走错路。相对于人们一般在干活时或者家里所经历和所拥有的来说,爱情是一个例外。

除此之外我们实际上一无所有。

可是我们拥有她,爱情。那就紧抓着幸福吧!

像此前的许多次那样,埃里希此刻想的是分配器、汽化器和排气装置,反正他也分不清它们的区别,接着埃里希就马不停蹄地想外表上的一切,虽然这很费力:想车身,想驾驭和驾驶。

宝拉则替两个人着想并且立即就往下想,仿佛是续篇,不再想爱情和此时身上所发生和改变着的,而是想着新的住处、孩子、下午的点心咖啡以及给来此开眼界的他人所受的打击。

有时(极少)埃里希也思考杂志上写的关于上次世界大战的很复杂的东西,那里面写到的许多东西人们今天已经不清楚了。历史的气息朝埃里希扑面而来。埃里希很少想女人。

埃里希从来没想过宝拉,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是因为她就在身边。

宝拉想着她肉乎乎的儿子。宝拉想着医院的白色病房。宝拉想着她以前的家,在宝拉新的生活中,这个家至多也就合适走进产妇病房,作为客人并且穿上星期天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宝拉能想到的最美妙的事,就是她的家会多么地懊悔生活不好时对她的殴打。拍好照片以后,这个家就像男

人一样离开病房。接着埃里希就会递上红玫瑰,这将不会是泡影,而是能成真的梦。

当然会有妒嫉来道贺。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宝拉的现在和将来之间,以及埃里希的现在和将来之间,以及宝拉的现在和埃里希的现在之间,以及宝拉的将来和埃里希的将来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而宝拉的现在和埃里希的将来,以及埃里希的现在和宝拉的将来之间的区别则更大。

怎样才能将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相协调呢?

一个人干活,另一人则将它占为己有。另一个人干活,而这个人则将它占为己有。因为两个人同时干活,然后共同从中得到好处,在此情形下是不予考虑的。立场相差太大了,优劣分配太不均匀了,埃里希基于他的体力和他的性别而占的优势太多了。这都是因为埃里希的体力以及他那在被挑选的女人那里特别受到赏识的长相。

埃里希是和宝拉的爸爸或者宝拉的哥哥或者宝拉的姐夫一样的东西,是那种打别人,灌醉自己的东西,即使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机会这样做,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在挨打。假如他很快得到这么做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打一个女人,一个他还不认识的女人。

打人有意思,埃里希还没有尝过这种滋味。

宝拉则与他截然相反。宝拉背负着她长相和性别的全部坏处。宝拉被视作不漂亮,而作为女人必须漂亮,但她被视作是纯洁的。

清洁与纯洁可以提升一个阴性之人的价值,但并非必然。

缝纫活相反则是多余的,不属于这里,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反正就要被遗忘,不再作数,同生活和生活中的爱情相比,缝纫活则完全不重要。缝纫活也毫无意义,它不能代替男人并且不能为女人找男人做好准备,对女人毫无用处,如果她已经有了男人的话,而当她需要男人的时候又不能给她带一个来,缝纫活不能使人幸福,幸福只有男人能办到。

宝拉因为学了裁缝而不再值钱。但由于她总是干净的,这能使她增

值,几乎有了体验爱情必备的美丽。

缝纫活其实可以让宝拉开心,但现实是严峻的。

埃里希的阳刚之气、英俊和他的伐木工工资拒斥着宝拉的女性、丑陋但干净。也拒斥着宝拉的学徒工工资。埃里希对任何一种大功率马达的喜爱拒斥着宝拉对埃里希的爱。埃里希对白酒的喜爱拒斥着宝拉对埃里希的爱。埃里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冒险的喜爱拒斥着宝拉对埃里希的爱。埃里希对开得快的摩托车和跑车的喜爱拒斥着宝拉对埃里希和自己的住房的爱。埃里希对快的偏爱拒斥着宝拉对生活 and 埃里希的偏爱。

两样东西对宝拉来说是一回事。

生活和埃里希。

## 散步时布丽吉特

深情、占有般地抓住海因茨的手。偶然不属于劳动的空闲的分分秒秒布丽吉特都试图深情、演示般地抓住海因茨的手，有时她得在他身边追上几小时，为的是得到一次出手的机会。那可就得彻底地做一回，只差没在上面亲吻了。

抓住手尤其在一种情形下显得特别重要，就是在有其他女人在场并成为危险的肉体化身时。这时一只小手怯生生插到海因茨的大手中，谈论着天气、世界局势或者饭菜或者大自然。

海因茨有时的做派简直就仿佛他和布丽吉特不是一个人，而实际上他们是一个人。这些女人难道没看到我们真的就是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相互不可分割，布丽吉特惊奇地问，如果其他女人将海因茨视作有自己身体和自己思想的人的话。

如果其他女人将海因茨视作还可以得到的人的话，尽管他实际上已经有主了，因为布丽吉特已经有了他，那么这些其他的女人就没有道理，并且想错了。无一例外。没有海因茨的空闲简直就不是空闲。没有海因茨的劳动对海因茨和布丽吉特来说充满危险。没有海因茨的劳动完全就是攻取海因茨的一道障碍。

恨一个人能恨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布丽吉特只要瞥一眼海因茨就开始恨他了。

布丽吉特恨海因茨,原因之一就是,他总是放任自己在体内产生对布丽吉特的肉欲,每当吉蒂<sup>①</sup>想谈她为拥有一座带花园的小房子而产生的精神苦恼时,每当布丽吉特想把心底里的东西兜出来时,将由幸福、未来、婴儿护理和洗衣机做成的奶酪呕出来时,海因茨就做出只有鸡巴没有头脑的样子。

海因茨总不至于在布丽吉特身上只看到身体而看不到隐藏其后的多才多艺吧?

布丽吉特甚至不惜战争和内部危机,以阐明一个人得拥有另一个人,这个人又帮助他超越他自己。

上帝啊,为此我是多么地恨你,b.想。

海因茨很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性交的人。海因茨还没有看清布丽吉特这个人,就开始解裤带,进入起跑位置。在布丽吉特向他解释,她爱他并同时对他的职业成就怀有崇敬之情时,当布丽吉特的思绪从爱情漫游到崇敬直至婚礼和装修房屋时,在她一不留神之际,公羊海因茨就已经像蚂蟥一样挂在了她的身上。

海因茨卖力地操作着他的泵把手。

布丽吉特的妈妈给出的好主意是,布丽吉特应该永远不松手。布丽吉特的胃翻江倒海似的翻腾,而海因茨则紧追不放,死死抓住,嘴里发出的腐臭气味钻进吉蒂敏感的鼻子,恶心得紧闭了的眼帘被口水喷得湿乎乎一片。

对,海因茨射掉了,和着海因茨这种人附带的全部愿望和要求。

妈妈出去看电影了,于是海因茨进来了,他的鸡巴照着布丽吉特就蹿了上去。

---

① 吉蒂为布丽吉特的昵称。——译注

布丽吉特希望他的鸡巴是蜷曲的,那样的话海因茨一定会很苦恼。目前很苦恼的是布丽吉特。

布丽吉特都没有想到说别烦我。

布丽吉特知道,有很多女人想占有他人的,她的,布丽吉特的将来。

因此,布丽吉特宁愿让自己成为海因茨那吊在外面的肢体,成为海因茨身体的一部分。

海因茨这里前脚还没有踏进门,那里就径直冲向沙发,这里毛衣还没有脱掉,那里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捣鼓开来,布丽吉特用自己的身体来迎接这场冲击。

也许海因茨哪一次会活力四射,穿透布丽吉特,撞到另一面墙上。今天海因茨的活力刚够把鸡巴塞到布丽吉特里面,精确度堪称卓越。这对布丽吉特来说是一个折磨。

布丽吉特连说自己饿或者渴的胆量都没有。如果一会儿海因茨饿了,那么布丽吉特也就饿。带有一切后果的唯一躯体。海因茨和布丽吉特是一体。

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的可喜情形。

布丽吉特恨海因茨恨得很热烈。

海因茨引起无数激情时刻,他想也不想这对布丽吉特是多么恶心,布丽吉特其实可以不用自己的下身而是用其他东西,比如一只口袋迎上去,袋子里面布满长长的刺,海因茨兔子一样跳进去,猛地一下,鸡巴兴奋地靠近,还等什么,快进去!快,到刺或者钉子里面去!那滋味一定不好受,h.的双腿会怎样在空中乱蹬一气!

想着这些的时候布丽吉特忍不住会心地一笑。

海因茨不知道为什么在他像日食或者其他自然灾害那样降临到布丽吉特身上时,她会觉得滑稽。

b.让海因茨相信自然威力。

b.大声喘着粗气,让石头都心软了。原因:h.的自然威力。

b.只感到体内有东西奇怪而不舒服地刮来刮去。布丽吉特在体内感知到爱情。

海因茨也喘粗气,为的是让布丽吉特知道,他为她卖了多少力气,他多么强大。

海因茨喘粗气是因为用力而非因为爱。

海因茨在爱的上头开不得玩笑,在力气上更是不能开。

要想开一片自己的店铺,那完全得靠自己的力气,至多也就在开始的时候有人贡献一点(启动)资本。

在爱上头布丽吉特开不得玩笑。这是她在没有任何启动资本情况下能为她的一片小店铺所做的最最正经的。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爱得以两种声调喘气。

布丽吉特的体内是不舒服的感觉,而海因茨的则是舒服的。

身体对布丽吉特来说是达到更好目的的手段。

身体对海因茨来说很重要,就是说,是他职业发达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好的饭菜!

海因茨觉得这挺有趣,而布丽吉特却不觉得。

布丽吉特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除了不确定的一线希望。布丽吉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阴道。她在使用它。布丽吉特的阴道贪婪地猎获这个年轻的企业家。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之间正在发生身体上的融合。布丽吉特说,跟你在一起美妙得让人想死。海因茨听了这句话很自豪,在朋友圈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它。

跟你在一起是那么美妙,海因茨,简直可以死去。干活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不想死掉,海因茨,如果要死的话,那也是在此之前。

## 宝拉的嗜好

宝拉嗜好生活和埃里希。二者对宝拉来说是一回事。那就进到二者中去吧！

可是，当埃里希终于离开宝拉父母家干净的厨房，心里装着马达，胃里装着蛋糕和烧酒，脑袋里空空如也啥也没有，因为他把自己该转达的话都转达了，他根本就想不起一个大活人，想起宝拉，只模模糊糊记得一个女人跟他做了女人总是跟他做的那种事，就是说给他吃，给他吃，给他吃，跟前跑后地伺候他，仿佛他是一尊面前供奉着花的圣像。因此想起任何一个人来，只能想起这些人做的事所起的作用，那就是喝完烧酒之后胃里暖洋洋的感觉，甜蜜的饱胀感同样也是在胃里，那是因为吃了蛋糕。还有那咖啡也不赖，是真的咖啡豆磨出来的。

对埃里希来说，这些完全不同于他同那些来此度夏的女客所做的，她们对他来说更真实，是活生生的人，因为她们能不停地在各种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例如，是去看瀑布还是去爬山，或者是去跳舞或者去打保龄球。这么多的选择让埃里希害怕。

这些度夏的女客是完全另一种类型的女人或者就是女人，而妈妈和宝拉也许根本就不是女人或者正好相反，就是说，她们是完全另一种类型

的女人,不是不断悄悄塞东西给别人那种,是不会照顾人而又总想自己得到馈赠的那种,但她们却有钱,不过不适合做老婆,就像经常听人说的那样。

与此相反:适合做老婆的是那种女人,她们在结婚以后才想到自己身上该得到些什么,尽管如此,那最少的一丁点儿对她们来说就已经足以让她们坚持到成功。因此:埃里希如果想女人的话,想到的是两种类型的女人,且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这么想,而想反正也满足不了这种需要,就是说,埃里希想的是那些对他来说不是女人的女人,因为她们就像中性的妈妈那样不停地塞给他吃的喝的,和那些对他来说不是女人的女人,因为她们在他看来不可能是女人,她们跟什么人都上床,并不用爱上他,同他订婚或者结婚,而且根本就做不到让整个房子保持干净整洁。

不过,很少有人拥有整个房子。是女人还是不是女人或者没有女人,这对埃里希来说都无所谓。

埃里希根本就不想女人,如果想的话,那也只想那些根本不是女人的女人,因此对埃里希来说没有女人,因为他认识的女人事实上都不是女人。

埃里希只感受到女人起的作用,而不是女人本身。因此以及出于种种其他原因埃里希只想着他的机械。

因此以及出于种种其他原因宝拉这一刻只想到埃里希,只想到她怎样才能成为他的女人,虽然做到这一点很难,但一定是可行的。

这上乘点儿的缝纫活,宝拉自己都不明白它怎么会突然之间变得趣味索然,变成了不好的,接着痛苦地叫唤起来:宝拉,如果你不再像到目前为止那样关心我,那我马上就不能像我原打算的那样,做你的上乘点儿的生活了。在你还没有发觉之前,我会突然不是你生活中的那么一丁点儿了。

可是宝拉根本就听不进上乘点儿的缝纫活所说的话。

干缝纫活时宝拉想的是她最好的生活，这个与埃里希在一起的最好生活一定会很快到来，比自己两年后学完的裁缝手艺所带来的上乘点儿的生活要快得多。那最好的生活也许明天就能开始！

随时做好准备，宝拉。

最好的总是比上乘点儿的好。

上乘点儿的，是在其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的幸福，就像妈妈、外婆、姐姐那样，在他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幸福却没找到那样，上乘点儿的是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幸福，并在那里找到幸福而不是自己去造就自己的幸福或者韶华不再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幸福。

上乘点儿的，是幸福来自于一个有点人味的人而不是来自于没有人味的丝绸、棉布或者麻料。

怎样才能成为埃里希能辨认出是女人的女人呢？不用再镶边、锁洞眼、镂空缝、交叉人字缝、弯曲缝，或者只需三心二意。

埃里希割饲料草。

埃里希割饲料草。

这已经是埃里希割饲料草的第十万次了。除了在林子里干活，埃里希总是得去割饲料草。还要做很多其他的事，如割饲料草，出牛圈里的粪，把粪撒到草地上，割饲料草，再去割饲料草，最后一次去割饲料草，以及其他很多的事。

宝拉看望埃里希的妈妈和她身边的人，那些其实是埃里希身边的人，一切都围绕着埃里希这个仿佛天天割饲料草的中心转。您好，我来送蛋糕并转达妈妈的问候。您好好吃吧。

埃里希的妈妈感到很奇怪，因为自愿从自己拥有的东西上分一块给别人，这样的事不常有，目前为止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因为这儿人人都力图得到些什么，而不想为此付出任何东西，因为这儿的每个人都力图尽可能地白白得到些什么。因为知道一般不可能白白得到什么，就连巨大的

痛苦你都不会白白得到,所以埃里希的妈妈感到奇怪,突然有一只蛋糕就这样白白地径直走到自己家里来。多谢。问好。可是,如上所述,得到别人送的东西的机会只有百万分之一,所以埃里希的妈妈立即就想了很远。这个姑娘会为此想得到什么呢?我们能有什么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让她有那么一秒钟以为我们会给她她想得到的东西呢?肯定是有某个至少比蛋糕要更有一丝价值的东西,人总想得到比自己的投入要多的回报。她不至于真的以为我们会白白地给出什么,即使是针鼻大点儿的东西,因为用一只蛋糕她最多也就得到一块肥腊肉,瘦的腊肉我们自己吃,而且她也从没表示想要一块腊肉或者几个鸡蛋或者一瓶糖水李子。她不会想要我自己做的果酱吧?一想到我花了那么大工夫做的果酱,她送多少蛋糕来都是白搭。她拿她自己的果酱好了!

宝拉自己掌管她的生活。到目前为止,她为此得到的是不理解、不领情和不信任。

尽管如此,宝拉积极性仍然很高。鲜花只要盛开,或许还没完全,她就开始采摘。然后它们就在房间里做了防护的水杯或者漂亮的瓷质花瓶里开放。只有她自己或者某个亲爱的来客可以从它们身上获得些什么。

终于有一天,一切水落石出,要的东西不可能是果酱。如果要的是果酱的话,那宝拉送八只蛋糕来后会提起果酱的事的。她总不至于蠢到能用八只蛋糕换到一瓶果酱而送十只蛋糕来的地步吧!

宝拉到底想要什么,她想得到许多什么?

埃里希又在割饲料草了。我可以来帮你挑割好的草吗,宝拉问。她全身上下的打扮不像是为了来挑饲料草的,更多倒像是为了上教堂,而她还从没有走进过教堂,因为她的父母从不进去,因为进去啥也得不到。埃里希盯着宝拉看,像看一只无害的甲壳虫一样,心情好的话就不必非踩死它不可。埃里希不是瞪着眼睛看宝拉。埃里希似看而非看地看着宝拉。你会把你的连衣裙上搞得全是草浆的,他说。瞧你这身打扮,像是要去教堂。你

马上就可以进教堂,就像你这么跑到这里来一样。不,我帮你,埃里希,你怎么总是要干这么多的重活!是啊,活是很重,但在清新自由的户外干活挺好。如果让我在那种污浊而不自由的工厂空气里干活,我会死掉的。听说女人必须在那种地方干活,虽然她们身体相当弱,埃里希插了一句。你说的对,宝拉接着埃里希刚才说的话。一种新的语气在他们中间回荡,那是赞同的语气。听说在户外干活比在工厂里干活更有利于健康,我也读到过类似的观点。

这不是埃里希从书里看来的,因为他只看关于世界大战的小册子,不过他还是听人说过,在户外干活更有利于健康更自由。你说的对,宝拉插话说,新鲜的空气和在新鲜的空气中干的活使人强壮、健康、面孔红润。你真强壮,埃里希。也健康。这是宝拉和埃里希之间首次进行的真正交谈,一个人说点什么,另一个人接着就回一句意思相符的。这时埃里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宝拉可以是一个和他一样的人。

埃里希草草地把握了问题的核心。

对他妈妈来说,他绕过了问题的核心。从她妈妈那里他感受到的只是作用:烧饭、打扫卫生、骂人、威胁要打人、打扫卫生、再烧饭。

宝拉回答了埃里希所说的。

埃里希直接体验了他的一个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为此宝拉被允许帮他抬箩筐。

这一刻是宝拉和埃里希第一次一道做一件事,那就是抬一筐饲料草。

如果埃里希和宝拉将来一道做什么的话,那他们会把自己关起来或者跑到林子里去。

如果他们一道做什么的话,谁也不应该看他们。

将来宝拉和埃里希会时不时地互补,例如,埃里希打人的话,宝拉挨打,或者埃里希生病的话,宝拉护理他,或者两个人一道锯木头,或者宝拉烧饭埃里希吃。

民间经常流传着嘲笑宝拉这类人的有趣笑话。这些笑话最终想说明的是,女人无论多么愚蠢,她们还是可爱的。

可不是嘛,她们挺可爱。

这些笑话中的其余段落也说,男人无论多么粗野、狡猾、奸诈和诡计多端,他们仍然是可爱的。

可不是嘛,他们挺可爱。

这时埃里希的妈妈开始对共同抬箩筐进行思考。这次思考进行得很快,虽然埃里希妈妈的脑子是未经训练的。宝拉既不要黄油也不要奶酪、牛奶或者葡萄酒或者果酱。宝拉想要的原来是那决定性地参与到这些果实的制造、并把自己的金钱和劳力投入其中的人,就是:埃里希。

可不是嘛,他们挺可爱!

不! 埃里希的妈妈想。

## 一天布丽吉特和海因茨

在一起,海因茨正伸手拉布丽吉特背后的拉链,布丽吉特的整个背部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背并没有漂亮到可以在公开场合暴露的地步,海因茨说。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这些无用的热情所打动,把布丽吉特带上他的车,驶向父母的果园小屋。

拥有一座果园小屋,已经是不简单的事了,但还可以再跃上一个新台阶,直到拥有一个独户住宅或者两户联排的住宅。果园小屋无论多么狭小,它对海因茨来说都是一个激励,激励他向新的台阶迈进。不要听任上帝的操纵,而是让别人去想,自己来操纵。

爸妈知道什么对海因茨是好的。

因此他们想要让女子中学的苏茜进入到共同的生活中来。

就是说,苏茜闯了祸,并损害此时尚未在布丽吉特体内形成但却应该形成的生命。

苏茜是精致的,布丽吉特则不是。

不能将这两个人进行对比。根本就没法比。

你可以喜欢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是海因茨。

他是更喜欢这一个或者那一个。

如果他选择苏茜和精致的话，那他的父母会给他一大笔结婚用的启动资本，就是说，他们终身的全部积蓄。不多，但也不赖。布丽吉特进工厂干她的计件活。苏茜进女子中学上她的烹饪课。苏茜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小妇人了，身上有着一一个女人所具有的小毛病和弱点，还有她自己的妈妈开小灶费力教会她的那些，也就是种种弱点。只要一和苏珊娜碰面<sup>①</sup>，她就开始大谈菜谱。谈论菜谱在她活动的圈子里是家常便饭。例如，今天她谈的是：上次的杏仁片看上去虽然很诱人，但吃起来却极难下咽。尽管如此，她的爸爸还是吃了一些，为的是不伤害他的小女儿，因为她的烹调技术就是她的全部荣誉所在。她花了那么大工夫，甚至为了让它好看还在上面涂了蛋清，这下它们看上去是好看了，可味道却一塌糊涂，呸。哥哥汉斯也以他那高中生特有的说话方式说三道四，嘴里常常冒出“大粪”之类的词，就像布丽吉特的嘴里也一直感觉到它在里面灼烧一样。吐掉，布丽吉特，把大粪吐出来，不然你要让它噎死的！

爸爸说：继续练下去，苏珊娜，昨天的擀面条，它们虽然难看，却好吃，喏，吃起来的味道像真正的家庭小主妇做的。我爸还说，苏茜对着睡在躺椅中的海因茨喋喋不休地说，我爸还说，苏茜，既然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小妇人了，那就应该上心去做杏仁片，因为你还是一个小丫头，就是说爸爸的小丫头，所以你必须受到惩罚。今天晚上不准出门。我们一起练习做饭，这样你朝家庭主妇就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结束。

海因茨爹妈高兴地打赌，终于看见了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曙光。苏茜家简直就是前途无量，一个儿子上高中，甚至还有一个儿子上大学！但愿我们的海因茨能配得上。不管怎么说，我们给了他良好的装备。一门过硬的手艺和开一片自己的店铺的想法。

---

① 苏珊娜是苏茜的全称。——译注

两人是在海边浴场认识的,这里是许多种兴趣的切点,不同阶级、世界观和思潮的交会处。

苏茜是那种有兴趣的人。苏茜对口袋书和电影感兴趣。苏茜对那些喜欢看同样的或者类似的口袋书和电影的人感兴趣。接着就可以进行选择,并在不同的口袋书和电影之间做出取舍。苏茜感兴趣的是与自己一样的东西。在两部都想看的电影之间做出选择几乎是她毕生的追求,此时立即会有宇宙围着自己转的感觉。

苏茜对烹饪也特别感兴趣。对此无可厚非,因为这是对的,也是重要的。为着全人类,交谈时苏茜有时会顺带提及此。

苏茜会联想,因为她了解情况。

如果问苏茜是暗还是亮,她就会回答:中等。

并且笑容可掬。

苏茜是中等的那种人,这是最安全的,因为既不处在上面也不处在下面。人处在中间位置不必承受太多的压力,反过来也用不着去做太多的开拓性工作。

读女子中学是找对了地方。

找到合适的男人,那才是找对了。合适的男人是与自己一样或者稍稍或者尽可能地比自己好的那种。如果找的男人低于自己的水准,那就找错了<sup>①</sup>。苏茜认为自己的水准是高的。

苏茜飞快地把她自己身边的一切估算了一遍。这是她跟妈妈学来的,妈妈成天就在估量、测算、掂量和计算。结果:少了点。话听上去生硬却又毋庸置疑。

看到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他们骨子里其实如出一辙,是同一类型的,就是说远远低于苏茜的水准,挤作一团,这对于苏珊娜这种求知欲强的姑娘来说是有兴趣的。

---

<sup>①</sup> 这一段中的“找对了”、“找错了”的原文的字面意思是“躺对了或者躺错了地方”。——译注

苏茜估算、权衡的时候，在躺椅上伸了一个女人气十足的懒腰。苏茜已经不再是小丫头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从她伸懒腰的样子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

苏茜对布丽吉特是宽容的。苏茜出于宽容想把自己的烹饪技术泄露给布丽吉特，得到的回报却是不领情和不理解。苏茜有些不高兴，就又不做声了。可惜了，在这样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

布丽吉特一看见苏茜的纯白游泳衣和她的金色长发就反胃。这种反应很有意思，完全不同于海因茨的反应。海因茨看到了苏茜的品质，就为这他也将是一个好的生意人。布丽吉特认不出品质来，因此她很可能会沉下去。

苏茜根本觉察不出布丽吉特的仇恨，因为她脑子里想的是林茨风味的蛋糕和面粉裹鹿里脊。苏茜不知道恨。苏茜友善而顾家。

所有的果园房屋主都认为，苏茜有求于他们，因为她非常友善。这是不对的。他们对苏茜来说无关紧要。

海因茨和他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经常粗鲁而没礼貌，对此他们应该反省反省。因为，如果其他人也友善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不友善。阳光女孩苏茜这样想。

布丽吉特圈子内的人都痛恨任何形式的竞争。仇恨在布丽吉特的圈子里是大写的。布丽吉特无法爱她的同类，这把一切都给毁了。

苏茜的圈子里充满爱，这种爱笼罩全世界，面对这种爱，仇恨应该沉默。苏茜对b.非常好，因为布丽吉特于她根本无所谓，就仿佛一段朽木。布丽吉特恨苏茜，就像人们对穿纯白的游泳衣的人只能恨那样。

布丽吉特被吩咐带苏茜去看果园和果园里的果树。苏茜高兴得手直拍。布丽吉特为每一棵李子树担心，上帝啊，她总不会想把这几乎已经属于我的东西，即这棵树，这棵，这棵和这棵从我手里夺走吧！我要你的小命，如果你夺走那几乎已经属于我的未来果树，如果你把我那叫作海因茨的未来生活夺走，如果你把我那叫海因茨和布丽吉特的未来房屋夺走，如

果你把我的一切夺走,我就要你的小命,你走着瞧!

苏茜在草地上欢呼雀跃。她漫不经心地践踏紫菀、大丽花和小野花,咔嚓。布丽吉特立即扑倒在地,小心翼翼地扶起紫菀、大丽花和小野花,但愿所有被折断的不是不可复原的。但愿苏茜做下这些以后就出局。

布丽吉特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保护有朝一日会成为她的财产。一个人从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财产的话,就会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致力于假定的财产。她扑向红醋栗丛,用身体挡住苏茜,不让她想摘果子的手能够到。不想笨拙的身体正好把好几公斤的红醋栗果给压得稀巴烂。这简直要她的命!

苏茜很吃惊。她说,我要想要红醋栗果的话,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布丽吉特说,没错,但这里的红醋栗果都是我的。我的。我的就是我的。

而且这个海因茨也是我的。我的。我的。

而且有朝一日我将有一座房子,它要比这座简陋的果园小屋漂亮得多,这座小屋我们让给公婆,而我们,属于我的海因茨和属于我自己的我,将搬进一座漂亮的大房子,在一楼我们开个小店铺。经营电子设备。布丽吉特这样说。

您一肚子打算,苏茜和气地说,她对布丽吉特毫无兴趣。在苏茜眼里b.是可有可无的。布丽吉特的存在与她的生活毫不相干。苏茜对布丽吉特很好,因为这不花费一分钱,并且布丽吉特不能拿走她什么,甚至于她的厨艺都不能。

布丽吉特则恨苏茜的一切。苏茜的存在是一个持续的威胁。要是让海因茨看过一回上乘点儿的,他说不定就会想要它。不!

苏茜想要拿她点儿什么走。

b.恨不得像扑向红醋栗丛那样扑倒在海因茨、果园、房子的面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苏茜放肆的手指。

苏茜指向太阳花的美丽。多美啊,苏茜说。美得像饼干。

b.对风景的美毫无感觉。b.没有接受美的能力。b.像线一样乱成了一团,打了结。b.是一堆坚实的恨。对b.来说没有任何美的东西,只有想得到和必须得到的某个东西。

苏茜款款讲述各种色美味佳的花草。

苏茜对美特别敏感,她爸也这么说她。布丽吉特只想拥有某个东西。苏茜只想什么都不失去。b.想拥有,拥有,拥有,不然就玩完了,没戏。b.奋斗。苏茜太女人气,不会奋斗。苏茜完全是一个女人。

苏茜得到。

布丽吉特什么也不是。

## 续：宝拉的情感

就是说，我身上有个东西，人称它爱情，宝拉已经第十次感觉到了。

我身上还有一个想要孩子的东西。这是不能抗拒的。

最早在我成为母亲的那一刻，缝纫活将失去它最后的机会。在制衣厂里，一切都是死的，在小孩身边，一切都是活的。他是人格化的爱。制衣厂跟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比算个啥。

但愿生的不是死胎！

先是有生命的，然后是无生命的工具。

为的是老来不孤零零一人。

埃里希考虑的是有马达的东西，它们也生气勃勃。一辆跑车的马力有几只老虎的力气大。

它是外形美观的形式和运动的统一体。

埃里希在他最清醒的时候为自己考虑的生活是双手干净，身穿白衬衫和紧身牛仔裤，干省力的活。或者不干活。

埃里希没有一秒钟想过宝拉。宝拉对他就像用作呼吸的空气一样理所当然。宝拉不想要任何理所当然能得到的，而是要比较特别的。

所以宝拉穿着自己做的围裙式连衣裙走在大街上。宝拉干净得咬牙

切齿。她的头发,她的裙子,她的购物袋,她的两条细腿,它们都争洁斗净,像一阵白色的气旋!

宝拉身上的特别之处也就这些。

四处的门槛上都坐着行将就木的女人,像被踩死的蜉蝣虫。她们坐在那里,像沾上稀柏油一样粘在上面,不停地打量着自己这小小的家庭妇女王国,她们是这其中的女王。有时是一种洗涤剂使她成为女王,有时是一种专利产品平底锅。

屋前花园的边上是整齐排列的栅栏,它把小屋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向日葵和灌木丛将内部世界同敌意的外部世界隔开。

有的人家好多人住一个小房子。宝拉也将得到一个这样的小房子,小房子里的厨房将由她来掌管,里面的一切都将锃锃发亮,让所有访客都心旷神怡。

宝拉从这些人面前走过并想着更高的干净等级。行将就木的女人中不时跳出一个来,拽着一个后生,怀里抱着个儿子或者女儿作防御工事,作为反对干净的未婚女宝拉的木雕排头军。那边一个女的飞身过来掩护她的儿子,因为宝拉在问他学校里的事。她打断儿子的话,骄傲地诉说她为儿子所操的心,为这个顽皮儿子给她带来的操心事而骄傲,她不好意思谈自己为女儿所操的心。她说,没孩子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有孩子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她还说,她很高兴不用再去做售货员了,因为为别人工作是不能使人感到满足的。她是被直接从收银台领到婚礼圣坛上的。

现在她身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可能是凶险疾病的症状。

医生找不出原因来。

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这个幸福就是,她为自己的男人所做的一切同时也是为她自己而做的。洗过的袜子,干净的衬衫、内裤和鞋子,她做这一切也都是为自己和孩子。她没法直接为她自己做点什么。

有时她去理发店。这能起到美化的作用。

如果宝拉问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她想要什么的话,那她想要的总是能对全家有用的东西,例如一辆够全家人坐的汽车,妈妈时刻准备在车里责罚孩子,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此外还可以用花瓶和靠垫来点缀汽车,这能起到美化的作用。

被责罚的孩子的尖叫声不断地从不知哪座房子里传出。这里刚止住,那里就又尖叫了起来。扇耳光的声音从反光的窗户里面传出。

宝拉说:别这么死打小卡尔,他也没做错什么,放过他吧。

这话刚说完宝拉就被喝斥闭嘴,因为她还啥也没生,没生过谁。

祖母的角色是安慰人。

所以孩子都喜欢奶奶。丈夫和妻子总是都不喜欢奶奶,因为她进行干涉。

自己的男人,就是爷爷,恨奶奶,第一,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恨她,这已成了可爱的老习惯,一下还不容易改掉,老了也就保留了这个恨,否则老了还剩下什么呢?除了这久经考验的恨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恨越来越强烈,因为奶奶早已失去了她唯一的资本——也许曾经有过的美丽。奶奶贬值了。对于爷爷这样的老朽来说,别的年轻点儿的女人早已落入别的累垮掉但却还比较年轻、还有谋取能力的男人之手。

年纪轻点儿的女人不会为了他这样的一个糟老头而拿自己在年纪轻点儿男人身边过的安定生活来冒险。

就是说,爷爷也日暮西山,虽然速度要比他那几乎是死人的老婆慢一拍,推后一些,但无论如何:死就是死,失去就是失去,少废话。第二,自己的老婆总是说他怎么从年轻漂亮的后生没落成如今的糟老头。

爷爷消耗掉了,奶奶被磨损。虽然看不见消费者,但还是给消耗了。

奶奶很清楚,男人自特定的年纪开始就永远属于她了,直到病入膏肓及接下来的死亡为止。他再不能从灶台边、碗橱旁、桌子上、洗碗池和饲料槽前逃走了。

不然让这个老家伙去哪儿呢。

老家伙靠她熬煮的饲料喂饱。

这样一来,无数尿湿的裤子和汗湿的袜子一如既往地打奶奶的手上过。

上了年纪的奶奶就做些小动作来报复他。她掌握着很多建设性的复仇可能性。

这样一来,为奶奶准备的无穷疼痛一如既往地打爷爷手上过,一长串可怕的日子。爷爷掌控着奶奶必须经历的每一天。亲自出马。任何他人不得干涉。

但爷爷习惯了,从小时候就习惯了,一天之内的所有事都让他的奶奶、妈妈或者老婆去做。他自己连炒个鸡蛋都不会。

他像孩子一样不独立,无论是举手之劳还是沉重的家务活;小小的一件事,微不足道的烦恼,一个破坏行为就会让他火冒三丈。

老年夫妻像紧咬住对方不放的两只昆虫,像相互撕咬的两只动物,一个的一半已经进了另一个的肚子。

肉有营养并且很有耐心。

远处走过一群中年女子,像一支骆驼运输队,她们的身影清晰地投映在地平线上。她们拎着装得满满的购物袋,拖着小孩往前走。

爸爸透过望远镜贪婪地盯着她们看。他裤子里的一些男性残余物激动起来。

厨房里妈妈大声呵斥,余下的又得全部安静下来。

太阳终于下山了。

可是宝拉这个蠢货,偏要爱一个人不可!

就算没有带花园的独户小屋,这一切仿佛还不够困难似的。

可是有头脑<sup>①</sup>就容易得多了,宝拉想。

---

① “有头脑”的原文与前面的“小屋”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译注

宝拉的身体将尽一切努力。

太阳终于下山了。

尽管如此，黑夜还是带给男人和女人许多可怕的东西。

可是宝拉这个蠢货，偏要爱一个人不可。

## 布丽吉特恨海因茨

尽管布丽吉特恨海因茨,但还是想得到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只属于她一个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了。

如果在能否得到海因茨还是一个问号的时候,b.就恨他,那么,当她有一天得到他,一劳永逸地得到他,不再费力讨好他的时候,当然这一点还很值得怀疑,那她还不知会怎样恨他呢。

布丽吉特暂时还得小心翼翼地掩饰她的恨,因为她自己还啥也不是,就是说,只是一个缝制胸罩的女工,并且想变成个谁,就是说,成为海因茨的老婆。

其他很多女工都是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或者其他东欧国家人。

她们要么结婚走人要么死掉。

众多人中的一分子其实就是啥也不是。

b.认为,作为众多缝制胸罩女工中的一分子,她啥也不是,甚至很多女工缝的边缝都与她是一致的。b.认为,只有作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分子她才是个谁。b.认为,因为海因茨是个谁,就是说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谁,会拥有一片自家的店铺,所以她也会自动地成为一个谁。

如果缝制胸罩焕发不出光彩来的话,那么,生命中的一切光彩应该出自海因茨。

因为书上读到的或者电视上看到的光彩总是源自另一个人的光彩,而且这个光彩又溯源到另一个人的光彩上,因为杂志和电影上说的光彩都是那些毫不相干的人的光彩,这些人经常连胸罩都不穿,更别提缝制胸罩了,因为光彩不是生来就有的,所以b.竭力地制造光彩。连续几小时不间断。总是围着海因茨。

她希望这份光彩中的一部分会反照到她身上。但是,但凡谁有光彩,都会保留给自己,这一点布丽吉特的妈妈应该是清楚的。她的光彩源自一个替补。什么时候消失?早在许多年以前。随着他的轿车远去。

布丽吉特的妈妈说,对海因茨布丽吉特现在应该放长线,但手不能松,现在还不能把门关上,以后再关上门,不过还是要紧抓他不放,使出无数的小花招,例如生一个小婴儿啦,把他拴在自己身边。但也要展示手上的技艺:例如洗衣服。

布丽吉特的妈妈显然还没满足。

布丽吉特妈妈的嘴里显然还有一处空的。

这是一场无情的狩猎。

无论是被追猎的海因茨,还是精疲力竭的可怜猎人布丽吉特都没有喘息的机会。猎人的处境有时会比猎物的更为不利。

在布丽吉特这个特例上,她的处境要比他的更不利。

苏茜光彩照人。苏茜在太阳下纵情追逐一只蝴蝶,一只所谓的黄翅蝶。她的金发就跟金发似的。

有的人只要有阳光就会光彩焕发,而另一种人则需要一片配套齐全的电器安装店铺才能焕发光彩。

b.不应该不知足,而应该像苏茜那样,有点阳光就心满意足了。

果园里的苏茜浑身洒满阳光。果园不是她的,而是海因茨的,就是说布丽吉特的。b.一个鱼跃扑向苏茜,把她扑翻在远离任何光彩的地

上。她恨不得把苏茜埋到地底下的烂泥里去。

布丽吉特压在苏茜身上,喘着粗气解释说,为什么每个人可以对他的财产为所欲为,而对于他人的财产则只能做财产所有人所允许做的,在这个特例上就是她,布丽吉特,所允许做的。举个例子:在工厂,b.说,我必须干别人让我干的活。但在我的铁制单门挂衣柜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它是我一个人的,我可以把它弄得整整齐齐,也可以把它搞得乱七八糟,完全凭我个人喜好。当然是弄得整整齐齐。在食堂里我必须与同事友好相处,因为食堂是大家共同拥有的,但在我的饭桌座位上,我可以高兴怎样就怎样。它只是我一个人的。就是得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她把苏茜的头按在小水洼里,直到海因茨过来把苏茜从她手里夺出来。

如果我们工厂老板到我家里来的话,布丽吉特接着说,那他在那儿也只能做我所想要他做的事,因为我的家就是我的宫殿。无论它多么狭小,在那里我也能发号施令。

您厂里的老板永远不会到您家里去的,因为您那么不友好,苏茜嘟哝道。

真的不会来?说不定他会来一次。谁也阻拦不了他这么做,就连像您这种什么事都想阻拦的人也办不到。我的工厂老板您可唬不住。

说不定哪次他就来看望我和我妈妈!

那家伙永远不会来的,苏茜说。因为您无关紧要。因为您是这个世上最细枝末节的,最无足轻重的。

可他如果来的话,那他在我们家里就必须听候我们的吩咐,这甚至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布丽吉特带着哭腔说。她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五分钟后这两只好斗的公鸡坐在一起喝咖啡,吃蛋糕。

布丽吉特说的话很有意思,满是玄机妙算,散发着经济生活的气息。

如果布丽吉特将来拥有了她自己的店铺和海因茨,那么,这次谈话的结果说不定会让她派上用场。

## 爱情现在总算来了

爱情现在已经来过n次了,可是好点儿的生活对宝拉来说还是没有开始。天哪,快让这桩弄僵的事获得生命和进展吧!

宝拉根本就不能够真正地享受她的伟大爱情,因为五点钟她就必须起床给爸爸做早饭。宝拉知道,伟大爱情有待时日,它的长大需要时间。宝拉没有时间。

在同一时间里宝拉娘扛着耙子向山坡上的草场走去,去经营她的小小帝国。娘不停地举目四望她的帝国,从一个家庭妇女的边界到另一个家庭妇女的边界。娘的脑袋东摇西晃,寻找非法的越界者。

娘的目光不停地从帝国的开始扫向帝国的尽头,不断地来回张望,拥有这么一个家庭妇女帝国,令她开心不已。

其他人拥有的也许更多,他们也许是木匠、机修工、铁匠、瓦匠、修表匠、屠夫!或者熏肠师。

不过一家子身体倒也健康。

如果哪天娘的心情不好,她就会想,熏肠师老婆,比如说吧,不仅拥有自己的一个家庭妇女帝国,还有自己的一爿熏肠店。于是她就用锋利的耙牙踹孙子小弗兰茨。小弗兰茨发出的号叫弥补了娘心中因熏肠师老婆有

两个自己的帝国,即一个家庭妇女和一个女熏肠师帝国而引起的不快。小弗兰茨发出的号叫重又把娘的注意力勾回到事情的核心上,就是她自己拥有一个女人所能想有的一切。一家人身体都健康。熏肠师老婆的事立马给抛到了九霄云外。耐心地哄小弗兰茨。娘还能再想要什么呢?什么也不要。

宝拉的娘不能再想要什么,因为她在一无所成之时已经消费了她的命运。

因为宝拉的娘不能再想要什么了,因为已经太迟了,所以她心满意足。

娘心满意足地走向地头。她倾听自己的心声,里面是不是有哪儿传来歌声或者有只小鸟在鸣唱,可是,她所能听到的只是癌症撕咬她身体时发出的吱吱声。连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对付癌症的烧酒娘都没有。

癌症见过比这个废墟一般的下身要更为漂亮的东西。在婚后漫长的岁月里,下身经历了不少事。坐在滚烫热水里流产的事我们就根本不想去说了。

医生永远不可能看到的,现在留给了这个可怕的致命顽疾。就仿佛人一辈子积蓄他最后的一点力量,就是为了被缓慢而痛苦地糟蹋致死。

爹说到底为谁践蹋了这个下身?为病痛。病痛将所剩下的那点东西全部纳入囊中。所剩本已无几。

娘虽然在周末报上读过很多关于这种危险疾病的报道,巨大的恐惧还是让她惶惶不可终日。虽然报上说要保持心态平衡,恐惧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但她还是怕得要命,完全失去了平衡。

一天,宝拉说要去妇科医生那儿一趟,去开一点避孕药,省得到时候生一大堆孩子。你这个猪,亲娘马上说,让一个外人在你身上乱搞,见你的鬼去吧。只要宝拉还在她的帝国之中生活,那她就不许这样做。

宝拉内心很平静,因为生活在娘的帝国之中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她马上就要生活在自己的帝国里了。

埃里希却对一切无动于衷。

缝纫活现在让宝拉如坐针毡。去小镇上的师娘家只是为了分散对埃里希的注意。宝拉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可惜,我们将不会得到关于试验品宝拉的确切数据。宝拉想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再见,宝拉,在更安逸的私人生活层面再见!

宝拉一从她当学徒的缝纫店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换上她最好的一件红色连衣裙,往山上走去,向着埃里希的方向。在山上宝拉又像回飞镖一样被拦截,还没等她缓过气来就转身,屁股上被踢上一脚,这个姑娘马上就往家赶。

宝拉跑上山,被以自己的身体为轴心转了一圈,就又往山下赶去,像个火灾报警器。就是说劳而无功。

山上面的大权握在埃里希娘和埃里希外婆手里。

真正手握大权的,是家中唯一的男人,埃里希那从前做公务员的继父。其实等到最后清点他的业绩时,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

哮喘,继父就叫这名字,因为他得的是哮喘病,让这两个年老体衰的女人正常运转,这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它令哮喘开心。令这两个女人稍微有些开心,不过仍是开心事。

他不动声色地操作着,以公务员的方式操作。

他不动声色地操作着,完全凭借他的人格魅力。退休病号哮喘像一只乌龟一样趴在原地不动,吃着、喝着递过来的东西和电视节目。

哮喘像一场噩梦悬浮于一切之上,内部发出可怕的声响。

哮喘绝对地掌控着一切,一如他从前掌控联邦铁路小小的一个部分那样,但那小小的一个部分却是他最根本的部分。哮喘经常提及那段时光。接着就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上气不接下气。

哮喘对他做铁路职员时期发生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却又真实的事件的叙述,因气接不上来而时不时给打断,娘此时则把他从里擦到外,从上擦到下,性趣盎然。

性趣,娘已经多年没有感受了。

娘从前偶尔有过性趣，为此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她带来了一堆孩子。

紧随性趣之后的是持久的幸福，这一幸福虽然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却是稳固的：拥有孩子的幸福。

哮喘像一只来亨母鸡一样，性趣盎然地接受着护理。

哮喘想要娘抹去内心对从前欢乐的任何记忆。他恨不得能看着她用指甲去抠地板上的脏东西。可惜，只有娘的死才能抹去她从前做下的一切不干净。

哮喘严厉地看管着他那过去经常失足的老婆。哮喘和他的老婆已走上了正道，他们已经半截子入土了。就只需一会儿工夫了。

在祥和的山区氛围里哮喘看着他的老婆干活。娘有毛病的臀部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抗议对它这样的粗暴对待。无济于事。总得有人去做，而这个人就是娘。只有感激帮助她。

感激帮她拧一块湿抹布。

关节炎为此感到高兴。

娘就像一只空豆荚或者一只空荡荡的购物网袋，里面的一切早已漏得一干二净。像一张布满窟窿的网。

而此时宝拉正朝着山上跑来。对埃里希娘来说邮车的喇叭声是宝拉下班回来的信号。

她已经在上面等着了，这个娘，啊哈，宝拉现在穿上刚洗过的内衣，宝拉现在梳整齐她的老鼠灰一样的毛发，她现在擦口红，穿上价钱便宜式样漂亮的塑料鞋。现在挎上白色小包，颜色与这身打扮还挺般配的。现在该做的就是：开步走！

去找埃里希。

娘这会儿也不慌不忙地行动了起来，今天的信条是：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

宝拉这时已经出现在了拐弯处，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老太婆扑来，愤怒

而又执著。当为着一个男人的时候,那是行的,如果是要去干活的话,那就突然不行了。娘顿时恨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

宝拉朝着埃里希娘冲过来,犹如小鸟撞向窗玻璃,撞向水泥墙,结果如出一辙:此路不通。

开步走。下山,朝反方向走,请最好鼓足点儿劲来。

娘说,宝拉没在这儿落下什么。宝拉其实把整个心都落在了这儿!

娘要埃里希一如既往地伺候那唯一——头为爹爹咖啡提供牛奶的奶牛,另外还要给猪送喝的水。娘患骨结核,埃里希应该替她分担这不济的命运。娘理应在生活发生转变以后得到比结核更糟的,得到的却是一个职员。宝拉理应得到比这更糟的,她将得到的也就是这更糟的东西。

埃里希是用来干粗活的,脑子够用时也干一些细活。

您好,我来找埃里希,宝拉也就能唧唧喳喳这两句。跟在埃里希屁股后面转,她也不害臊。埃里希是她最具创造性的财产。

宝拉像能吊起来<sup>①</sup>的玩具动物一样又嗖的向山下奔去,每一步都拉大她同自己的目标——埃里希——的距离。

娘不干活的时候就一直坐在她窗前的瞭望孔前面,警觉地观望着山坳口那边的动静。

而宝拉不干活的时候就一直坐在通向山上的路口,警觉地向上面的山坳口观望。

而外婆则坐在她房间里的窗前,外婆已经老到不受欢迎的地步,如果不是有女儿和抚养女儿的哮喘女婿,也早就一命呜呼了。外婆的生存悬于一丝,因为多一张嘴就已经够多的了,哮喘一个人就几乎把所有的一切给吞噬掉了。

外婆和娘轮流监视着,不让任何人带走她们的埃里希。哮喘反正是没人要的了,他是她们的了。现在不仅每一个人都恨其他的人,现在她们还

---

①“吊起来”一词的原文还有“戏弄”的意思。——译注

一致地恨这个只能奉献她自己和她的爱的宝拉。

这太微不足道了。

宝拉一定会为着自己的肮脏目的,为一个小屋,一个孩子,几个孩子和一辆汽车来剥削埃里希的劳动力。埃里希对宝拉的殴打根本不能抵消宝拉可能从埃里希那里得到的好处。殴打永远抵消不了金钱。金钱比殴打要重得多。

宝拉则只能奉献自己和她的爱。

这太微不足道了。

## 苏茜和布丽吉特之间的不同

## 苏茜和布丽吉特之间可能的共同之处

苏茜和布丽吉特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变更分界线：灌满咖啡的壶。这条清晰而令人痛苦的分界线将她们两人规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又将这两个冰火两重天的人物分隔开。可一旦一人端起壶来倒咖啡，那苏茜和布丽吉特就突然不再是不同的，而是一致的了。

例如，其中的一个区别点就是，苏茜想为全人类，为所有人，大的或者小的，特别是为全世界那些忍饥挨饿的小婴儿争取善的，因为她是女人，而且很快就要做母亲了。忍饥挨饿的小婴儿对苏茜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事，她心底的女性为此勃然大怒，她心底的未来母亲奋起反抗。

鉴于上述原因以及为了上述目的，她甚至还顺带参加了一个政治性的学生协会并积极加入到一支民间舞蹈队的活动中。政治性协会的事她巧妙地瞒过了可爱的父母，加入民间舞蹈队的事则四处张扬，像雄鸽炫耀它的母鸽子一样。

布丽吉特要的是海因茨。苏茜首先想要的是讨论和辩论。她想到许多话和与之相关的对象，但在想到它们的同时就又把它们给吐了出来。

苏茜每一张口就喷射出世上一堆忍饥挨饿的人。布丽吉特立即把攒奶油从苏茜面前挪开，以免被她的喷吐物溅到。在她就读的那所女子中学

能学到的是烹饪,苏茜也很喜欢这,因为这样一来,婚后她的丈夫和孩子就至少不用忍饥挨饿了,像苏茜张口就能报出的那些人一样。苏茜找到了很多关于饥饿和不公平的表达。布丽吉特只觉得海因茨同苏茜交往是不公平的。海因茨心满意足,在很多人还忍饥挨饿的时候肚子吃得饱饱的,这在苏茜看来是不公平的。她接着说,在民间舞蹈队里跳民间舞是件好事,作为有头脑的人关心世界上的疾苦,与跳民间舞恰好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是件好事。

布丽吉特就只知道一个词:海因茨。表示工作的那个词她虽然知道,但不说出口,因为这与她无关。她很自豪地说,与很多那些自己报不出名字但又活该忍饥受饿的人相反,她从来不感到饿而且将永远不会感到饿,因为只要勤奋就没必要饿肚子,而说这话的时候b.脑子里想到的是海因茨和他的勤奋,而不是她自己的勤奋。

b.自豪地吹嘘到,她总是饱饱的<sup>①</sup>,而海因茨有朝一日会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到用在他们两个身上都还多。

有时布丽吉特觉得一切都够了。这些东西有时一直堵到了她的喉咙口。如果在这种时刻她打量海因茨的话,那她所拥有的马上就微乎其微了。此时海因茨立马就应该行动起来,启动他的发动机,并取得工作成效。

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工作成效。

海因茨很有技术天赋,因此他的成效应该是在技术领域。苏茜和布丽吉特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而自豪。布丽吉特要比苏茜更自豪,因为海因茨是对技术俯首称臣并知道怎么与之打交道的人中的一分子。海因茨和布丽吉特将销售很多电器,海因茨甚至会修理电器。

苏茜要比布丽吉特更自豪,因为她将买得起无数这样的电器。接着她将给这个海因茨弄些需要修理的东西来,如果这其中的某个东西坏了的话。

---

① 原文的本意是“饱了,够了”,引申意是“受够了”。——译注

布丽吉特的手艺人自豪感和苏茜的所有者自豪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布丽吉特不是手艺人,海因茨是手艺人。海因茨也感到自豪。

海因茨自豪的是自己有朝一日能雇一个伙计,让他替自己去干那些脏兮兮的修理活。海因茨就只需要照管照管生意就行了。

苏茜这时仍然同情那些生活得不如她自己的人。

布丽吉特这时仍然不同情任何人,因为她得全神贯注于海因茨。

苏茜对海因茨不感兴趣。显然苏茜有了一切。

苏茜也同情布丽吉特。

布丽吉特同情苏茜,因为苏茜辨别不出海因茨的品质。

布丽吉特虽然不想让苏茜注意到这些品质,她虽然不想让苏茜眼馋得口水直流,嘴中说个不停还是海因茨的品质。

苏茜仍然同情布丽吉特,因为她仿佛弄不懂还有比海因茨更好的优质产品。

看得出,这两人之间横亘着一条自然边界,这条边界强大到难以推翻的地步。

布丽吉特更多是苏茜的敌人而非苏茜是布丽吉特的敌人。

海因茨认真地听着苏茜的讲解。他回过头,环视四周,希望能在哪儿找到一个苏茜所说的饥饿,她不是说有那么多嘛。然后他开玩笑说,谈了那么多饥饿和苦难,我还真想吃上一块煎猪排。

海因茨嘟囔着摸了摸他的肥肚子。

苏茜和布丽吉特同时噌的跳起来,像被两只塔兰图拉毒蜘蛛蜇了一样。一个抢着在另一个前面跑进厨房。苏茜出于虚荣,而布丽吉特则出于对苏茜本领的惧怕。

两个姑娘尖叫着,摔了个叠罗汉。她们各自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布丽吉特甚至还擦伤了表皮。海因茨则躺在躺椅上享受着沉默、自然和厨房里飘出的气味。他现在真想吃一大块佐以黄瓜沙拉的维也纳煎猪排。

他饶有兴趣地听着布丽吉特的叫骂和怒吼,布丽吉特正一把揪住苏

茜的头发,想把她从灶台旁拖开。可她就是办不到,因为苏茜训练有素,并且打网球和篮球。布丽吉特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通。布丽吉特狂叫起来。她像亚洲胡狼一样嗥叫,这美好一日的全部快乐融化在煎猪排发出的滋滋声响中。苏茜这时正在忙活。

苏茜敲鸡蛋时神定气闲,冷若冰霜,游刃有余,宛若死亡本身。

母亲也是屏声息气,一眼含笑,一眼含泪地听着厨房里的动静。爸说,这些姑娘为什么总是像母鸡一样咯咯叫个不停。母亲含泪的那只眼说,现在她的海因茨将落到苏茜手上。她把他拉扯大,现在得到他的却是苏茜,但她会伺候好他和他的肚子的,这不成问题。母亲含笑的那只眼说,布丽吉特现在只有眼巴巴地望着的份了。

海因茨娘的估计将是错误的,包括老人院的事。海因茨想,苏茜马上就不会再信口雌黄人间的饥饿了,一旦她一心扑在解决他的饥饿问题上的话。苏茜的日常生活将非常充实。

鸡巴深深地植入苏茜的尻里,家庭生活牢牢地植入脑中。

海因茨牢牢地掌控一切。

好了,猪排已经煎好了。

是苏茜做的。所以苏茜被允许将它们端上去。布丽吉特试图从她手中夺过盘子,还就数海因茨母亲一人眼疾手快,一巴掌打在布丽吉特的手指上<sup>①</sup>,发出的响声在空气中回荡。

我吃饭的时候喜欢安静,海因茨慢条斯理地对着哭闹不休的布丽吉特说。你给我安静下来,不然的话我的一巴掌也上来了。双重保险更牢靠。

双重保险更牢靠。布丽吉特立马安静下来,她想到自己的双重幸福,想到房子,想到电器店。布丽吉特沉默下来,为的是不损害自己的幸福。

苏茜自豪得像发面馒头。她的念头全是干净、纯洁的。

肥猪仔海因茨脑子里想的东西很不干净,狼吞虎咽让这些念头暂时

① 原文是“教训”的意思,字面意思是“打手指”。——译注

退居二线。虽然苏茜巧妙地掩饰住她两腿之间有什么,但那儿一定是有点什么,可是什么呢。吃过点心,喝完咖啡,肚子饱了后,海因茨想的将是苏茜的屁。

此刻海因茨什么也不想,他的下巴缓慢而又细致地碾磨着。

布丽吉特完全被愤怒所吞噬,自己则什么也吞不下。她试图贬低苏茜的煎猪排。海因茨又将苏茜的煎猪排抬高。他三下两下就把布丽吉特的那份也给吞了下去。就是这么好吃。

海因茨视自己为原细胞胚子,这是他慈祥的父母教他的。

海因茨认为,他和像苏茜这样的良种女人之间的结合必定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

苏茜虽然认为自己是良种女人,但不认为和海因茨会发生任何联系。苏茜要的丈夫是良种男人,而海因茨却不是。海因茨在苏茜的眼里是一个贪吃的无产者。对苏茜自己以及她爸爸来说苏茜是一个优秀的厨娘。

苏茜试图继续向周围的人解释苦难的根源,动员海因茨一家为消除这一苦难作出贡献。

海因茨爸爸和颜悦色地说,她应该住口,因为他的儿子海因茨狼吞虎咽的时候不想听悲伤的东西,而只想听欢快的东西。现在他的儿子海因茨正巧又在狼吞虎咽,苏茜难道就看不见吗?

她惊讶得说不出话了,她为公众的冷漠而感到羞愧,海因茨的父亲就是这种冷漠的化身。苏茜什么话也不说,沉入梦幻:又过去了两小时,怎么还不见有主治医生到来。

海因茨暗自幻想着那些小巧玲珑的东西:围着小围裙的小苏茜在他的厨房里。

结婚以后您会失去对它的兴趣的,少年老成的海因茨开着玩笑说。他是个从父母那儿获悉这一切的行家、专家。海因茨说话总是使用带有普遍性的语句,仿佛他知道、学过,或者有过这样的经验。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他从自己的父母和同事那儿获悉的。他的父母本身就是一窍不通,不然的话

爸也不会去做长途货车司机了。不然的话妈妈也就不需要不间断地勤俭持家了。无论男人是个什么东西,家务活是免不了的。听海因茨说话那口气,仿佛他拥有十分丰富的生活经验,实际他却没有。

苏茜大谈她的业余爱好:外国和外国人。

行家海因茨说,我们这儿最好。苏茜对此不屑一顾。尽管如此,海因茨还是自以为是,海因茨,这个男人中的豪杰。此时布丽吉特表现出她对海因茨家的瓷器和小勺子是多么地不在乎。

布丽吉特用手护着这些瓷器,以使它们免遭陌生人的损坏。

她让人看到她是多么喜欢这些碎花图案的瓷器,她两手像捧着刚出壳的小鸡那样捧着咖啡杯。很轻。真不想让这双未经训练的手去拿。海因茨父母很尴尬。苏茜此时也许会认为,瓷器对海因茨一家来说是些非同一般的东西,而实际也就对女工b来说非同一般而已。海因茨父母忙不迭地说,他们每天都用碎花图案的瓷器盛饭吃,如果打坏一个的话,喏,那就再去买一只新的好了。

布丽吉特以为,面对这么些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目前在海因茨那儿偶然察觉到的那些外国念头一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她则不会消失,因为她是从小父母那儿遗传来的国内念头。布丽吉特错了。

苏茜抬手就去抓咖啡壶,就仿佛这壶是铁皮敲的,并且已经属于她的一样。这可不是监狱里的铁皮碗,这可是我未来夫家的瓷器。未婚夫!布丽吉特想从她手中夺过咖啡壶,护起来,像晃动婴儿那样抱在胸前,这样一来每个人就都会看见,她是多么珍惜即将属于她的那些东西。父母应该闭嘴,到了老人院他们就可以用铁皮钵头扒饭吃了,这些老不中用的。

两个姑娘中的一个是大错特错。同往常一样,错的是布丽吉特。布丽吉特和苏茜以爱和女人的方式犯错。

苏茜是成功的,因为她是真的可爱,这对她当然也是小菜一碟,因为这不会花去她一分一厘的钱,还能让周围的人高兴。即使要花费几个小钱,那苏茜也花得起。

布丽吉特没有成功,因为通往海因茨的道路满是艰辛,从而使得她自己也变得冷酷无情,痛苦不堪。布丽吉特可不能破费任何东西,只能破费她的实体。现在就已经有许多不请自来的客人在上面啃了:单调乏味的胸罩流水线是其中最不受欢迎的。布丽吉特的实体单薄得像快洗破的真丝布料。

只有毅力在坚守阵地,爱情早就去睡觉了。谁能坚持那么久不睡觉?爱情又一次惨遭失败,野蛮大获全胜。

每次都是苏茜赢,因为她是那么可爱,那么善良。因为她是人性的。布丽吉特是非人性的。

布丽吉特不顾一切地争夺咖啡壶。柔弱而女性的苏茜不得不松开咖啡壶。坚硬而非女性的布丽吉特得意地夺过咖啡壶,咖啡壶抱在了布丽吉特的怀里:赢了。苏茜说我们家有一只比这漂亮得多的壶,我马上就到那只壶那儿去。

海因茨母亲起身拦住苏茜,让她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只要她留下来,她答应买最最漂亮的咖啡壶。她把苏茜拉到胸前,无数年前海因茨还在这里吮吸奶水,奶水后来将他喂养成一个只注重本质的男人。不注重非本质的——布丽吉特。

海因茨母亲对苏茜说,她们要女性地团结一致对付坚硬而非女性的——布丽吉特。

苏茜以她的女人气和柔弱最终赢得了战斗。以后就这么做,苏茜!不要变得冷酷无情!

海因茨恨不得扇布丽吉特一记耳光。紧接着海因茨真的扇了布丽吉特一记耳光。一个男人必须把他打算做的事付诸实现。这种不公正让人寒心!话说回来,布丽吉特是想保住这只家传的壶不受闯入的外人损害。她依旧紧搂着这件瓷器,与对b.总是冷冰冰的海因茨不同,瓷器已经有了体温。

桌布上有一大块褐色污渍。苏茜飞快冲进厨房,以便给她的本能提供

空间,本能对她说:擦桌布!

一块潮抹布忽然出现。苏茜以个人成功的美丽姿态让潮抹布滑过桌布。我只会把壶给婆婆或者海因茨,不会给您的,布丽吉特说。可是没有人去理会她。由海因茨和其父母构成的欢呼人群对苏茜报以热烈的掌声。

布丽吉特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是她的两只戳破的爪子还仍然握住那只壶的话,谁都不会看见她。

布丽吉特以她的非女人气所做错的,重又让苏茜给抹平了。

为此她还不要任何感激,不不。

布丽吉特要的则是海因茨。

这样下去可不行。

## 有爱者事竟成

牧师说,爱是通向你的一条路。宝拉力图与埃里希沟通。就是说,宝拉所找寻的通向你的路更接近于滚滚红尘。宝拉寻找一个能和埃里希相会的基地,从而使他们能在上面携手脏污。

一个体系无论多么严格,上面总会有能让人钻过去的漏洞。爱情常常就在于找到这些漏洞。宝拉的爱情立马就想到了食品店,她未来的婆婆把埃里希总是去采购一星期食物的这家食品店给忘了。她总是让他带上一本小本子,要买的都写了在上面。埃里希把写着物品名称的本子递给小店领导,这位先生就把东西一件一件放进旅行背包中,背包慢慢变得越来越沉,向着小酒馆的方向倾斜过去。

埃里希四周都是女人身体堆砌成的墙,甚至砌到了埃里希的身体内。尽是些娘们,每个年龄段至少有一个,她们身上结出的果子在食品店门前聚了一堆,像葡萄串一样挂在入口处,踏上滑板冲进汽车、运木材车或者小轿车肚里,钻到摩托车、客货两用车和有拖挂的货车轮下,极少数时候钻到拖拉机底下,它的爬行速度让人还能来得及避让。身体果实的自然减少是明显的,这是事实。不过没关系,因为如果落掉几颗的话,还可以搞新的出来。搞,这已经让人不那么舒服了,挺个大肚子,这可能会更不舒服,

生产,那可绝不是闹着玩儿的,拥有,让人大为光火。但无论怎么说:母亲又可以有保障地存在,又有了几年存在的理由。

人人看得出: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丈夫认为:现在我除了老婆外又多了一个可以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的东西,孩子身上的肉软绵绵的,只是面积太小点儿。

女人认为:我已经稍有成绩,这对我是一个激励,继续努力。

小孩本身:主角,是徒劳虚度之光阴的活生生辩护,为被无聊劳作充斥而膨胀的时光进行辩护。这些劳作从不以自我为目的,总是为着别人,背地里却心怀鬼胎地盘算着,至少最终能在星期日布道中又像闪耀的圣母之光归咎到一个人身上,而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劳作虽然终又回落于一个人,但不是作为神圣之光,而是作为沉重的负担,最终将一个人砸得稀巴烂。一天,一堆名叫妈妈的不成形东西最后一次同早已埋在坟墓里的一个名叫爸爸的上床。

真正的主角——孩子——则被裹挟、蹂躏,直到他能走路,踏滑板车,然后就是被扇耳光,被勒令去拎沉重的购物袋,被镰刀拦腰割断,被汽车碾成肉酱,或者跌进溪流中淹死,落到喝醉酒的父亲手中,被扔进自己亲手劈出的劈柴堆里或者某个坏人手中。如果他经受住了这所有的洗礼的话,那十五岁的时候还可能喝醉酒后驾着轻骑撞上水泥桥墩。

经常可以看到,小孩刚想出去玩就被拉走,脑袋上响起一阵爆栗子的声音,身上被连踹几脚,然后被责令背上双肩背包去买畜饲料。黏土和食盐。

在众多母亲狐疑的目光下,在对埃里希投来赞赏一瞥的期待中,我们的宝拉给在食品店前玩耍的孩子分发糖果吃,此时她对于这一切还一无所知。所有大一点的孩子都不允许把糖吃下去,而是要把它带回家给还是小婴儿的弟弟妹妹或者还是小小孩的弟弟妹妹吃。如果他们还是悄悄地塞了一颗进嘴,那马上就会响起巴掌声,打得小牙齿一个个晃动。

灶上正在煮着的锅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撂到一边,女人像复仇女神一样冲向任人宰割的婴儿,扯下他身上给屎尿弄脏的衣服,风风火火给小笨

蛋套上刚洗过的雪白包裹布。许多张嘴在沾满尿尿的婴儿连衫裤上亲吻。送脏衣物进洗衣机。散发着恶臭味的褐色衣物如何被比白还要白的东西取代,这是自然界中一再重复的一个奇迹。脏衣物已经被遗忘,太阳又露出了笑脸。正在做客的许多张口围着婴儿,对小婴儿说你这个小猪娃,对幸福的母亲说你这个勤劳的母亲。

宝拉常常渴望埃里希。妈常常渴望大扫除。

瞧,他已经来了:闯入者埃里希。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男人在由女人身体、颤巍巍的退休老人和身背重物的未成年人构成的背景衬托下显得特别精神。他的存在像是给这团乌烟瘴气拉上幕布。

柜台后面站着的女人手上没有结婚戒指,穿着白色工作服,腰板挺得笔直作响,其中一个未婚先育的母亲,她的儿子快可以进森林里干活了。波浪长发,工作服下面是新从商店里买来的毛衣,平底系带鞋的上端是又白又粗的腿肚子,满口金牙,戴着十字形坠子的金项链。一堆问及娘、外婆和爸爸的难题劈头盖脸地涌过来,埃里希回答的速度要比提问题的速度慢上许多。埃里希面对这么一大堆问题一筹莫展,犹如被栅栏挡住去路的公牛。很好,谢谢。通常只喜欢乡间清新空气的眼睛不适应霓虹灯的光线。霓虹灯光不自然,也不健康。埃里希又高大又漂亮。

女售货员立马对爱情有了一丝渴望。

埃里希可以散发的爱不仅少得可怜,甚至根本就没有。就连与他最亲近的家人,他们为了他以及为了打他,不止一次把手都给扭伤了,也别想能指望得到埃里希的爱。埃里希想锤死自己的爹和娘,可又没这个胆量。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折磨一条小狗,一只猫或者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折磨一个小孩也是有趣的。

宝拉如果知道这些话,心里不知会有何感想。

宝拉一心冲着爱情而来,就像猪冲着橡子果而去。

宝拉身上的每一个缝隙都在捕捉埃里希的气味,为的是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他。

小酒馆静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但很快它就要加入到性别大战中去了。

虽然喝醉了酒打人要比没喝醉时来得容易，但从中获得的东西却少了些，因为喝醉酒后打人，人就仿佛在腾云驾雾，对此连一丝美好的回忆都留不下。埃里希还得先找到一条可行的折中道路，为此他还需要很多年时间，直到年老体衰或者让一棵树砸翻在地为止。无数年的磨炼。

宝拉仍然认为，生活和爱情就在自己的面前，她还不知道，自己面前唾手可得的，最多也就是她自己的爱。一切都得自己去做。做了以后就会有所收获。如果自己去做的话，那就不会错了，说到底，不能完全相信某个人。

外面想起刺耳的刹车声。一个人逃脱了。

宝拉将埃里希连同他所购买的物品护送进旧仓库中。早在他们之前就有过一群健康的乡下孩子进到这里来过，然后又病恹恹地走出这里。有的人甚至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幸福，紧接着又失去了它，但大多数人在那里找到的是不幸。少数人在那里找到了某个有意思的东西。幸福感在这里不是惯例，这里只有算计，相加和相减。一切寒气袭人。

期望落空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曾经有人在这里说过，我们马上就是三个人了。有些婚姻在这里破裂，有些人在这里心碎。这里的主宰是激情，只是至今还无人能见识到它。走进这里时是感情冲动的低能儿，走出这里时还是感情冲动的低能儿。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发生的，根本无足轻重，什么都没有改变。主宰这里的是下身法则，与用于干活的森林法则有些不同。不同型号的奥妙牌浸液接下来吞噬掉脏污程度各异的内裤，洗涤干净后的这些内裤重又昂首阔步地走进仓库。

旅行包的重量是重了点，又加上老酒先生的影响，埃里希脚下打了个趔趄。宝拉感到胸口痛，呼吸困难，因为她等待的是某个伟大的东西。身材高大的埃里希已经在这里了，不会再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跟来了。

宝拉满心企盼着爱情，却没有得到它。埃里希走后，宝拉在梁柱之间，

在腐烂的饲料槽内、在干草中、在粪瓢里寻找爱情，找了好长一段时间。

宝拉只感到下身在作痛。

埃里希则已经向山上走去——满心欢喜！

宝拉知道，爱情在遭受损失、不幸的时候，在跑车出车祸的时候，死在外科医生刀下以及悲剧性自杀的时候会作痛。

爱情在来的时候怎么会作痛呢？而不仅仅是在她走的时候痛？

宝拉坐在干草上，用一块星期日手帕擦掉血。一直萦绕脑中的孩子念头几乎在转瞬之间变成了可怕的恐惧和现实的危险。朝思暮想的孩子变成了令人惧怕的东西。宝拉及其后果。

如果说，宝拉以她发育不良的身体、发育不健全的智力、半道夭折的裁缝手艺和红色新连衣裙都留不住埃里希，连留住他两分钟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宝拉又怎么能用一个孩子留得住埃里希呢？

我们之所以没有描述埃里希和宝拉之间的爱，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过爱。就像是一个洞，人摔进去，然后爬起来，瘸着腿继续向前走。除了折断了一个人的青春，其他都完好无恙。

家中的大扫除日也爽快地吞下了那块红手帕，如同吞下爸爸和哥哥散发着汗臭的工作服那样。快乐、痛苦和劳动之间的联系是那样紧密。

得到并且留住埃里希，对宝拉来说是一件费力的活。爱情现在不再处于下身，只盘踞在头脑里。下身里的一切都枯萎，没有任何感觉。

这样一来，下身乐得清静，省却了一堆事。

宁愿有崭新的、闪闪发亮的一间厨房，也比有腹中的快乐好。快乐会消失，而厨房却不会长腿跑掉。

还得买一台洗衣机来。

现在宝拉必须把机器的功能与走钢丝演员的灵巧结合到一起。

对她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是摔下去。

对她构成威胁的，是倒霉的月经不来。

并不是任何一件倒霉的事不发生都是好事。

## 可 惜

有的不只是在果园中的周末，布丽吉特想，周末一过义务就在召唤：布丽吉特，过来！

很多人走进工作时身上什么变化也没发生，走出工作中时人却已坚硬冷酷并恶化。

布丽吉特不想让自己变得坚硬冷酷，而是想让自己怀上孩子。

布丽吉特的脑子里就只有海因茨。海因茨坐在长长的一块沼泽地的尽头，在她众多的女同事的脑海中他所占据的位置与之大体相当。只是，并不是每一块沼泽地的尽头都坐着一个在那里招手的海因茨，也没有镀铬的水龙头，没有全套的卫生间设施、热水器、热水存贮罐和抽水马桶。

坐在其他许多沼泽尽头的人在智力上、体魄上以及性格上都低于海因茨。

他们常常没有责任感。

布丽吉特也没有责任感。结婚以后，布丽吉特会像其他许多结婚前放荡不羁的年轻女人那样，学会有责任感。

海因茨出于对需要休息的身体和朋友的责任感，坚持去打保龄球。出于对海因茨的不信任和猜忌，b.跟他一道去打保龄球。打保龄球的时候，

海因茨经常能看到陌生的女人,有时甚至能看到没有合法所有人的女人。

对于像海因茨这种需要婚姻锻造的意志不坚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主子的女人非常危险。

当布丽吉特接下来在床上完全并全部地拥有海因茨的时候,当熏人的啤酒气味四处飞溅的时候,她就会真正地感到感激,两只青蛙腿就像被无形的手推着一样,自动分开。

虽然一如既往地什么也感觉不到,但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布丽吉特心情愉快。

这一切很有必要,因为又一天艰辛的劳作摆在了她的面前。

## 果不出所料

果不出所料，宝拉的月经没有来。

宝拉忧心忡忡，因为每个月必来的倒霉事不来，宝拉周围还没有女人不把月经看作是倒霉的，紧随忧虑的，就是真的毫无踪影。

到目前为止，爱情还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东西，现在已经有东西不来了，这预示着有某个激活宝拉功能的东西要来。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生命的气息或者埃里希的鸡巴在宝拉身上掠过，不仅仅是掠过而已。

裁缝活还一直在那儿，只是埃里希总是不在。

宝拉不能去山上，这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因为即使在山脚下，那甜蜜的秘密也笼罩着她。

宝拉得先把这个甜蜜秘密告诉自己所爱的那个男人，这样接下来就可以结婚了。

宝拉的这个秘密很快会让她的面容变得柔和，她的目光变得真挚，她的肚子变得肥大，她的乳房变得鼓胀，她的脊椎变得隐隐作痛，她的裤子变得丰满。原因：宝拉恐惧粗暴的父母，但心中却装着一个甜蜜的秘密。

宝拉还没有对埃里希说过我爱你，因为她几乎不了解他，这会儿就一下子把它都给解决了吧：我爱你，而且我怀上了你的孩子。

宝拉也得把这事告诉她的爹和娘。哦，天哪。

在怀孕这段时期，宝拉特别需要埃里希，因为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危机状态，对女性的每一个身体组织来说这都是一个负担，不过是令人高兴的负担。在这段充满良好希望的时期，宝拉特别需要诸多谅解、关怀和保护，保护她不遭受野兽的袭击，粗活的连累，不遭受暴打和非人的待遇。每每遇到非人的待遇，无论它是多么微不足道，宝拉都会想你们有一天会后悔的，如果你们知道我感觉到体内有一个生命在成长的话。未出生的生命正在宝拉的体内对着太阳伸胳膊踢腿。

宝拉有时会在不健康的噩梦中设想那将发生的一幕，如果她对爸爸说：喂，爸爸，我现在特别需要关怀和照顾，因为我体内有个未出生的东西在对着太阳伸胳膊踢腿。恐惧的铁手将揪住她。虽然爸爸自己也搞出过孩子来，并且还在不断地搞出来。

他会说，太好了，我的外孙子这会儿正好从我女儿身体内钻出来，热烈欢迎，只管走进来好了！我们家现在又有年轻的、刚形成的婴儿生命，关键是，幸福吗？

而娘，她会对这一快乐且漫长，但又并非无休止的状态给出行家的鉴定吗？她会竭力护理并调养她的女儿吗？她会帮助置办婴儿用的物品吗？选蓝色的还是粉红色的？或者黄色的？这一定很有意思。这样一来，不仅宝拉会过上好日子，甚至还有那第二条生命。立马就有两个幸福的生命，而不是唯一的缝纫手艺。

而埃里希，这个幸福的爸爸，则将在母亲和孩子身边度过每一分钟空闲时间，每一分钟空闲时间他都会用来照顾他年轻的老婆，戒掉喝酒的习惯，不再憎恨任何人，不再胡乱花钱等等。

宝拉打算把满腹心思说给娘听。理由：娘已经做过无数次娘了，因此，宝拉现在的情形她是清楚的。她甚至比男人更能理解这种情形，男人也就能做个爸爸而已，除此之外，他同这种烂事没什么交道，那是女人的事。宝拉要对一个女人，即也是女人的娘，讲女人的事。

宝拉对娘的女性情怀满心信赖，这份信赖结果打了水漂。

娘恶狠狠地盯着宝拉，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sup>①</sup>。以前给母亲的肚子增添负担的所有孩子似乎也卖力地跟着一起抡榔头锤，这个女人的力量突然间变得那么大。

到目前为止宝拉只听说过林中斧头砍东西时发出这么响的回声。如果不是满腔仇恨地殴打的话，那么，打死宝拉会是件愉快的事。爱相融，而恨，恨相离。宝拉娘因宝拉腹中的孩子而憎恨她。宝拉身上的几个重要器官在这样的处理下粉身碎骨。

宝拉娘无数次地憎恨她的男人，因为自己肚中的孩子，因为增加的劳动以及令人作呕的生孩子过程，也无数次地憎恨自己肚中的孩子和后来来到她的肚子之外的孩子，现在娘的神志彻底不清醒了，所以她不仅憎恨她自己肚子外、女儿肚子内的孩子，还连带憎恨女儿。旁人会以为她没有正确调教自己的女儿，出这种丑事，让人看笑话。不仅每天累死累活，还要被人指指戳戳，让人看笑话。宝拉娘立马就能列举一串人来，那些伐木工连同家属，他们同样立马就幸灾乐祸地看着她遭遇不幸。

对于发生在其中一部分人身上的不幸（生了个痴呆儿，父亲因为猥亵儿童坐牢，娘被摘除子宫，爹被倒下来的树砸死，娘跑了，跑进工厂中，小孩上学两次留级，因喝醉酒而被吊销驾照，滚下山崖，崭新的椅子让儿子戳得稀巴烂），自己也曾经偷着乐过。

对于自己遭遇的不幸，这帮白痴现在可能会变本加厉地乐，一想到这浑身就毛骨悚然。

宝拉怀上孩子啦。

宝拉怀上孩子啦！

谷底中弥漫着的仇恨趣味盎然。

这仇恨像野火一样，从一座山头烧到另一座山头。

① 原文的引申意思是“狠狠地盯着宝拉，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字面意思则是“削尖宝拉，用榔头将她锤到地底下”。因此，下面紧跟着的一句里出现“跟着锤”的说法。——译注

而宝拉身在其中,甚至可能是纵火者。

宝拉乖巧地跑到她那也是娘的娘身边,把乱如鸡窝的头钻到她的怀里,就像不幸童年时期的小宝拉从前常做的那样,宝拉乖乖地跑过来坦白,想讨几个毛衣编织和绒线勾织图案来作样子,编结讨喜的蓝色或者粉红色小上衣,为埃里希的果实编结。宝拉的信赖换取到的回报一如既往:声嘶力竭的叫骂和殴打。

宝拉的脑袋也就命悬一丝,未来母亲几乎体无完肤。

如果身强力壮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这现实场景中,那会有更好看的!

说到什么就来什么,他获悉这个全新消息的方式是电报式的,可别浪费了宝贵的殴打时间,娘已经为殴打宝拉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其实她也还根本没有听清到底是怎么一码事,是怎样的一个前因后果,只知道打,不停地打。

殴打接着就继续进行,来,愉快地去追猎,现在是最适合狩猎的季节,以前的那头猪是谁,现在的这头猪是谁,是哪头猪现在无论愿意与否都得结婚?

这样折腾了一天竟然没有流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是肥头大耳的埃里希。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宝拉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宝拉身上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常言道,心灵的创伤比肉体的创伤更伤人,不过,在上述情形中,宝拉肉体上遭受的创伤是不可低估的,它们需要精心的护理,上面要上很多药膏。

宝拉觉得被当作讨厌的东西来对待,而没有被当作她自己所是的人。如果父母击打的是坚硬的不折不挠的物体的话,那他们的手腕可能会因此而震裂。

至于宝拉心灵的状况,这里不想再去多说。她变成了铁石心肠的人。

而那埃里希根本就不过来帮一把。埃里希属于森林,但森林并不属于埃里希。

就是说,没有女人之间的坦诚交谈。剪下来的勾针图案被弄脏,撕碎,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宝拉虽然没有被撕碎,但还是像泄了气的皮球,蔫瘪了。躺在未发育全的小腹中的孩子面临着肥皂溶液的洗礼,这一大受欢迎而又行之有效的洗礼将会让它成为小天使,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奏效,因为孕育之中的孩子在母亲的土壤中扎根太深。

用包装在干净漂亮、色彩绚烂的洗衣粉袋里的洗衣粉制成的品质优良、滚烫的肥皂溶液,富含许多好的毒素。这种溶液如果让爸爸吃下去的话,甚至会要他的老命。爸爸还是更喜欢吃卖炭翁式熏香肠。

为双方媾和的那个人已经蹚小河、穿原野、翻山岭,去找埃里希。这情形一点都不浪漫。

但愿皮上的擦伤、撕裂和扭伤的部位以及身上那青一块紫一块的地方在婚礼之前都全部消失。

宝拉心头响起一支歌,但声音非常微弱。

身披镂花料子做成的白色拖地婚纱,而不是满身创伤。

头戴鲜花织就的漂亮花帽,而不是肥皂溶液。

一只漂亮的婚礼蛋糕,而不是流产。

一块美味的猪排,而不是死胎。

仇恨的目光像刺一样扎向厨房间的外面,刺多得让人几乎无法迈步走进厨房。

许许多多失望的生命和希望现在同时向宝拉袭来,它们要报仇雪恨。

宝拉身上最后一丝肉欲渗进地底下,留下的是浑身毫无感觉的状态。

铲除宝拉肚中的小苏珊娜的尝试没有成功。处死爸妈,这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对于宝拉来说,一个世界崩溃了,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个世界反正没有哪怕是针眼大点儿的地方曾属于过宝拉。

## 我甚至有一个女友

我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友，布丽吉特在女秘书和她的加那利群岛面前吹牛说。一想到苏茜这个天敌，布丽吉特的胃就痉挛，差点把喝下去的过滤咖啡翻上来，从嘴里和鼻孔里流出来。与此同时她立马希望，这次应该能怀上了。然而她的体里只有苏茜。

布丽吉特吹嘘说，苏茜拿她当人待。

女秘书像怕东西被抢了似的把办公用的物品收拾归类。她觉得自己附属于自己的老板，无一刻一秒觉得和布丽吉特同属一类。她和布丽吉特之间有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她和布丽吉特之间的那条鸿沟就叫商业学校。

接下去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能去感受。

接下去没什么可做的了，只能等待。

布丽吉特和宝拉等待婚姻。

海因茨是个好人，因为他会为着布丽吉特的孩子而娶她并为她安排一份商业生涯中的生活。

打发等待的方式既不能是听乐曲也不能是阅读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既不能是收看电视节目也不能是打保龄球。等待大概会成为一页白纸。埃里希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不想为着这个孩子而娶宝拉。但他不娶

也得娶。

吃了亏的海因茨父亲又一次以一个漂亮的擒拿摁住儿子，磨损了的脊椎卖力地帮忙。它们向父亲的大脑发出疼痛信号。父亲使出自己凄凉的全部生活经验来说话。海因茨大口喘着粗气喊苏茜。

苏茜在运动健将级父亲的体育式紧紧拥抱下直喘粗气，他还会打网球。苏茜爸拥抱他的女儿，因为她完全是一个人烤好了一个好吃的蛋糕。

海因茨的父亲还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生命，虽然他的脊梁骨已经老朽到几乎无用的地步，不仅对东家和资方来说无用，对父亲自身来说也毫无用处。海因茨还拥有整个的生活在自己面前，他自顾自地这么认为。

布丽吉特的前程是海因茨的生活。

父亲卡住海因茨的脖子，使出不再适合开长途货车之人的全部无用的能量，母亲此时扑到海因茨的怀里，恳求海因茨，不要娶像布丽吉特这种人进这个千辛万苦节俭下来的家，这样做就是窃取他们节俭的果实。他们更想要像苏茜那样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像苏茜那样的也会反过来不想要他们。他们认为苏茜是次等的东西，因为她是女人并且在海因茨之下。作为女人苏茜是矮他一截的，但按照她所处的社会等级，她又反过来高出海因茨一截。

对于一个几乎一辈子眼前只有交通指示牌的人来说，这太复杂了。

对于一个几乎一辈子眼中只有锅碗瓢盆和海因茨的人来说，这完全不可理解。

这一幕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父亲必须提前退休，佩戴各种面具的病痛舞会、狂欢节舞会已经为他预留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因为婚姻内积蓄的最高点已经过去。爸爸不再像此前为止那样，自立于生活之中。他身陷泥沼。这是很不牢靠的根基。

虽然生活继续滚滚向前，但却与海因茨父母擦肩而过。

一切希望现在都寄托在海因茨身上，他将让他们失望。

他们巧取豪夺来的，现在都归了海因茨，他们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

来。现在对海因茨最重要的是学徒工证书考试,师傅证书考试,电器铺。

积蓄现在要走的路是:走进海因茨,在布丽吉特面前停下!

后者正在她母亲的客厅同自己的下身对话。布丽吉特问,那个未出生的小东西是不是已经在里面了。

不在里面,布丽吉特的子宫说,里面还是空的。我很抱歉。不过下个月也许能成。

布丽吉特没有垂头丧气。至少工作是不会离她而去的,工作完完全全属于她一个人。从此不会再寂寞!

布丽吉特母亲的僵尸般的身体躺在沙发上读着王室报。在她的家中她是女王。可惜布丽吉特还没有在她自己的家中。

## 大自然的山上

这会儿，山上的农家小屋里，劳作的村民兴致勃勃地挤作一团。这种兴致是永远引不起别人兴趣之人的兴致，这些人自己也不清楚，他们会有像兴致这样的东西。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视自己为机器上的汽油，视宝拉为机器里的沙子。

哮喘发出细而尖的唿哨声，像被踩了一脚的老鼠发出的叫声。哮喘不用张口就可以让好几个人团团转，围着他团团转。宝拉是拍卖品，她病态的肚子很快就会膨胀开来，让人突然之间花同样的钱就能得到比以前重上几公斤的宝拉。但是谁也不想要这个肚子。如果一头猪有这么一个肚子的话，那它会急剧升值。但这在宝拉身上则意味着，轻而易举就能把她搞到手，太轻而易举了，现在安顿起她来反而显得更加困难。

谁也不想单独喜爱并拉扯大宝拉肚子里的内容。谁也不想当宝拉是个人，无论她拖不拖着肚子。连宝拉的表皮都找不到一个竞标者，用它既不能做沙发靠垫也不能缝一块踏脚垫。

宝拉的脑袋没有被提到。如果谁愿意要宝拉的身体和她的劳动力的话，那宝拉的头就奉送给他。作为广告赠品或者可靠性保证。那些有远见的人正在商谈他们的财产，商谈他们那名叫埃里希的富有创造性的财富，

他们可能会视宝拉的脑袋为罪魁祸首,那里想得太多,以至于不太好驾驭。

哮喘的两腮费力地鼓动着,叫唤着要吃午饭。往昔的公务员可以提要求。想要埃里希的宝拉虽然也可以提要求,但这些要求不会得到满足。埃里希母亲向前冲去,去热火朝天的灶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命令给哼哈出来的爸爸话音刚落,一碗红烧浓肉汤已经端到了他的面前。

得出的结论是:宝拉进不了这个家门,除非先要了这三个人的老命。这里没有多余的活计,我们的活我们自己做,女人干女人的活,男人埃里希干男人的活,干那一堆很可观的活。此外,埃里希对于弄钱这项任务来说也很重要。钱几乎比活还难弄,还重要。我们不缺少干的活,经常缺的只是钱。

乐队指挥哮喘是最高领导。他不用说话就能指挥这支老弱病残组成的乐队。用来往上撒的佐料由娘的腰腿疼提供赞助,这使得厨房、地窖、牲畜圈和床上永远不会出现无聊。是它让活计变得火辣辣,充满变数。

从前做公务员的哮喘在发号施令上训练有素。当然,哮喘有资格这样做。虽然哮喘再不能呼吸,但他经过精心训练造就的天赋还可以很好地调动起来。联邦铁路的全面训练够一个人受用一辈子,寿命甚至超出联邦铁路。在这里,宝拉没有发言权,不能要求什么,说什么。

宝拉穿着礼拜天才穿的连衣裙闲坐在那里。被扇了耳光的头埋在被拳打脚踢过的肚子里。她像刺猬一样蜷曲成一团。只是身上没有刺。她那双未经受裁缝考试的手把这一堆无形的组织聚拢在一起。裁缝活不会送花环来的。她们,宝拉和裁缝活,相互之间还不太熟悉。宝拉的脑子里萌发一根小芽,缝纫活是不是比埃里希要更好些。转眼小芽就被连根拔出,一脚踏烂。宝拉心中最后的一枝爱情悄悄地枯萎。一堆锅碗瓢盆在它们熟悉的洗碗池里昏睡。如果宝拉不马上去把它们收拾干净的话,那么,新的一顿耳光就会在家中发酵变质的油锅中汇集成形。埃里希已经把宝拉当马骑过了,这一点对两个人来说都没什么好处,除了把宝拉拽进不幸的深渊。

外,而她其实之前就已经处在深渊里了。它甚至最终把埃里希又抛回到汽车手和轻骑车手的飞黄腾达之中。孩子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一个人吃穷。

埃里希期待着轻骑在这场利益冲突中取胜。在埃里希把选择轻骑,放弃宝拉的决定射进哮喘的金鱼眼中后,他就跨上胜利者轻骑,对着西面下山的落日冲去。哮喘松了一口气。他会把这个无用的吞钱机器从这小子的身边驱逐掉的,一个接一个。

宝拉的父母给惹怒了,他们狂奔下山,冲进宝拉的怀里,在宝拉身上进进出出了几次,他们离开的时候,宝拉成了一堆废墟,只剩下几块小骨头,几片小羽毛,连锅碗瓢盆都没法洗了。

与此相反,埃里希撑满了整个西面。西面又新来了来此度夏的游客,也有女游客。

埃里希的爱情艺术现在终于物尽其用。

宝拉所遭受的罪几乎让她发疯。她觉得理智从自己身上所有的开口处流走,每一个口子都流掉一点理智,直到流尽为止。她的小脑袋不断往墙上撞,善良的父母乐得省去了打人的气力,太好了,宝拉自己解决自己。

从母亲那儿得到女性之间的相互支持是没有指望的。连她都必须死于癌症,那么,宝拉至少应该心灵上吃点苦,这和妈即将到来的肉体之疼比起来真是不值一提。父亲说你现在可以继续去学裁缝,好让你将来养活你的孩子。

宝拉艰难地从牙缝中挤出一个不字,如果孩子出来的话,她要待在孩子身边,要把孩子从火车轮下救出,每一分钟都围着他转。她不想做兼职妈妈,这样会让孩子受苦的。宝拉宁愿自己受苦。

爸现在当然后悔莫及,当初宝拉要学裁缝的时候为什么不就把她打死掉,现在已经太晚了。

宝拉暗暗地守候埃里希。她已经不再是为了自己而这么做了,她这样做是为了肚中的孩子,那个将到来的孩子比她自己重要得多。

埃里希现在对于她来说几乎可有可无,但对于这个孩子却不是,等孩子会说话的时候,他是爸爸。宝拉躲在榛树丛、接骨木丛或者桦木做的长条椅背后。

她在那里高喊一声“冲啊”,就一个箭步冲到累得精疲力竭的埃里希身边。他累累累累累。他的一双手已经不像人手了,更像木头,跟树根似的。埃里希一心想着下班,快快进入故乡的港湾,想得口水都直往下流。宝拉耗尽埃里希的最后一丝储备。虽然她此时对埃里希这个人丝毫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只是未来爸爸埃里希。她箭步向前,拦腰抱住埃里希,嘴里念叨着爱情和孩子。宝拉述说着自己身上保留给埃里希的感受。对埃里希宝拉已经什么感觉都没了,而埃里希对宝拉的感觉则更甚于无。宝拉刚走出校门没多久,所以她还知道那许多用来表达感情的词语。埃里希根本就没上过几天学,不知道任何用来表达思想的话。

只知道喝啤酒和烧酒时说的话。哈哈。所有和思想有关的,在这里都被戏称为烧酒、啤酒或者葡萄酒。

很好的笑话。

宝拉说我需要你埃里希,我们共同的孩子也需要你,我已经够需要你的了,埃里希,可他也许比我更需要你!

埃里希有些不高兴了,因为有那么多人需要他。他因为性子太慢,慢到无法抵抗这些人,所以他就像疯子一样乱打一气,被打中的经常是他自己。最近经常被打中的是宝拉,这多少给他带来一些满足。

埃里希领悟到,他的决定和行动突然对另一个人具有重要性。有人依附于他。有人在某种意义上任他宰割。这种感觉太妙了。埃里希想试试这种新感觉的可行性。

尼基·劳达<sup>①</sup>试过很多,甚至试过F1方程式赛车。

埃里希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

---

<sup>①</sup> 尼基·劳达(1949— ),奥地利赛车手,1975年、1977年和1984年的世界冠军。——译注

两人走进仓库,反正现在也没什么要紧的了。宝拉已经经受住了那么多的考验,相比起来这里的这点简直是休闲。终于可以静静地仰面躺在那里休息了。

一群鸟儿从收割过的庄稼地上空飞进树林,一个接着一个,秋天就要到了。

您花了钱,总不能也指望在这儿读些自然景物的描绘吧!我们又不是在看电影。

宝拉静静地仰面躺着,埃里希正压在她的身上不停地忙活,她从侧面看着埃里希被磨损了的背部的一个画面,至少这会儿她可以稍事休息,仰面观望蓝天白云。天已经凉了,第一场雪很快就要纷纷飘落,可就是看不到一丝未来的踪影。一团雾气从地面升起,树林合成了围墙,浅色的树木在黑暗之中消失。自然是无情的,宝拉想。它凌驾于人之上,是无法驾驭的自然力。

那儿,是不是一头小鹿?电视里的晚间新闻就要开始了!

宝拉终于可以休息了,兴许还能把埃里希钳制在自己身边。

这点轻微的痛苦可以忽略不计,宝拉可以列出一串比这更可怕的痛苦来。在不同的痛苦等级上,爱情只是轻微的痛苦。因为,当埃里希几乎面无表情、毫无牵挂地从她的身上站起来,把那东西擦拭干净又摆放好,扣上裤子纽扣时,宝拉的又一个希望跌落进枯草堆。既然失落了一个希望,那至少能让人好好休息一下吧。躺着的体位对婴儿也有好处。

宝拉内心毫无柔情可言。宝拉内心其实啥都没有。如果一切希望最终都从宝拉身上跌落的话,那她就轻如鸿毛,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或者一个小傻丫头。屠夫!熏肠师!木匠、修表匠、面包师和扫烟囱的人全部在地平线上消失。紧随乌鸦之后。

缝纫活正在收拾箱子,她想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

活计成了需要护理的病人,她用手抚平医院病床上的床单。

宝拉内心毫无爱情可言。

如果说宝拉内心有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不断增长的仇恨。

这些情感不是自行跑到她心里去的,一些人得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夜幕降临,树林里的一些动物已经开始活动了,狐穴里有东西在动。两个累得半死不活的男人快步走在乡村小路上,他们要回去,回到家里,看电视。亮起了一些灯。一些厨房里传出孩子的尖叫声。母亲把晚饭端上桌。一只车灯在雾中艰难地穿行。人人都想风景,没人会想树林。树林是干活的场所。我们又不是在读乡土小说!

宝拉内心绝对没有希望可言。

## 我们必须在此处断然 打住布丽吉特的命运

因为布丽吉特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任意在一个地方打断它。

布丽吉特的情感没有发生过变化，它们一如既往地倾注在海因茨身上，而海因茨则不断将之击打回来。

这里要谈的是情感，而不是事实。

布丽吉特不具有情感能力。因此，关于布丽吉特没有什么好说的。

布丽吉特弄不出什么事实来，是事实向她袭来。

布丽吉特现在为海因茨织一件毛衣。毛衣织得很慢，因为布丽吉特的劳动时间必须用于劳动，业余时间必须用于监视、维护和照管海因茨的性需要。

据说每一个穿上布丽吉特缝制的胸罩的女人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女王。

布丽吉特要住进自己漂亮的家里才会觉得是女王。

此外布丽吉特还能生孩子，这个能力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她希望马上就能生出这样的一个孩子。

布丽吉特从认识海因茨的那一刻起就有生个孩子的强烈愿望。如果说这不是感情的话，那什么是感情呢？

布丽吉特用心说,海因茨用嘴说。布丽吉特听从心声的指引,即引向海因茨。

她的屁股在那里被踹一百次,在第一百零一次时布丽吉特可以报告成功的消息了,这个孩子快到了。这时太阳可以为布丽吉特而升。布丽吉特今天就买了一套这个星期天穿的比基尼游泳衣。

这孩子随了人的心愿。这孩子随了布丽吉特的心愿,而不是海因茨的。

虽然这不是很理想,但因自家拥有电器铺,从而使得小孩很容易步入生活。

布丽吉特自己步入生活的过程是艰难的。

布丽吉特经常觉得某件事是她的过错,其实那都是别人的过错。

例如,她认为自己不得不在流水线上干活是她自己的过错。那其实完全是海因茨的过错,是他不愿意娶自己,从而让她从流水线上解脱。

布丽吉特从电影里得知,带着负罪感生活是艰难的。

布丽吉特的简历变得越来越简单,里面没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后面在介绍一般情况时,我们可以限定在给出几个关键词上。

从今往后的一切全在于等待,倾听体内的声音,听里面是否终于有了动静,是否急不可耐。

阵线是明确的,是说清楚了。

除了一件大事外,再没有发生什么事。工作还照常进行。

这已经够痛苦的了。

生孩子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只有克服它才能完成孩子的赠与。

生孩子说到底不是为了让小孩子高兴,而是让获赠的男人高兴。随海因茨姓,这个姓氏和因此而来的许多良好保障对孩子来说就已经是一大堆礼物了。

孩子和老婆对海因茨永远感激不尽。

现在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孩子很快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除非哪天有丈人、丈母娘和重要客户的造访。母亲受辱以后一定会把气撒到小孩

身上,先是第一顿毒打,第二顿毒打接着就准备就绪。孩子可能成为一般损耗或者大城市交通的牺牲品,总得有一个备用的。最好还是搞个孩子出来,以备损耗之用。

孩子可能要比缝纫机好,孩子可以带着在户外散步,缝纫机则不行。缝纫机没心,孩子则有。

还有,缝纫机是在工厂里,而孩子则在井然有序的家里。

可能还要等上几个月,这里还要写上好多页,孩子才能从肚子里探出头来,像害虫从苹果里探出脑袋那样,或许我们根本就写不到那里。我们或许在此之前就得打住。这其实也无甚妨碍,我们已经知道下面是怎样的情形了。日子虽然平淡无奇地一天接一天,但却进行得有条不紊。

今天布丽吉特像往常一样绝望地踏进悲凉母亲荒芜的家,海因茨此时已经站在马桶边上手淫了一回,为的是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射精时不至于太激动,这样就能更加聚精会神,不让一点一滴的精液在不合适的时段射进错误的洞里,为的是不被俘获,变成囚徒,而不是发展成自由企业家。

布丽吉特尖叫着捶打他,那是因为激动,事后她对海因茨这样解释说。布丽吉特接着就平躺下去,海因茨压在她身上,他们习惯了这种保守的体位。她手上拿着一袋月牙形果仁面包,马上她就会把袋子扔掉,为的是空出手来紧紧抓住海因茨,为的是不松开,让自己被满满当当地填塞。

此刻,肮脏的地板上四处滚落着月牙形果仁面包。与海因茨做爱的全部时间里,布丽吉特脑子里想的都是月牙形果仁面包,它们现在都给弄脏了,给浪费掉了,可惜。海因茨脑子里飘过一丝念头,如果我真的非结婚不可,我的家里也会这么脏吗?

布丽吉特猜出了他脑子里想的东西,回答说不会,如果家是我自己的话,那我会好好收拾,好好打理它的。

只针对属于自己的东西。

海因茨也是个只爱护自己东西的人。这两人算是找对人了。

只有属于自己的才是自己唯一拥有的。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没有的东

西要想着弄到手。如果弄不到的话,那也与己无关。

他人的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海因茨是布丽吉特的财产,因此是不可侵犯的。是苏茜和你们大家都不能侵犯的。

海因茨在真正进入布丽吉特体内之前就立即想要抽出来,免得太迟了,但布丽吉特紧抓不放,虽然她脑子里还在想那被糟蹋掉的月牙形果仁面包,被压在地板上的新手提包,但她的体力自动地集中到海因茨身上。

海因茨一阵兴奋,大声叫了起来。

布丽吉特恨不得把躲在沙发下面的飞虫塞进他的嘴里,再让它们从他的两耳里钻出来。

海因茨又大叫了一声,看得出他感到处理和行动是有趣的。

布丽吉特痛苦地嘟哝着。她的眼球跟踪月牙形果仁面包,看着它们滚进地板上的垃圾里。娘整个就是一头老母猪,她连侍候男人的事都没得做,还不搞搞家里卫生。

海因茨叫唤的频率越来越快,叫唤的间歇越来越短。他这头牲口牛感到这是那样有意思。

布丽吉特想把他叫唤的脑袋往墙上撞。要射精就射好了,偏要弄出这么大声音吗?无论他现在是叫唤还是闷不作声,孩子总归是从他身上射出来的。

娘这会儿识相地退避进厨房。她静静地沉默,以免说莽撞话而妨碍了她的孩子在里面的幸福。

布丽吉特的幸福还在客厅里继续。

海因茨射精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叫喊。邻居可能要过来抱怨的。可一看见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生意人,他们就会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的。连声道歉。

那惊天动地的叫喊表明,只有爱情能够感动世界。爱情和海因茨,是他们两个让世界感动起来。绝对的亲力而为。

布丽吉特没有被感动,她只是满身黏糊糊的,满身都是黏糊糊的臭东

西。就是说,布丽吉特没有感动世界,是爱情感动了世界。

布丽吉特差一点没呕出来,很久没有这么难受了。海因茨迫不及待地  
去体育场找他的同伙玩。布丽吉特掸掉那些可怜的月牙形果仁面包上的  
灰,她是那么同情它们。

## 宝拉现在

宝拉现在一天一天胖起来，人看上去很丑。宝拉心中有了耻辱感。很久以来又一次有了感觉，不过不是好的。

宝拉如果穿着肥肥大大的雨披去买东西，除此之外无别的防护，在村里经常被小石块砸中后脑勺、屁股、肚子、腿肚子或者购物袋。最糟糕的是购物袋被砸中，里面装的瓶子是有押金的，即使被砸破，也还得把它们拎回去。

最初是宝拉心中的某个东西碎了，现在有押金的瓶子也碎了。

宝拉觉得，全村人都利用了这个不利时机来向她展示孩子以及由丈夫而生的良好而合法的忧虑。马路上到处淌金流银。

宝拉没钱，也不曾好过。

宝拉被认为是未来的母亲，但不是未来的家庭主妇。

宝拉几乎跟死了没两样。

其他的女人几乎活着，但并不就是活的。她们的男人总是装出生龙活虎的样子。

如果哪次有谁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肝硬化，那都是一种丰富和调剂。此时人们会聚在一起交流外国的一些症状。有时会在买东西时看见满

身是血的伐木工人被吉普车送进医院。

合法怀孕的女人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叫声。她们双手捂住自己害怕受惊吓的肚子，蹦蹦跳跳地跑回家，跑到她们的母亲和女性亲戚那里。在那儿她们把头埋进不同女人的怀里，并且为她们那没出生的小毛头担心，怕他们瞥见这一幕后生出来会成为残废人。

在许多人家，合法怀孕的立即被平放到床上，样子让人联想到即将拼好的拼图，然后被严严实实地捂好。

安慰声此起彼伏，意思大多是说，会撞坏男子遗传基因的，上帝保佑，撞上的是一个陌生男子，他家的小女人要哭得死去活来。眼泪过一会也就止住了，抽搐的肚子也逐渐平静下来，鼻孔猛然一吸，发出欣慰的一声响。

宝拉没有可称作是她的男人的男人，因此只能悄无声息，躲到屋顶的阴影里。她同自己周围的世界融成虚无的一体。

与宝拉同样是孕妇的那些女人躺在床上，享受着丰满的身体带来的重量，而宝拉则与黑暗合二为一。

许多人家里的许多外婆替她们的女儿干繁重的家务，这些女儿此时享受着自己的禁猎期。宝拉不能享受任何东西，更别说享受禁猎期了。

因为宝拉很久以前就享受了自己所不能享受的，所以她现在不允许有任何享受。

大家都在观看未婚的年轻后生打磨犄角，每逢一个超大的犄角被掰掉，人群中就会爆发出一阵喝彩，而宝拉则悄悄地走出她的阴影，往家走。一路上经常被犄角砸中要害。

每当宝拉被犄角砸中，那些围坐在火炉边、连自己的手脚都抬不起的老男人都会兴奋不已，脸上绽放出几乎是彼岸的光辉。

他们脑子里此时想的是自己打磨犄角的时代。

这一时代早已远去，真是一个悲剧。

联邦公路是交通大动脉，沿线摆放的长椅上，特别是食品店门前的长椅上坐满了打磨犄角的人。有时会有胆子特别大的伸过头去看极其罕见

的汽车品牌。这会引来一阵喧闹。在他此前刚兴致勃勃地掰掉的犄角旁边有时会滚着一颗血淋淋的脑袋。有时甚至会有一具血淋淋的身体躺在头和犄角边上。护林员这时就必须重新再找一个男人。那么多汁液和力量拥挤在一起，每一次心跳都要比之前高出一截。万岁。

宝拉又在练习隐去。

不知怎的她又成了最热闹最有趣的事件的核心。主角宝拉。

尽管宝拉不断地尝试钻进地底下，但每次都被刨出来。年轻的男人为了打磨犄角，总是跟在她屁股后面转。他们想在磨掉犄角的同时也搞宝拉一次，因为现在这样做没有危险了。

无论如何他们不用为那个孩子担负责任了，却能得到一流的怀孕后才有的乐趣。

在这一群人中也能看到埃里希，宝拉为此很痛苦。埃里希总是随大流，别人去哪儿他去哪儿。许多人都想的事，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将之付诸行动一定会更正确，埃里希好好动了一回脑筋。他那一只用于干粗活的手拼命地抓紧他的轻骑扶手，这辆轻骑是他的患难之交。他的另一只手拼命地握住一只啤酒瓶，这只瓶子立即就会让他的快乐与痛苦抛到九霄云外。

宝拉无力改变这样的行为方式。

她巴望埃里希陪在她身边。她只能在人堆里找到埃里希。所有坚挺而锋利的犄角立即对准了她。

宝拉要埃里希在她的事上做出决定。

此时哮喘在山上，远离事情现场，娘也待在她应该待的地方，就是说在哮喘身边，被哮喘控制在山上，正在烧水，把他冷冰冰的臭脚丫放进热水里，就在这时，埃里希突然被要求做出关系到宝拉的决定。埃里希盯着瓶子里的啤酒，而啤酒也从瓶子里探出它的骷髅头，这个脑袋提醒人们，酒精也会致人于死地的，如果工作和生活环境没有抢先一步要了他的命的话，就是说，每当埃里希盯着瓶子里的啤酒，他就会突然感到他似乎真的能做决定了。

说到底埃里希做出的决定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哮喘的。

埃里希做出的决定是：不。

埃里希其实还是同情宝拉的。他干的那件事一手造成了宝拉目前的境遇，对此他却没有任何印象。他说不出那感觉是不是美好。埃里希只能感知到被他一辆接一辆开坏了的机器的好与坏，除此以外他觉得什么都不好。

那件事只能让鸡巴开心，但不会进入大脑，而速度所到之处，整个身体都舒服。

如果飞车而去，他就会觉得一切糟糕的东西都从身上滑落，首先是工作，它对于人来说是最糟糕的。但工作又非做不可。宝拉虽然也很糟糕，但她不是非娶不可的。

如果以最快速度在乡间公路上开的话，宝拉就会滑落，她属于那种从人身上滑落的糟糕一类。

那些人终于放宝拉回家了。大老远就能看见一个女人往家走，她目光内敛，充满期待，脸上挂着母亲般的微笑，步履谨慎，五脏六腑一阵阵发紧。

她就是我们的宝拉。

宝拉咧嘴怪笑，像一具骷髅，而她其实只有十五岁。欢迎你回到家里，宝拉。足以让人流产的家务已经在等着她了，同往常一样。

娘的如意算盘是，宝拉如果整天跪在地上干活，拎盛满又烫又脏的水的水桶，那小外孙大概不会成形，从宝拉身上滑出来的时候大概也成活不了。这个宝拉，她要是干活卖力点就好了。可是，除了每根毛孔里流出的汗外，没有任何东西流出来。那里一定是一座上了锁的宫殿，娘推测道。

靠从前学的缝纫手艺来让婴儿吃饱穿暖，这个想法被宝拉抛在了脑后。这种想法不作数。埃里希是养家糊口的父亲。这是宝拉从自己娘那儿学来的。虽然爸爸经常把她打个半死，但还是按时地养活了她。宝拉的爸爸对他的家庭一直是尽了自己的义务的，埃里希也应该这样。

如果哪天宝拉的思绪飘得特别远的话,她就会想到自然威力,宝拉知道它们要比人强大。如同人不能战胜自然一样,人也不能战胜自然中的自然法规,这一点宝拉在学校就学过了。在此情形中,自然法则就叫埃里希,而他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法则这个词。

就是说,宝拉已经知道,相对于自然法则她是多么渺小。是一粒尘埃。沙漠中的一粒尘埃。

人怎么能抵挡得了自然力中的原始力呢,根本就不能。昨天电视里的一个文化专题片上这么说,宝拉也就经常这么说。

## 布丽吉特后来的命运

布丽吉特后来的命运实际已经结束,在这里不应该再提及了。我们之所以仍要提及它,原因在于它描述起来很简单,因为它聚焦在唯一的一个点上:海因茨。虽然抵达这个点要走一些弯路和冤枉路,但正确的道路总是能找到的。布丽吉特的命运到此结束,只需要去落实就可以了。

今天又是这样的日子,布丽吉特目的特别明确地朝着目标进发,她从床上爬起来,因为她得去工厂上班。工厂是个小小的弯路,目标是晚上同海因茨在一起。布丽吉特套上由裙子和毛衣搭配的套装,她的女性线条凸现了出来,衣服的意义和目的也就在此。

工厂是等候室,工地是海因茨。

宝拉则不同。

宝拉还有其他的爱好,这些爱好将在埃里希的帮助下得以实现。宝拉的爱好是看电影,去意大利度假,在家看电视,在家中和外面带孩子。宝拉不仅要得到埃里希,而且要与他一道建造某个共同的东西:一个家庭。一个共有的、可以在里面为所欲为的小小帝国,家庭就应该是这样。虽然宝拉对埃里希的爱不如从前那么多,但这份爱还仍然在那里,因为她听人说过,只能爱一个唯一的人,因为这个人她是她的孩子的父亲,同时也得把他

当作丈夫去爱,这个爱将解除并取代对亲爱的父母的爱。

宝拉根本不爱她的父母。

尽管如此,宝拉看到的未来还是充满爱。宝拉像生产荷尔蒙一样从身上生产出爱来。

布丽吉特恰好相反。

布丽吉特需要海因茨,并且布丽吉特需要海因茨未来开的店铺,并且她需要她的公公婆婆给她让道,这以后她需要劳动劳动再劳动,为的是让店铺变得更加富丽堂皇。

布丽吉特目前所拥有的是:劳动劳动再劳动。如果人把自己的力量投资到自己的事上,那就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回报,那时就可以放弃爱情、爱情的衍生物和变种。

就是说,布丽吉特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状况。

宝拉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状况,并找到幸福。

幸福本身对布丽吉特来说是无所谓的事,就是说,她认为有钱人海因茨和幸福是同一个人。因此,一个海因茨对她来说就绰绰有余了,布丽吉特要求不高。

宝拉的要求不低。她想要的同布丽吉特的一样,但她还想周围环绕一圈光芒四射的迷人气息。她想不断给别人做出榜样,她是多么喜欢孩子、丈夫、房子、洗衣机、冰箱和园子。喜欢这一切。爱能移山,却移不动埃里希。爱能移山,却不能把埃里希变为恋爱中人。埃里希没有经过被爱的训练,他还从没有亲身体验过被爱的滋味。

况且爱情也不能变出一个冰箱来。如果没有冰箱之类的东西,那就只有男人和孩子可以爱了,对于宝拉博大无边的爱来说,这几个对象是太少了点儿。宝拉心中的爱是那么多,它们都闲置在一旁,渴望着值得爱的对象。

布丽吉特只想占有,尽量多地占有。布丽吉特想的就是拥有并抓牢。

宝拉想拥有并喜爱,让别人知道自己拥有,拥有以及喜爱什么。

即使宝拉不再喜爱埃里希，但她还是要让别人觉得她喜爱埃里希。装模作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必须这样做。即使不能再喜爱埃里希，那也还有很多埃里希用自己的钱买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代用品来喜爱。

布丽吉特想拥有并让所拥有的尽可能增加。这个目标很简单，孩子都能明白。

周围的人早就习惯了这一切，站在一边等着看热闹，鼓掌喝彩，打赌谁赢，谁将夺得第二。有时也会输掉。

今天布丽吉特又一次没有怀上。

只有布丽吉特的怀孕能让她的生活和这里的情节发生改变。

同往常一样，今天布丽吉特害怕得要命，害怕苏茜这个女中学生在自己之前怀孕，而这个担心连最起码的前提都不具备。

因为苏茜还不是女人，她还是一个姑娘。

苏茜还在审时度势。她还可以不慌不忙、心情愉快地收拾去打网球的运动背包，还没有肮脏的东西闯入她的生活。

海因茨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肮脏的东西，而是一个干净、年轻的小伙子，他去打保龄球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海因茨生活中最不干净的东西一定要数布丽吉特，她是他雪白背心上的污点。

这个年轻的企业家显然对苏茜雄心勃勃。

布丽吉特想把海因茨的勃勃雄心明确转移到自己身上。

布丽吉特忘记了，得到她并不需要雄心勃勃。海因茨一走出家门，就能撞见布丽吉特。

甚至苏茜的母亲有一天也发现，苏茜的背后总有一个黑影子跟着，也就是我们的海因茨。母亲以她做母亲所特有的本能发现，这个影子肮脏得发黑。

她问要不要她出手相助。苏茜只是可人地笑了笑说：不，我一个人能

对付得了。

母亲后来对父亲说,但愿苏茜能长久地保持她的纯洁和快乐。

当海因茨屁颠颠地跟在苏茜后面转,在苏茜的网球服上投上一块阴影时,布丽吉特最担心的是自己不会怀孕。布丽吉特肯定会怀孕,因为布丽吉特的身体是可靠的,即使她的神经失常。这种担心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再没有新的东西可奉告了。布丽吉特的命运到此结束。

至于宝拉的生活,只能提几段小插曲,这些插曲的上部结构是那样庞大,与这些故事的意义根本就不相适应。宝拉脑子里的愿望、梦想和想象合成为无法消化的混合物。看宝拉不断地跌得嘴啃泥,真是有意思。对于身体直立的人来说,看着宝拉不断随着重力和爱情定律跌得嘴啃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如果布丽吉特研究画报上的百万富翁别墅的话,那她脑子里立即就计算出她未来的独户住房的规模,接着她就考虑用哪一间来做生意,该在哪里再破一个门。

如果宝拉读到这同样的东西的话,那她就早已人在其中了,房子就已经在那儿了,从空中飞了过来,巨大的园子也已经在那儿了。周围整洁干净,犹如舞台布景,幸福的年轻人在里面玩耍嬉闹:埃里希和他年轻的一家。除此之外还有两条德国狼狗。

玩耍和嬉闹无所不包。村里人都站在篱笆后面眼巴巴地看,心中羡慕不已。

宝拉经常想被人羡慕和钦佩的那种感觉,布丽吉特经常想拥有、拴牢和占有的那种感觉。

宝拉想的是效果,却不能为这一效果的产生创造前提。宝拉尚无法想象的事,埃里希自然也就不会办得到。

布丽吉特关心的是原因,布丽吉特紧抓生意人海因茨,这样一来效果就会自动出现。

布丽吉特——城里人。

宝拉——乡下人。

宝拉和布丽吉特接着就步调一致地考虑她们的婚礼。这需要一段时间。

布丽吉特用去了她上班的全部时间，外加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

宝拉用去了她的全部时间，全部干活的时间。

## 光阴荏苒

光阴荏苒,再这样下去的话,宝拉就临产在即了。接生婆已经准备就绪。

宝拉集中在埃里希身上的无谓努力要比这里人所见过的任何人走得都远。

夜幕降临后,大家便各就各位。他们把一家子都带上。他们或亲自在那里观看或拿着望远镜观看宝拉采取的愚蠢的保护措施。

全村人的观点与公众的一致。

公众坚决赞同宝拉为追逐一只珍稀猎物所做的荒唐与屈辱的努力。

那珍稀猎物叫埃里希。

宝拉必须使她的尴尬处境合法化。

为此她需要埃里希。珍稀猎物埃里希为着砍伐稀有建筑木料及可用木料的目的,只需要他自己:埃里希。

宝拉胡搞一气,现在要自食其果。独自一人。珍稀猎物埃里希应帮她吞下这盘苦果,这样盘子就会很快空掉。

埃里希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这宝座就坐落在小酒店中央。

宝拉上场,展示她那有限的才艺、知识和能力。

仿佛置身于马戏团,只是比那儿更有意思。

可惜埃里希没能看到多少表演,因为在宝拉助跑向前、起跳、表演旋转翻滚两周的时候,他早已喝得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

无论人家怎么摇埃里希的肩膀,捶他的背,踢他的肋,所有这些粗鲁的表达敬佩的方式都不能将他从梦乡拖回到有宝拉在场的严酷现实中来。

直到此前为止,还没有人认为埃里希七窍俱全。可现在他把宝拉的肚子搞大了,因此就被认为七窍俱全。直到此前为止,大家都认为埃里希太笨、太傻,傻到能把来度夏的女客脱到只剩下一件衬衫的时候就住手了,脑子太成问题了,有问题到拿一个驾照要考三次才过关,糊涂低能到斧头砍不到树干上。他家都以为他不是去砍树,而是去砍他的南瓜脑袋。只是在宝拉那儿他击中了要害,彻底毁了她。直到此前为止,大家都认为埃里希是只知道干活的老黄牛,虽然大家也都是老黄牛,但与埃里希不同的是,大家没觉得自己是老黄牛。现在大家都为埃里希在愚弄宝拉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向他表示敬意。

宝拉被愚弄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埃里希的肩关节在铰链中吱吱嘎嘎地响,习惯了抡斧头的手必须合拢来做不习惯的握手动作。恭喜,埃里希。

免费的啤酒、烧酒和葡萄酒堆积在一起,在这种时候,免费撕扯头发,免费踢肋间,逗人乐的免费踢屁股场面才会出现。

一阵别有用心却用意善良的拳脚让埃里希从他的铰链中弹起来,发出震天响。

接着埃里希像一袋死肉一样跌跌撞撞地回到他的老位置上。

埃里希还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就。

可惜埃里希——宝拉也是彼此彼此——根本想不起,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这一行为,并没有飞驰的轻骑带他去那里,只是一条幽静的林间小道,可这一行为又给他带来了种猪的头衔。

埃里希脑子里的一切都消掉了。

在男人和小伙子堆中扮演受人尊敬的人物,还是挺有意思的。埃里希还从来没有快乐过,现在一下子他就有了那么多快乐。人虽卑微,形象高大。

晚上十点,大肚子宝拉登场,即将做母亲的未婚女人踏进酒馆。

嘈杂熙攘的口哨声、喝彩声不绝于耳。好看的现在开始了。

最后的赌注押上了。

连吃的苹果都贴有质量等级标签,而宝拉脖子上不再挂这样的标签了。宝拉不再具有交易价值。

宝拉背负着自己所做的事带来的后果进来。她想朗诵她的诗。如果用自由诗体去写的话,大致如下:埃里希应该回家,因为时候已经不早,而埃里希明天还要去干重体力活,宝拉马上就要上路了,身上掉下一个孩子,宝拉和她那未出生的孩子在等着埃里希。即使要等上很长时间也在所不惜。说白了就是:埃里希,你的老婆和老婆身上的孩子在等你。埃里希,求求你了,把你的姓氏给我吧。

可是埃里希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了。宝拉又来晚一步。

大家都认为,如果埃里希迫不得已要做出让步的话,那也应该在孩子出生以后做出,因为宝拉这时的价值已经大大缩水,到了贬值的地步。

如果有一个人贬值了的话,那么其他所有人就会因此稍稍升值。宝拉的屈辱抵消了他们自己有时所遭受的更可怕的屈辱。

在一个没落之人的面前他们突然又是人了。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鉴定和评估宝拉拽埃里希回家的尝试。裁判高举打分牌。

宝拉扑向埃里希,以九牛二虎之力拖这个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很快就要呕吐的东西回家。宝拉拽埃里希身上凸出的部位。这些凸出的部位有时候会像橡皮筋一样弹回来,有时又猛地击中宝拉。周围人乐得眼球都快弹出眼窝,裤裆都要炸开了。

宝拉以为她有权拥有埃里希。

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啤酒味、臭味和男人的说笑。

怀孕的宝拉快满十六岁了,她像犁地的骡子,使出全身力气想把酩酊大醉的男人拉起来,但她那甜蜜的负担让她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

埃里希林场同事的大手又一次从宝拉手中夺回珍稀猎物。齐心合力。

宝拉势单力薄,一个人没法和齐心合力的森林先生们抗衡。宝拉输了,不得不留下埃里希。宝拉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谁对着她的肚子踢一脚,把里面的东西给弄坏掉。

宝拉的母亲会很赞同别人损坏宝拉肚子里的孩子的。最好是出现早产或者发生难产。

可惜过去了这么多月,即使孩子到了宝拉的体外,存活大概也不成问题。

就是说,埃里希又重新给拖到小酒馆的凳子上坐下,埃里希对于发生的一切几乎全然不知。宝拉拖着个孩子跌跌爬爬地往家走。宝拉更愿意拖着埃里希,丢掉孩子。因为天黑,宝拉摔了几个大跟头。所有这些致命的把戏都没能把肚中的小东西给弄死掉。

家中的床上响起抽泣和哭闹的声音,腹中的孩子一路拽着宝拉向前走,拽回到她住的地方。宝拉像嗅寻踪迹的猎狗一样头垂至地,抵达家中的安乐窝,宝拉对这个家没有一点亲切感。

宝拉双臂枕在脑后,这双手臂很快就要抱着她的孩子了,这个脑袋将要跟着她的孩子转动了,她希望生的至少是个男孩而不是女孩。

但愿是个男孩而不是个女孩,宝拉心中希望。

第二天一大早,别人就开始吓唬宝拉说,产前的阵痛很可怕,生孩子疼得很。

如果宝拉有丈夫的话,那别人会安慰她,哄她,消除她对产前阵痛的恐惧。

一天,外面天气特别地风和日丽,宝拉去医院艰苦卓绝地把孩子从身上挤了出来,让他看见了天日。人还躺在救护车里,宝拉就做出了决定;如果是儿子,就让他跟父亲取一样的名字,叫埃里希;如果是女儿,那就让她

取个城里人的名字,叫苏珊娜。女儿苏珊娜就这样有了。

如果生的是一个儿子的话,埃里希还可能娶你,现在生了个女儿,他就更不会娶你了,失望的父母对着病床吓唬道。

不过宝拉娘还是挺喜欢她的,因为她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这也是宝拉娘所多方期待的。

苏珊娜成了非婚生的女儿。

宝拉成了未婚的母亲。

两人都是女的。

这既是一件幸运的事,但也是一项义务,要做出像一个人的样子来,而不是像一头母畜。

这是一项美好的义务。要比埃里希砍伐木头的义务美好。

宝拉只比她的女儿大十六岁,尽管如此,她已几近自暴自弃。

你同森林里的动物没有哪点不一样,因为每个动物都会产仔,但却不会被娶走,从城里赶到宝拉床边的阿姨厉声警告说,她是嫁到城里去的。宝拉躺在产床上,听着这些警告,哭个不停。

慷慨大度对城里阿姨来说是小菜一碟;因为她嫁给了大城市里的面包师,并且她和那个面包师有一辆汽车。

城里阿姨爽快地答应去找埃里希谈,把他捶个稀巴烂,男人如果不情愿去做某件事的话,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对付。

此外也允许男人时不时发发善心。

滴水穿石,埃里希也一定能被穿透!

先自我贬低,再穿透:唯一的途径。

城里阿姨也认为,小东西非常可爱。可不能让孩子为此付出代价。

特别是这双胖嘟嘟的小手,它们是那么可爱,而宝拉却跟鱼刺一样瘦骨嶙峋。

先是力气活把埃里希给掏空了,现在城里阿姨要把他捶个稀巴烂。

我们后面再报道,被捶得稀巴烂的埃里希后来成了什么形状。

## 中期报道

意味着布丽吉特做太太和母亲的幸福曙光至今还没有出现。

今天出于展示的目的(新大衣!),布丽吉特和海因茨在公园里散了一圈步。散步途中偶然遇见了苏茜,她看上去像是金子浇铸的,手里推着的童车里坐着她姐姐的小儿子,此外还牵着一只出身名门的纯种狼狗。

这是精心设计的一幕。自然在这里找到了她的最佳配置,纯种狗和同是纯种的苏茜,只是类不同罢了。阳光透过树枝洒落在苏茜的头上,使她看上去仿佛是所有做过母亲的母亲化身。可布丽吉特却认为,苏茜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因为她自私,从不能将自己的兴趣让位于生出个小孩的任务。

布丽吉特的误解在于,苏茜很清楚怎么将自己的兴趣让位于生小小小孩的任务,如果那孩子是从真正的鸡巴里冒出来的话。

就是说,海因茨的鸡巴不是真正的。连布丽吉特这样的大老粗他都不能让她怀孕,更不用说让苏茜这样的高雅货怀孕了!

苏茜没有像布丽吉特那样的新大衣,但她身上穿的运动便装料子上乘,这身打扮给人的印象远远要比布丽吉特的最新款春季短大衣完美。苏茜给人的感觉是:带着孩子在户外散步的母亲。

漂亮的大狗使得这幅画面尽善尽美，人会觉得狗的力量被奇特地驯服，并且与童车和苏茜融合为温情脉脉的一个整体。

让我做个野男人吧，苏茜，被你用绳子牵着、管着，海因茨脑子里掺和着一丝不净杂念巴望着。

所有的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苏茜是多么地喜欢小小孩。

一幅无声的画。

美丽而纯洁，就应该这样。

布丽吉特立即就感到自己穿着这件羊毛同奥纶混纺的崭新短大衣轻浮而俗不可耐。可在商场的时候你不是还挺满意的嘛，没有主见的布丽吉特。

海因茨立即对苏茜说，这个小毛头和你真配。

尽管苏茜浑身闪耀出母性的光辉，海因茨还是想让他鸡巴就地进入起跑位置。

仓促之间海因茨有了F1赛车手起跑前的感觉。

布丽吉特又恨从心头起。满师证书考试，未来的店铺，公公婆婆的积蓄，这一切仿佛又在向后撤退，海因茨在布丽吉特那里从来没有过犹如滑雪手起跑时的感觉，在他有了这种感觉以后却又把它全部集中在苏茜的身上。

光扮演母亲的角色苏茜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如果她真的做了母亲，那做得还不知要多好呢。

苏茜出身于完全另一个社会阶层，海因茨生下来就是为了超越这一高贵的阶层。

如果有谁适合去完成这一棘手的任务的话，那非海因茨莫属。

而且苏茜今天也不像往常那样生性好斗。

今天周围没有一队身着民族服装的队伍可以让人产生斗志，反对民族服装的日渐式微，没有可以让人发表意见的辩论俱乐部，没有可以让人跟着随大流的游行队伍。

苏茜解释道,童车里的小婴儿还什么也不懂,所以她不想让他与一切丑陋的东西沾上边。

布丽吉特从头到尾都深陷在丑陋之中。

狗屎大粪不是什么美好东西。

苏茜给布丽吉特出做家务和带孩子的主意,出主意的时候她使用了许多布丽吉特听不懂的心理学方面的外来词。

尽管如此,布丽吉特还是认为,自己比起苏茜来一定是一个更好的母亲。苏茜同时也顺带提到她还太年轻,生孩子还为时过早,但那唯一的、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能打消她所有这些荒唐可笑的念头,并且会帮助她选择从事母亲这一职业,尽管她还年轻。

苏茜将会说好。

苏茜嘴上只说:也许有谁能打消我的这些荒唐念头。

布丽吉特听不大明白苏茜所说的话。

但布丽吉特能看出来,海因茨将自己置入这真正主人的角色之中,将苏茜视为他的财产。其实应该是布丽吉特,她才是他的财产。

感谢上帝,苏茜没有理睬这一建议,因为她还不清楚,自家开一片店铺将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苏茜还不知道,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的,长得啥模样:同海因茨一样。

海因茨殷勤地替苏茜牵着狗:成双结对的力量配上优雅。

海因茨就这样在自己与苏茜之间营造出一种休戚相关的感觉,面对它布丽吉特没有力量去渗透瓦解。被这些光明的本性挤压到生存边缘的布丽吉特在自己残缺不全的智慧之眼前面看到如下一幅图景:今天她要用海因茨的头发刷马桶里的大便。然后就把海因茨的头一直摁在马桶里。

况且今天的日子非常适合,穿的衣服也都是新的。如果今天不成功的话,那就永远不去做了。要么今天,要么永远不。

如果布丽吉特真的能奉献出一个实在的继承人给他,那身边带着侄

子的苏茜今天一定会逊色不少。并且海因茨将学会甄别真孩子与假孩子：自己的骨肉同苏茜的侄子之间的区别。

说干就干。

海因茨，我是那么爱你，终于回到了家里，布丽吉特机械地说。她的头发在太阳下发出的光泽有些偏红，是残留在里面的染发剂弄的。海因茨的睾丸里早就聚拢了一种欲望，今天必须得到满足。

解开裤扣，塞到布丽吉特体内，只需眨眼的工夫。

并且我们今天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终于擦出了火花，当然这要在几星期以后才能反映出来。

如此一来，布丽吉特最终还是得到了一个命运。

海因茨身上的一丝光亮终于也照到了布丽吉特头上。

海因茨今天让布丽吉特怀孕了。恭喜。

否则的话，布丽吉特就要在冷酷与寂寞之中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当然用不着这样了。

布丽吉特地位的上升是不屈不挠地去做细致入微的工作的成果。布丽吉特又一次在两性大战中获得了胜利。

布丽吉特在店里一定是个完美的劳动力和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员。

布丽吉特的幸福不是奠定在偶然之上，而是她艰苦卓绝奋斗来的。

布丽吉特认为，在流水线上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布丽吉特想的是对的：有不同于流水线上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有海因茨。

有志者必有路。

吉蒂找到了这条路。她不是天生不育，而是能生育，上帝保佑，不然的话，全部幸福就会在最后一刻泡汤。

布丽吉特的身体真听话。胜利者名叫生育能力。特别是子宫和卵巢。

苏茜可能也有这些器官，但她必须先验证自己确实有。

无论如何，布丽吉特现在胜人一筹。

布丽吉特，向分娩工作出发，向电器铺里的工作进军！

你们也有子宫吗？但愿有！从布丽吉特这个例子上我们看到，她没有让这个重要的女性器官在流水线上萎缩，而是让它借助海因茨充分提升了自己的可使用性。

结果好，就全部都好。

## 哮喘的死使之成为可能

城里阿姨同乡下阿姨之间的谈话之所以结出果实，犹如埃里希和宝拉之间的性交结出果实一样，是因为哮喘突然一口气没喘过来就蹬腿了。哮喘一下子置身于阴暗的墓穴之下，在那里他再不能使唤谁了。

而埃里希娘感觉到的身边情形则与之完全相反，那就是难以置信的空虚突然出现在面前，再没有哪个退休公务员能发号施令来穿透这种空虚。

娘把她那一堆变了形的骨头盘缩在一只椅子上，时不时像猎犬一样抽搐一下，仿佛哪儿响起了下达任务、愿望，其实也就是命令的声音，其实这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那可怕的喘气声，吸气声，吱吱嘎嘎的声音也随风飘去。四周变得一片静悄悄。

厨房间里不再奏响锅碗瓢勺交响曲。

生活在一夜之间就变得不充实，虽然哮喘的尸骨才刚下葬。

娘全身心地投入到安葬事宜的准备之中，仿佛要把她的全部劳作再一次倾注在那唯一正确的目标上：哮喘。然后就万事大吉，归于沉寂。

只是老外婆还活着，当年是她让不满十四岁的她去干活，使得她平生

第一次被掏出的尾巴<sup>①</sup>击中。现在她要好好报答娘。

外婆当年十二岁就出去干活了，并且第一次就在半路上就被掏出来的尾巴击中，乡下人的健忘早已不记得这些事情了。只有外婆还清楚这些事，但没有谁再愿意去听她说这些。

既然没有男人可伺候了，那么，折磨老娘也无论如何要比无所事事强。山谷间回荡着恶毒的言语，去死的赐福。

老外婆被失去哮喘、新守寡的女儿弄得大哭不止，正在这时，宝拉的阿姨闯了进来。我们还记得她。她想解开埃里希身上的家庭纽带，把他系到宝拉身上去。此外她还说，那可怜的小东西生下来就没爹，而你自己的—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身边没爹，这难道还不够吗？孩子需要娘但也同样需要爹孩子需要爹娘双方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分开这对孩子有好处很清楚宝拉干了蠢事错事可她还年轻，你自己也年轻过，宝拉今后会守规矩不再做蠢事的。

况且埃里希也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一个巴掌拍不响，虽说男人的欲望要强一些，正因为这样也就不能太多责怪他了。

可是，男人一个人生活是没问题的，而女人，例如宝拉，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就不那么容易了，并且她也需要埃里希的锤炼，她需要男人有力的手。

而孩子需要她的爹：埃里希。

谁知道埃里希到底是不是孩子的爹，娘满心恼怒脸色阴沉地说。如果女人能跟一个男人搞，那不得已的时候她就会跟很多男人搞。谁知道呢，我的埃里希可能根本就不是孩子的爹，谁说得清呢。

这样的屈辱是家常便饭，紧接着的是沉默。无辜的城里阿姨现在对宝拉所受的屈辱也略知一二了。就为此也应该好好扇宝拉一记响亮的耳光，她决心已定。

---

① 男性生殖器的隐讳表达。——译注

婚礼的钟声很快就会敲响！

婚礼的钟声很快就会敲响！叮当叮当。

埃里希娘抗拒着来自各方的阻力，但在哮喘曾经如水泥墙般存在的地方，她却一下子懈了气，瘫软如黄油，如此经历令人困惑，这把年纪已经担待不起它了。突然之间成为哀求的对象，突然之间应该去满足某个愿望，突然之间面对一个更低一等的、哀求的人，这让一贯遵纪守法的女人茫然不知所措。

这个女人经受过苦难的考验。

已经死掉了一个男人，还有谁剩下？谁也没剩下。

娘说，必须把一个人交出去是件很残酷的事。要经受住这样的事，非得很坚强才行。娘是坚强的，她手里提着两只装满热水的铁桶跟没事的一样，虽然她瘦得只剩下皮包着的骨架子了。

娘经受住了哮喘的长时间折腾，如果有谁能在极短时间内忍受住这一切，那他就是一个坚强的人。

如果大家都从家里走了，那现在她该恨谁呢？

答：只剩下老外婆可以恨了，她现在甚至成了老外婆。

那就把所有的恨集中到老外婆身上！

聚光灯，打开。

城里阿姨以城里人的方式哀求道，娘应该让两个年轻人幸福，她操起杂志语言，得心应手。

就说行，让一切顺其自然，其余的都会自动解决的。她这样说道。

先是自然以自己的方式无情地发展下去，现在幸福可以降临了。城里阿姨认为，娘不应该不考虑这样的自然进程。

茫然不知所措的埃里希娘终于为自然进程敞开了大门。

她让开道，自然可以向里射击了。

瞧，那不就是自然了嘛！可以结婚了。

将会是一场美丽的白色婚礼。

埃里希也许会慢慢戒掉酗酒的习惯，城里阿姨不假思索地说。说这种话她就彻底想错了。

就是说，将会是一场美丽的白色婚礼。

埃里希糊里糊涂就答应了，他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他要么把钱上交给爹，只留下够自己喝酒开车用的钱，要么给宝拉和小东西一点儿钱。

这不是一部乡土小说。

也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虽然看上去像。

尽管小说看上去写的是乡情和爱情，其内容其实并不是乡情和爱情。

这部小说写的是宝拉这个对象。

埃里希有权支配宝拉这个对象，有权支配他的体力的却是其他人，一直支配到他的五脏六腑腐烂变质、年纪轻轻死去，当然，酒精也为此作出了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埃里希有权支配宝拉的生命以及他女儿苏珊娜的生命。

年轻夫妇暂时寄居在宝拉的父母家里，他们腾出一个房间来给他们住。鸟窝里多了一对年轻夫妇，而不只是宝拉和苏珊娜，这让他们很开心。

我们马上就是四口之家，而不是三口之家了！年轻的女人有一天低声说。而且我们马上就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或者自家的一栋小屋了，用不了多久了。

现在连影子都还没有的积蓄很快就会有的。目前我们就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爱情。

还有我们的性趣<sup>①</sup>。我们将满怀性趣和爱意去工作。这样一来工作就会欢快友好地消失。

宝拉早已耗尽了她的性趣和爱情，或者是她认为是性趣和爱情的东西。

---

① 原文根据所在语境的不同，可理解为“兴趣”和“性欲”，这一节作者游戏的就是这个词的两种含义。——译注

埃里希压根儿就没有过性趣或者爱情。

埃里希所拥有的从来就是他干的那份自己既不喜爱也对之没有兴趣的活。

苏珊娜拥有此二者。还有一双手，一双能够果断地采取相应行动的手。在苏珊娜的身上很快就能找到采取行动的双手留下的痕迹。直到一个更强大更有力的名叫彼得或者维利的男人对苏珊娜下手为止。肯定不会是亲爱的上帝之手。

上帝将会亲自来祝福，系上这两个早就给自己赏赐了一个孩子的年轻人之间的纽带。这之前要去神甫堂上婚姻课，宝拉在那里被当作脏东西对待。不过，这些总有一天会被忘却的。

套索总有一天会抽紧的。

接下来我们会描写一场美好的婚礼，否则的话故事情节就太令人不快了。

不能尽写负面和不美好的。

主要参与人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天到来前的快乐。

可惜的是，主要参与人几乎没有感知快乐的能力。犁地的老牛成不了纯种的马。

宝拉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乐观秉性。

宝拉像狗一样地知恩图报。坐视宝拉的感激之情简直是件可怕的事。这种感激之情不会产生任何快乐。

宝拉也松了口气。

原则上讲她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分娩。

婚礼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埃里希觉得婴儿很可爱。但他到底是个男人，因此自然觉得婴儿没有意思，重获解释资格的宝拉解释说。宝拉是那么高兴她是那么高兴。

她当着别人的面不断地热吻小婴儿，这是一个做娘的可以做也应该做的。

埃里希喜爱他的发动机和他的老酒。

宝拉爱自己未来的男人、孩子和她未来的自家小屋。

这下没问题了！

宝拉亲吻的声音在隔壁房间都能听得见。

这下没问题了。

## 论布丽吉特的子宫

子宫终于开始开花结果,里面还没有成形的内容也跟着开花结果。

第一次早上出现恶心呕吐的感觉时她就知道,这一天不会遥远了。根本不可能有其他原因让她恶心想吐。

布丽吉特把呕出来的那丁点儿东西吐到马桶里。随后布丽吉特就作为崭新的一个人,像一个刚出生的人一样去她的胸罩那儿。这是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凭借自己刚生出来的东西。也将会有第二次生存建设。

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心旷神怡。

在自然中的形成和消失四周,自然构筑了一圈巨大的秘密。布丽吉特马上就要知道这个秘密了。

形成和消失,说白了就是:布丽吉特的婴儿将形成。但愿长途货车司机父母尽快消失,不然的话,他们还要在老人院度过漫长的艰难时日,因为老年必须给青年和青年的活力让道。长途货车司机父母只是对他们的不幸命运还一无所知。

还有海因茨的师傅,他也应该尽快消失,死掉,因为海因茨是在他开的店里当学徒的,现在已经满师,需要机会。

未来的店铺接班人就在眼前,无儿无女的师傅难道眼睛让胶水给粘

住了？

海因茨的希望也在上升，嗨哟。

海因茨的小家会让师傅很轻松地死去，这样海因茨就可以很快自立门户了。得好好更新换代，装修，刷墙，扩容。

老的得给年轻的腾出位置，布丽吉特在自己的肚子里为更新、更好、更美丽的东西腾出位置，把此前在里面昏睡无用的东西清理掉。

小不点儿将占据重要的位置：店铺继承人！布丽吉特将占据第二重要的位置：店铺和家中的女帮手。

直到今天，布丽吉特占据的位置是不重要的：一家内衣厂的女工。这个位置要低一个档次，不，低好几个档次。

接下来就是，有一天她把这事说给了海因茨听。布丽吉特向海因茨坦露她的秘密。

海因茨一直以来担心的就是这，现在他无法逃脱了。绅士是从来不逃避义务的。

在我为这孩子买单以前，我至少要让母亲为这个店铺出一份劳力，对茫然不知所措的家人他自以为是地说。一家人迅速地分裂成两半。

名叫苏茜的幻想从长途货车司机父亲身上跌落。

名叫苏茜的幻想从长途货车司机母亲身上跌落。

树上的果实很快就要跌落，父母得离开这处房子，给下一代腾出位置来。他们的储蓄存折得留在这里。

爹椎间盘疼，心也疼。突然之间父亲在他的年老体衰的晚年之外又得到了第二个痛苦。

可是：企业与文化（苏茜）之间的联姻又一次没能成功。

唯留下海因茨的企业家雄心。

娘其实也心怀类似的文化计划，现在她不得不放弃。他们应该是多么漂亮的一对，小苏茜一身雪白，而她的小海因茨则一身乌黑！有比这更鲜明的对比吗？

有什么东西能既互为对立却又同时互为一致？有过这样的东西吗？

还有孩子，娘可以帮他们做家庭作业，他们将来会从基础开始学习企业经营……

怎么会弄成这样。布丽吉特与海因茨没有鲜明的区别，布丽吉特跟海因茨一样，只是还远远在他之下。

不如说是个普通人。

海因茨觉得布丽吉特的怀孕是一个强制，这种强制说到底还可能对一个人派上用场。

婚是要结的。

布丽吉特飘飘然如同走在云头上，她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得的，在目前的情形下应该受到爱护。

布丽吉特想的是对的。

就是说，布丽吉特的禁猎期开始了。

对布丽吉特来说紧身内衣流水线马上就流到头了。

无需言表的幸福。

现在，布丽吉特充满母性的手中滑过的不再是硬邦邦的贝纶花边，而是柔软的羊毛小上衣。对于自己的成就，布丽吉特内心无比自豪。

她经历了将一个雌雄同体的生物半成品转化成女性生物的全过程。

就连海因茨的老师傅也像老傻子一样，对婴儿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他说，现在又有新的生命到来了，没有启用过的生命，这很好，但他只字不提店铺移交的事。老不死的。

老师傅明白无误地对他们讲，他还仍然是这里的主人，并将继续是这里的主人。

海因茨让布丽吉特明白，谁是家里的主人。布丽吉特高兴得不得了，她终于有一个主子了。如果一个人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无主的，那么现在如

果找到了一个好的主子<sup>①</sup>，如释重负的感觉就会油然而起。

海因茨娘为小毛头的到来而兴奋不已。她像傻瓜一样，漫无边际地编啊织啊。这事她会。她不用学就会。她实际也没学过什么。

海因茨爹虽然嘀嘀咕咕，就像电影或者电视里的老父亲总是爱嘀咕一样，但他就像电影或者电视里那样的老父亲那样，并不是那么当真。

布丽吉特爱护她的肚子，布丽吉特爱护肚子也就等于爱护了自己。感觉很好。

苏茜也想有幸福。苏茜想要可爱的幸福。

海因茨和布丽吉特表示感谢。布丽吉特说我们不久就结婚。不要等到肚子能看得出来时候。

现在我得好好爱惜自己，静静地为小孩子的到来做准备。布丽吉特伸长耳朵听自己体内的动静，可她没听到回声。

苏茜说，她永远都不想要孩子。这就是说，将来一定会要的，在她长成熟以后，在全世界的饥饿全部消除以后。现在她还不急着要孩子，因为她先要静观世界，静观世界上的饥饿，她现在结婚还嫌太年轻。等她有一天观看完世界，她可能还会去当一年援外人员，去这个世界上最黑暗的一个部分。这以后她可能才考虑结婚，如果那个真正的人来了的话，而且那个真正的人如果来了的话，那么她也想要孩子。

苏茜等待着伟大的爱情，她还相信(微微一笑)世上有它。

苏茜脑子里想嘴上却没说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如果这个人这会儿在面前出现，那么苏茜的心、手以及她那娇小的尻将立即敞开，像仓库大门一样洞开。

苏茜暂时还不准备这样，关闭着，姑娘家的样子，鲜花簇拥，封堵好。她像一枝闭合的罂粟花、矢车菊或者向日葵，等待男人来打开。

带着一捧簇满玫瑰的玫瑰花束来。

① 原文中的一般指的是狗的主人。——译注

苏茜还说,单单做女人是不够的,得把女性的品质用到她合适做的事上:关心、照料以及广义上的帮助。

苏茜免费为布丽吉特的新生活出谋划策。海因茨一如既往地开玩笑,旁敲侧击地把他新的身份解说为被俘获、被捆绑,这让人听起来觉得既有趣又滑稽粗鲁,就跟他这个人一样。苏茜给吓得两眼紧闭,因为海因茨说的话太粗俗了。海因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当然这也是不假。

布丽吉特在谈笑间把海因茨从苏茜身边撵走,潜在危险终于被消除了。她开玩笑说,海因茨马上就做丈夫以及养家糊口的父亲了。不会再跟野姑娘们勾七搭八了。两人正说说笑笑走向婚礼。苏茜想想就觉得好笑,他还真以为他能得到我,其实能得到我的只能是一个好过他千倍的人。

布丽吉特想想就觉得好笑,现在是我得到了这最最好的,而不是这个苏茜。

一家人开着玩笑,含沙射影地说着布丽吉特的大肚子,包袱累赘之类。今天大家情绪都很好。而且晚上电视里还有风趣的彼得·亚历山大节目。

布丽吉特觉得自己像泡在温泉池里一样。



理,他说什么她就将去做什么。

宝拉想,从现在开始她就只需做埃里希吩咐她做的事了。

布丽吉特终于找到了她生命中的真正补充:同甘共苦的另一半。

宝拉终于找到了她生命中的真正补充:同甘共苦的另一半。

来参加海因茨和布丽吉特婚礼的亲戚很多。

来参加埃里希和宝拉婚礼的亲戚很多。

海因茨和布丽吉特的婚礼隆重而又令人无限感动。

埃里希和宝拉婚礼隆重而又令人无限感动。

布丽吉特幸福无比。

宝拉幸福无比。

布丽吉特成功了。

宝拉成功了。

布丽吉特已经怀孕,很快就能抱上孩子了。

宝拉已经有了孩子。孩子她已经抱上一段时间了。孩子今天却必须待在家里。

海因茨现在是一家之主了,正如他开玩笑所说的那样。

埃里希现在是一家之主了,正如他自己笨嘴笨舌说不出,由其他人提示的那样。

海因茨几杯葡萄酒下肚,情绪上来了,说,他现在是一家之主了,他的父母现在可以翘辫子了,当然他说得比较委婉。他的老父老母是这欢乐人群中第一对不幸的人。

埃里希今天又喝得酩酊大醉,什么话也说不出。尽管如此,在这欢乐的人群中宝拉还是幸福的。

海因茨的父母不情愿地为这场婚礼的欢庆买单,嘴里说着挖苦的风凉话,布丽吉特的母亲支付了费用中的一小部分,可是支付得太少了,海因茨的父母于是笑话布丽吉特出身贫寒。

宝拉的父母开开心心地为婚礼的欢庆买单。现在谁也不能再鄙视他

们了。

接着还欢快地跳起了舞。

接着还欢快地跳起了舞。

两场婚礼的情形都如此。

欢庆的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终于进了家。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将住在海因茨父母郊外的果园小屋里，一直住到把海因茨父母赶出去、自己建造房子、装修、扩建房子和店铺为止。

宝拉和埃里希将在宝拉的父母处得到一个小房间，一直住到他们自己能买得起一套住房或者甚至能自己造房子为止！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目前要做的，就是节约节约再节约，新家的建立要花费很多钱！

埃里希目前要做的，就是节约节约再节约。因为新家的建立要花很多钱！

这两个女人都必须节省她们男人的钱。

海因茨和布丽吉特将会成功做到这一点。

埃里希和宝拉将做不到这一点。

电器安装工赚的钱挺多的。

伐木工赚不到几个钱。

埃里希嗜酒如命。

海因茨很少喝酒，喝得有限。

埃里希赚的钱都拿去喝酒了。

海因茨不乱花一分钱，因为他雄心勃勃，有头脑。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那里的情况好到能让他们马上把父母和公公婆婆扫地出门。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那里的情况好到能让他们马上就有了一个儿子：哈拉尔德。

宝拉和埃里希那里的情况不好。一年后他们将再添一个儿子：卡尔。

暂时我们还想在布丽吉特和海因茨的婚礼舞会上尽情地跳舞。

暂时我们还想在宝拉和埃里希的婚礼舞会上尽情地跳舞。

并且享受这美妙的一天。

并且享受这美妙的一天。

宝拉把她的命运搭到埃里希的肩上,这样做将让她套上沉重的枷锁。

布丽吉特把她的命运搭到海因茨的肩上,这样做是正确的,这将会为她带来自己的店铺和一辆漂亮的车子。

宝拉倒霉纯属偶然,她的结局将非常悲惨。

布丽吉特走运纯属偶然,她将经历快速的飞跃。

布丽吉特为此作了大量投资,她的全部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

宝拉为此作了大量投资,她的全部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

幸福和成就对布丽吉特有利。

幸福和成就对宝拉不利。

布丽吉特的幸福取决于光顾她的偶然。

宝拉的幸福取决于与她背道而驰的偶然。

海因茨有一份前途光明的职业。

埃里希的职业没有前途,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现在。

海因茨知道,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是什么。

埃里希对于什么是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一窍不通。埃里希知道体育大奖赛中什么是最关键的:赢一辆开得飞快的汽车。

海因茨知道自己肚里有货。海因茨知道他老婆肚里没货。他对他无知的老婆拥有掌控权。

埃里希肚里没货。尽管如此,埃里希对自己的老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将会派上大用场。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的梦看上去跟宝拉的一模一样。

埃里希除了梦他的发动机外没有梦。

不过埃里希有老酒。

布丽吉特和海因茨将梦想成真。

宝拉将不会梦想成真。

埃里希也将不会考到驾照,这会很伤他,但却也许能延长他的生命。

这四个幸福的人中的每一个今天都各有自己的烦恼。

说到底,拥有也给人带来责任。

一无所有什么也带不来。

宝拉的负担并不因此而轻了一点。

今天结婚的是两个一无所有和两个前途无量的人。

## 我非得我非得离开小屋不可……

### (一对父母能自立了)

日月如梭,当年的孩子现在长成了大人。

海因茨获得了自己所期望的发展,他发展成了一个一流的生意人,哪里需要人,他就派他的人去哪里,并能让他的人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的老婆在店里卖电器。为此他们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并继续申请贷款。他们艰苦奋斗,勤俭持家。

事情的发展同布丽吉特所期望和预计的完全吻合。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第二个孩子也将很快降生。他们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他们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不对,等等,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崭新的小屋如果能面积再大一点就好了。

他们还期待的是:所有的一切都不断增加、不断扩大。这样一来所有的一切就继续增长、继续扩大。

这一天来到了,这盼望已久的一天:园子里的树叶已经五颜六色,一派秋日景象,紫菀和大丽花已经盛开,阳光给树枝上快成熟的苹果和梨子镀上金色,鸟儿南飞,要在那里待上一阵,海因茨的老父老母也已收拾好盒子、包袱和箱子,准备搬出去,他们站在已经扩建了的自家屋门前,在这里他们幸福地肩并肩地生活了许多年,在这里他们把小孩海因茨拉

扯成了能干的大人，在这里把他培养成一个能独立生活的人，他当然也不负众望，成了独立的企业家，在这里他们曾经耕耘、播种、收获，但收获的总比播种下去的少，此外在那里他们还目击岁月的更替，收信寄卡，有时在电视机前或者喝着啤酒度过黄昏时分。

经受风雨锤炼的两个老人站在那里，等着搬进狭小而又非人的单室套里去住，为的是给年轻人腾出位置来，他们现在当然是世界以及那座刚翻新和扩建的独户住房的主人。动身去单室套，步入老人院的前厅。多么难舍难分，多少个来来回回，挥了多少次手！快点，快点，我们得开车了。

再抱一次孙子，再搂一搂抱一抱小家伙，再恶毒地瞥媳妇一眼，太小瞧了她，再扫一眼自己从前的帝国，再看一眼园子和大花园阿尔卑斯山，再看一眼赤松林和玫瑰花丛，再见了。不会侍弄园子的年轻人还不知会把它们弄成什么样子呢，他们会让这些东西死掉，还是根据它们的需要来精心呵护，就像长途货车司机爸爸那样，虽然一身病痛却从不间断？爸不是趁着人不注意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泪水和嘴角流淌的口水吗？妈难道不也心情沉重吗？

不，不能让年轻人察觉这些，他们应该毫无拖累地如愿建设他们的生活，我们老人不能碍他们的事！

就是那个布丽吉特把我们的海因茨带坏了。如果没有这个吉蒂，我们今天可能还在这儿栽种、松土、播种、割草。可是他跟在这个吉蒂后面，我们的小孙子，我们老来的欢乐和骄傲就被从我们身边夺走。

我们会经常来看你，小哈拉尔德！你高兴奶奶和爷爷来看你吗？小哈拉尔德笑容灿烂地说高兴那你每次是不是都给我带东西来？奶奶激动地答应了，她还不甘心在乌烟瘴气的城市里生活，没有树，没有草，没有花，没有储蓄存折，只有毫无生气冷冰冰的水泥沙漠孤零零地躺在那里。绵延几公里。

找不到一个人能攀谈上几句话。

这个水泥居民区中没有一个人有人性，没有一个人友善待人。一把年

纪怎么落得这么个下场。

不过,年轻人是对的。

不过哈拉尔德这孩子还是长得不错的。有一天他将子承父业,掌管父亲的铺子。他可以继续扩大父亲已建造好的。基础已经有了。

等到继承父亲的财产时,可不能不珍惜它们,哈拉尔德,可不能把它们糟踏光,你会后悔莫及的。

你妈虽然是个贱货,把我们的海因茨带坏了,但你爸会设法使你将来成为一个能干的男人,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能干的人。而且爷爷也可以教会你男人必须会的一些事,如爬树,用弹弓打鸟,开玩具火车,还有跌破膝盖不跟姑娘一样哭鼻子。爷爷会经常来看你,顺便整理整理园子,因为年轻人没有时间去管这些,奶奶也会经常跟着一道来,如果爷爷来的话,他会教你怎样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哈拉尔德!

因为爷爷也是男子汉,这你是知道的。

性急的海因茨急着出门安装设备,他很快就要雇一个伙计,他想,这老不死的现在总该走了,因为不然的话他还可以过去帮一把,他的耐心已经到了极点。老东西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好了,这他都没有意见,但现在他得先滚出家门再说。你们愿意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就什么时候来,哈拉尔德、我的夫人以及我,你们的儿子海因茨,会特别高兴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快点滚吧。

这样的撤离很让人心酸。

布丽吉特,家中的女主人,正忙着家务,过来告别。她变成了一个稍许丰满的干净少妇。能看得出,结婚使她发福了。她手捧厨房小盒,满面春风地打赌。仇恨已经把她的内脏全部吞噬干净了。但占有的快乐还留在她身上。她的铁腕紧握不放。

既是老婆又是母亲的布丽吉特,在这期间她已泼掉不下上百万桶脏水,满怀仇恨地同公公婆婆告别。终于一个人了。汽车终于开走了。终于可以像一家人那样在一起居家过日子了。

海因茨和布丽吉特立即就开始了居家过日子,这日子今日同昨日,那就是干活干活干活。

但干活最终能使生活甜蜜、生命消逝。这是老父老母作为遗产和遗志给年轻人留下來的,除此之外还有他们砸到造房子和开店上的积蓄。

布丽吉特的眼睛和其他感官又一次环视她的小帝国,它马上还会再扩大——还没有最终决定,这最终决定要由海因茨作出——然后她才出了口气往家里走,用脚踢着小哈拉尔德,让他走进家。

爸已经走了。

哈拉尔德还不太会说话。时不时他也被热烈亲吻、拥抱,他当然更喜欢这样。

如果是巧克力、糖果和饼干就更好了。

爸去安装了,妈卖不锈钢排水管,因为这比普通的好。

妈还卖出了吹风机,两个小电炉,里面能吹出热风,还有一面那种新的发亮的装在卫生间里的镜子。妈对她的日子应该感到满意了,因为这是挺不错的日子。

挺不错的日子现在越来越多。

内心的满足终于又返回到这个女人身上。

苏茜,这个说话不算数的空谈家,据说现在和一个大学生好上了。苏茜也将像布丽吉特一样,承受女人的命运。布丽吉特更聪明一些,早在苏茜之前就把女人的命运看穿。

布丽吉特命中了头彩,她没什么可抱怨的了,布丽吉特完全是靠她的下身拼凑出这些的。就连一些力气大的男人要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更大的力量。

不然我们女人要魅力有什么用?

因此这章的标题是:我非得我非得离开小屋不可……

## 那宝拉有什么？也是一个帝国

宝拉此时已经对她的小帝国了如指掌。

宝拉的小帝国由父母小屋里的一个小房间构成。宝拉在那里掌控着生杀大权。

她掌控着自己的老大和老二。他的男人埃里希掌控着她。

斗嘴和吵架时散发的毒气经常能将全部家庭生活毒杀。

宝拉和埃里希的家庭生活常常被斗嘴和吵架所散发的毒气毒害致死。尽管存在毒杀致死的危险，宝拉和埃里希依然继续斗嘴吵架。

无论如何，埃里希总是我男人，宝拉心想。她竭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以便能让孩子们不受干扰地成长，自己不受干扰地长成女人。

比如今天，宝拉被邀去邻村参加一个舞会。我可以去参加这个舞会吗，三天以前宝拉就迫不及待地问。可以，如果你把孩子安顿好了的话，就可以去，埃里希二话没说，同意了。孩子让妈妈看管。

今天是这个节日，宝拉忙着做头发。埃里希一回到家就问宝拉要准备去哪里，宝拉回答说，跟女友和女友的先生去邻村跳舞。这是宝拉第一次出门玩。

但埃里希突然说不，我不许你去。

宝拉大哭不止。宝拉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尽管如此,她还是不能跟着出去跳舞。所以宝拉犟了好一阵子,脸拉得老长。埃里希还是无论如何不让步,因为他在这种事上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宝拉听着自己孩子发出天真烂漫的笑声,也没法再不高兴下去了。

宝拉现在有了自己期待的稳固结构。她是这个结构中的一部件,而不是没有安装上去的部件。宝拉温顺听话。在她周围转动的都是齿轮,而她自己则必须嵌进齿轮中去。

埃里希终于获得了支配人的权力,虽然这个人同宝拉一样,是可有可无的人。埃里希说什么,现在有人照着去做了。埃里希有权禁止或者允许做某件事。他要尽情享受这种全新的感觉。有时发出的指令毫无意义。

宝拉最大的愿望是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屋。

宝拉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个自己能在里面为所欲为的小屋,就像布丽吉特那样。

斗嘴和吵架在那里是被拦在门外的。

宝拉会临门拦住它们,说:仇恨斗嘴吵架待在门外面,这里是我家!

因为宝拉的家不是她自己的,况且由于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安静在这里总也出现不了,它总是临门扭头走开。

争吵能毁掉任何共同体,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埃里希酗酒,这是宝拉要铲除的,在她还未跨越新家的门槛之前就让他戒掉,不过新家是买不起的,因为埃里希酗酒。酒精将同斗嘴和吵架一道待在门外面。

重体力劳动当然可以长驱直入并留下。

夫妻就吃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

孩子们跟外婆睡,她自己的丈夫早就已经不睡在她的身边,而是睡在阁楼上。

如果宝拉拖儿带女去购物,脑子里有时也会对从前被她瞧不起的那些女售货员掠过一丝羡慕,羡慕她们的纯净、整洁。宝拉努力保持她从前的纯净和整洁,这也是唯一还留在她身上的东西,也是她身上最引人注目的东西。

之处。做到这一点,现在要比以前花费更大的气力。她还得把一个经常吐得一身或者甚至把小便小到身上的男人弄干净。

酒鬼的老婆必须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是最基本的前提。村里的人听了都觉得好笑,在女人和酒之间相比,埃里希更愿意喝他的杯中物,哈哈。

事实是,在酒和他的女人宝拉之间相比,埃里希更愿意喝他的杯中物,虽然也许和他的杯中物比起来他更喜欢他的孩子。他也经常买冰淇淋给他们吃。他们是那么会说求求你求求你。

埃里希依然喜欢他的发动机。

有一天宝拉去考驾照。她第一次考试就拿到了驾照。这让埃里希开心不已,这样就可以给他带来一辆汽车,并且是真的,一辆二手西姆卡,而不是期待之中的一套住房。

这辆西姆卡给宝拉的生活带来了新气象,让她的生活达到顶峰。现在她可以开着车到处跑,当然她是不被允许这样做的,只有埃里希跟在车上时才可以。

她是当地少数几个拿到驾照的女人。只有埃里希坐在车里,嘴里发出发动机的嗡嗡声,宝拉才被允许开车。

甚至有一天宝拉开着新车带埃里希去意大利度假,路上的大部分时间埃里希都嗡嗡嗡个不停。

孩子们留给了父母带。

这是美妙的顶峰。这是宝拉目前为止的生活顶峰。

顶峰过后这对夫妻又回到了家。在这里他们不像在意大利那样是外国人,这里是他们的家乡。宝拉立即又开始期待一所新住房,但毫无希望。

宝拉很快就又沉入她平日的老一套之中。

埃里希很快就又落入树林、葡萄酒和啤酒之中。

不过,两个孩子都很可爱、乖巧,非常听话。

这要归功于丈母娘,妈,妈咪和爸的调教。他们令到即止,有时令还没有到就止住了。

拥有这样乖巧、健康的孩子，宝拉实在是高兴。拥有这样聪明伶俐的孩子，怎么还能有自私的愿望呢，村里人都这么说。

一天，小女孩胳膊跌骨折了，宝拉甚至可以自己开车送她去县城医院。今天宝拉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开车出去了，这埃里希能理解。对埃里希来说这绝对不是学习过程的开始。

森林里的活慢慢消磨、毁灭掉埃里希从前的大部分美丽，双手的皮肤也一样几乎给毁损殆尽。来度夏的女客几乎不再围着他转了。埃里希同其他的伐木工人几乎也没有了任何区别。他也明显变得迟钝起来。

宝拉也变得比以前的她更迟钝了，虽然她觉得家务活甚至是蛮有意思的。

宝拉所缺的，是一点点快乐和温情。尽管如此，宝拉仍然是高兴的，因为她拥有生活中的明确位置，因为她有孩子。她希望一直照这样生活下去。

宝拉不再想裁缝的事了。裁缝的事也不再想宝拉了。附近一个大一点的镇上的姑娘顶替了她的学徒位置，这个姑娘将再被另一个顶替。

村里人看宝拉就像看所有其他生活有序、有限的女人那样。村里人的眼睛负责照看这些界限有没有被逾越。

因为宝拉按照村里有目之人的规定行事，所以虽然人们仍有必要把她作为污点记录在案，却也不再纠缠她、理会她，不再将她从其余女性居民中挑出来。大家看到了宝拉在埃里希身上付出的心血并不欣慰，稍稍带有兴趣地观看她同酒精及身体的衰老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就像阅读报纸周日版上那些能看懂的笑话一样。人们已经不再注意到她特有的干净与整洁了，因为人们对于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已经接受了同其他人一样也有孩子的事实。

一切正常。

宝拉其实很幸福，但她还想拥有某些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以便她能在那里实现她的职业：家庭妇女和母亲。所缺的就是钱。

宝拉不应该想得到超出她固执的小脑袋之外的东西，连载小说批

评道。

宝拉如果在连载小说意义上保持头脑清醒的话,那她就不会越轨,这将毁掉她。

据说宝拉去的那个地方,是一条歧途。

埃里希一直待的那个地方,他至今仍留在的那个地方,是一条直道。树林和小酒店。

村里的人和连载小说都讲,女人应该守着家里的锅灶,看管好它,不能往里扔脏东西。

有一段时间宝拉没有守着它,看管它,宝拉朝家里的锅灶扔进了脏东西。

这要了宝拉的命。

## 还有一个订婚

镶嵌在镜框里的满师证书悬挂在海因茨和布丽吉特电器店的墙上。

今天苏茜父母家里也庆贺订婚。他是一名年轻的中学教师。围在年轻一对身边进行着热烈讨论的一圈人有时神情也很严肃。

不是傻头呆脑地乱哄。

傻头呆脑的布丽吉特在苏茜看来承受着妻子、母亲和生意人的三重负担。

聪明的苏茜只承受二重负担：妻子和母亲（很快）。她放弃了已经开始的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因为她的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

她们的全新使命让这两个女人枝繁叶茂。

她们的全新使命让这两个女人枝繁叶茂。

布丽吉特的厨艺让海因茨枝繁叶茂。他已经肥得跟头猪似的了，原则上讲，这也是他体质上命中注定的。海因茨容易发胖。布丽吉特的厨艺经常是玩笑的对象。

海因茨作为生意人的艺术是从来不能成为任何玩笑对象的。这是严肃与生存的艺术。

吉蒂也长上了一圈可爱的女人膘，小肚子胀得鼓鼓的。布丽吉特的肥

膘是用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妇女、女生意人和做母亲的女人。

她身上透着稳健的气质，这一气质也感染了身边人。苏茜却要通过做操来保持身材苗条，以便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丈夫的好情人。她也还想继续保持精神上的活力。她打算继续读很多好书，并且还可能去完善自己语言方面的知识。这对年轻人也想造房子。

苏茜还想做精神上的配偶。如果母亲精神利落的话，对孩子也有好处。

海因茨父母的情形可不大妙。他们缺少了园子和园中的新鲜空气。他们也想念孙子。他们的孩子和媳妇不理解这些问题而且对此也感到厌烦。

他们很想常回来看看，但他们既不应该也不被允许这样做。长途货车司机父亲的账户空空如也，而这样也好。都给了孩子们了，不就是为他们而活的嘛。里面没有用来支付旅行费用的钱了。

吉蒂为孩子和小店而活。小店为海因茨而活。他不至于有了一个女朋友了吧？

怎么会呢。妈妈，布丽吉特现在的名字，烧的好吃东西比在不熟悉和不确定的外面冒险所具的吸引力要大多了。

对吧，妈妈烧的好吃的东西比冒险所具有的吸引力大多了，海因茨的一个表姐一次跟她的表弟海因茨开玩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瞥了布丽吉特一眼。

海因茨玩笑着回答说，冒险还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谎。如此一来也就皆大欢喜了。

苏茜也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烧煮，并且还烧得不错，烧的当然是精美的上等菜，也包括减肥食品和外国来的美味，吃这些人不会发胖，肥胖已经过时了。

苏茜更多地是一个现代女人，布丽吉特则是有些老派的女人，但却可爱。

正因为如此海因茨才喜欢布丽吉特。他根本不希望她是另一种人。

怎么和现代女人打交道，对此他一窍不通。

因此他们都成了心满意足的人，他们各自占据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并还在占据更多的位置。

海因茨，如果他再这样拼命吃下去的话，马上就要在生活中占据两个位置了。

这不过是说一个善意的笑话。

海因茨在脑子里已经占据了两个和更多的位置，很快他也可以在生活中亲自占据了。

今天吃的是煎猪排配土豆团子。

苏茜开玩笑说，善意地，她对自己在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挺满意的，她根本不想与谁进行调换，他们可能会有很高的文凭，可常常会在生活中一败涂地。

苏茜集老派和现代于一身，刚与她订婚的未婚夫特别喜欢这种混合。

况且：理性的折中总是最好的，苏茜说这话时神情严肃，这种严肃与她漂亮的脸蛋有些不配。

她未来的夫君大笑着附和她。

## 宝拉怎么会不由自主

我们不知道,宝拉当时走上斜道上去的时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是想要钱,想过小康生活的愿望让她去那里体验自己的滑铁卢?或者是她那强烈的性欲造成的?她的男人埃里希应该完全能满足她的,而且埃里希应该先于其他一切男人!

就是说,到底是宝拉的性欲造成的还是她想要有安全感造成的或者是她想要靠钱交易来的安全感以及一套自己的住房造成的?

全村人都想知道这一点,但都只能推测。事实是,宝拉干了一件糟糕透顶的丑事。这件糟糕透顶的丑事顺带终结了一切安全感,同时还证实,安全感靠金钱是买不来的。只有通过耐心以及不懈的努力才能无愧享有安全感。宝拉尽管耐心、不懈地爱了许多年,但她还是没有得到安全感。

所有能把男人弄到手并拴住的方法,无论它们是多么匪夷所思,在这里都是大受欢迎的。

宝拉用来拴住自己男人并给他创造一个他和她的孩子应该受之无愧的温馨之家的方法,埃里希则不能受之无愧,在这里遭到拒绝并遭受谴责。宝拉的方法是下流的,并且宝拉也为此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孩子和埃里希,宝拉可能会这样说,但没人会听她

说的话。

事实胜于雄辩。

男人的自尊心如果被伤害了的话,那是很难再抹平的。女人根本就不能有自尊心。

宝拉也根本没有把自尊心带进她的生活。一天,宝拉一个人悄悄开车进县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为了去看电影,去饼屋买糕点,因为村里没有。宝拉以为,这也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错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让宝拉亲自出来说话了。

宝拉在火车站泊车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男人弯下腰,从她的车窗外探进头来问她:怎么样,我们出去亲热亲热好吗?

宝拉先说不我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然后宝拉就同意跟这个男人开出去一段路,开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宝拉那个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是什么,缝纫手艺已经在多年前就被从脑瓜子里扔了出来,埃里希和孩子在里面安营扎寨了一段时间。

宝拉脑子里动错了一个神经。

宝拉的尻里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感知不到某个东西,并不因此就表明没有发生。

宝拉这样做是为她的家好。

宝拉也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她的家带来一个固定的住处。宝拉竟然能在居无定所的条件下坚持这么长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她从十五岁就开始梦想这样的一个人住,梦想白色的窗纱,一尘不染的家居用具。拥有自己的家是安全感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也许是宝拉筑巢的一次机会。宝拉想模仿燕子:筑一个巢。有一首流行的轻歌剧曲名也这么叫。

宝拉不该去搞她无权去搞的东西。

建立一个家,这事必须由埃里希去做。

并且女人的手段都是无用的手段,借此根本办不成什么。

我爱我的男人，宝拉对这个男人下一个男人再下一个男人说。那就给我一点钱吧？

于是宝拉手里拿到一点儿人家给的钱。

我也想这么容易就能挣到口饭吃，埃里希可能会这么想。

宝拉没有想到，她突然手头有钱会引起别人注意。她只想积攒些钱，像松鼠一样。有些钱也让她扔进了咖啡屋。宝拉想有朝一日分期付款买房子。

宝拉用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头脑获得一小套住房的分期支付金。

宝拉干的是卖淫的勾当。宝拉是个娼妓。她从陌生男人那里拿钱，而且是在汽车后排座上或者草丛里，外地的陌生男人把本该只有埃里希才被允许插进去的东西插进她的身体里。错误的东西插在错误的地方。一个业余性质的所为。

这种事情要大张旗鼓去做才行。

宝拉其实应该知道，靠像她身体这样的东西是办不成任何事的。宝拉做姑娘的时间太短，没有学到过这方面的知识。

尽管宝拉的身体听使唤，一心一意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周围的人对宝拉的身体则不怀好感。

周围的人突然成了小树林中行为的见证人。

林场的一个货车司机只想去小个便，碰巧就选在了这个从来没人去小便、只有小鹿或小兔子光顾的地方，他看到宝拉和一个婚姻之外的男人在干活，宝拉下身没穿东西。他说，这两个人紧紧地扭抱缠绕在一起，样子很恶心。

这事他还要经常提起。

此外他还知道宝拉的名字和住处。

他目击了宝拉在无辜的自然里与人所干的通奸勾当，这是对他的朋友埃里希的背叛。

宝拉背叛了她的男人。宝拉背着自己的男人同另一个男人或者许多

其他男人通奸。

而且都还是些外地人。没有一个是当地的小伙子。一些外地人钻进了他们的窝。

呸，真该死。这是一个母亲，她有两个孩子，并且吃避孕药。

这是对他的朋友埃里希的背叛！

应该毁掉宝拉或者至少让她绝育，这样她就不会再生孩子，遗传她的天性了。宝拉要比发情的母狗还坏，母狗是抗拒不了本能的。

宝拉虽然给毁了，但是没有被绝育。这也算是她不幸中的万幸了。

除此之外，宝拉还因犯有过失被判同埃里希离婚。

虽然这不是宝拉想要的结果，但在她多次越轨以后她的婚姻当场破裂。

虽然这决不是宝拉想要得到的结果，但她的幸福还是连同她的婚姻一道破裂。

虽然宝拉竭力克制，但她自己还是跟着同时破碎。

虽然宝拉试着去阻止，但她的全部社会支柱还是在其他废墟之上轰然倒塌。

只要她事先稍微动下脑子就不会这样了，现在为时已晚！

宝拉如果能预知她的虽经深思熟虑却仍然错误而为之的婚姻过失会毁掉什么的话，那她肯定就不会着手去破坏它了。

破坏爆发出雪山崩塌一样的威力。

这里的人与自然亲密无间，人抵挡不了自然，因为自然更强大。

埃里希为此也很痛苦，他大概永远也无法忘掉这件事，他妈说。

但不能太让孩子因为母亲干的丑事而遭罪，丈母娘哀求说。

孩子们因为母亲干的丑事遭了老罪，因为他们突然几乎看不到亲爱的妈妈了，事实上根本就看不到了。

他们问为什么，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小可怜们还弄不明白，这很好。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明白的。不过他们大概不能理解。

他们要么谴责要么不谴责他们的妈，那就是他们的事了，埃里希的一

个智力超群的同事说,他还能说出几句话。

孩子们现在住在宝拉父母家中从前夫妻俩住的房间里。

埃里希把前妻的汽车给卖了。这是件令人伤心的事。他们去意大利度的第二个蜜月就是在里面过的,而且他们也许有一天能买得起一辆赛车。现在他就只有轻骑了。

这辆轻骑有时也载着他去他的新女朋友家,她是附近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但他爱他的杯中物胜过任何女人,因此刚萌发的这一情人关系一定会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也许现在的女人同以前的不一样了。

现在几乎没有民间舞蹈队了。觉得这可惜的主要是苏茜。

宝拉以破身开始,现在已经粉身碎骨。

学了一年裁缝手艺的前途无量的姑娘如今成了裁缝技艺贫乏的心碎女人。

这太少了点儿。

## 后 记

您认识这个层峦叠嶂的美丽国度吗？

远处秀丽的山峦是它的边界。它的视野不是众多国家所拥有的。

您见过这个国度里的农田、牧场和原野吗？您了解坐落其中的宁静房舍、生活其中的性情温顺的人吗？

就在这美丽国度的正中，善良的人建造了一座工厂。厂房的银色铝合金波钢瓦屋顶与四周的针叶和阔叶林形成明快的对比。工厂蜷缩进周边的风景之中。

虽然她没有理由蜷缩身体。

她完全可以挺直腰板。

她坐落在这么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而不是坐落在不美丽的一个地方，多好。

工厂看上去仿佛是这样美丽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她看上去仿佛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这当然不可能！倘若仔细去打量她，就会看出这一点：她是善良的人们造的。

不努力就一事无成。

在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些善良的人。

在此处进进出出的这个善良人不就是我们的宝拉吗？

等等，你好，宝拉！真的，果然就是她。她的外表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还是那么苗条，清爽。只是脸上罩上一圈疲惫的影子，当然要仔细看了才能发现。还有这条皱纹：她昨天就在这里了吗？

不，是一条新皱纹。那里不会是一根白头发吧？没有关系，宝拉，鼓起勇气！

宝拉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干不熟练缝纫工的活。

宝拉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干不熟练缝纫工的活。

宝拉终结之处正是布丽吉特为了结识生活而撤离之处。布丽吉特结识了生活并在其中找到了幸福。

宝拉也结识了生活，现在她作为接受培训的女工在一家紧身内衣厂结识工作。

这也是一种生活。

傍晚，人们涌入如画风景之中，仿佛这是他们的一样。

宝拉现在有一小套住房，是这个厂的，因此便宜。

宝拉活干得没有心情愉快的人多，因为她心情不好。尽管如此，她的工作还是合格的，工厂是有耐心的，就连宝拉的内心也已没了一丝不耐烦的痕迹。

宝拉来这里是为了做缝纫活的，不是为了寻开心的。想开心的话，她以前倒是可以。

现在她不开心地缝着紧身衣、胸罩、连体衣和内裤。宝拉结了婚并因此而毁灭。

她的目光从来不看外面的鸟、蜜蜂或者麦秆。宝拉有过无数的鸟、蜜蜂和麦秆。但当时她不知道要真正珍惜它们。

任何男人都能比如今的宝拉更好地享受自然。宝拉坐在缝纫机旁尽自己的义务。她负有很大责任，却不能一览无余并且没有家庭。

傍晚她回到小套住宅家中，并且想家。宝拉累得连不满意的力气都

没有。

宝拉没有了孩子和丈夫,但她还是累得无法对此不满意。

宝拉有过两个孩子和一个丈夫。

这个工作也不能使宝拉满意。

这个工作让宝拉冷漠。

宝拉的血液里流淌着缝纫天才。只是她早就把这血给放了出去,所以她干活干得不如其他人好。这是要扣工资的。

宝拉干活的时候全心全意,因为她没有能分去她一半心思的家庭了。

布丽吉特现在有一个家庭和一爿店铺,这用去了她的全部心思。

全心全意干活的女人不是最好的。

宝拉不是最好的女人。

宝拉已经在其他地方体验过了自己的命运。命运到此就结束了。

布丽吉特在这里开始了她的命运。布丽吉特成功逃脱了。

宝拉已见识了命。如果生活走过来的话,宝拉都不想着去搭理它。更别说与之攀谈了。

生活已经快开了,宝拉!

可我们的宝拉还在找她的车钥匙。

再见,一路顺风,宝拉。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逐爱的女人

作者= [ 奥地利 ]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著

页数= 1 7 1

S S 号= 1 2 0 7 8 4 4 9

出版日期= 2 0 0 8 . 6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